

新



灯



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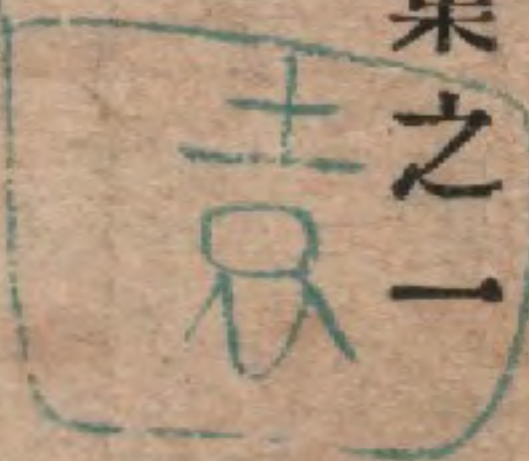


沈從文著作集之一

小



原



司法部資料室

分類號 657.6

著者號 128

登錄號 33605

春

燈



沈從文著作集之一

8496
37

1

目錄

春	一
燈	二〇
八駿圖	四九
若墨醫生	八五
第四	一一一
如蕤	一四〇



國家圖書館



004650879



春

醫科三年級學生樊陸士，身體頗長俊美，體面得像一株小銀杏樹。這時正跟了一個年輕而豔美的女人，從客廳裏走出。他今天是來告他的朋友一件事情的。親愛的讀者，在這種春天裏，兩個年青人要說點什麼話時，應當讓他們從客廳裏出來，過花園中去，在那些空曠一點的天空下，僻靜一點的花樹下，不是更相宜一點嗎？他們正預備過花園裏去。

可是這兩個一人一到了廊下，一個百靈雀的歌聲，把兩個年青人拉著了。

醫學生站在那個銅絲籠邊很驚訝的望到那個百靈的喉嚨同小嘴，一串碎玉就從那個源泉裏流出。好像有一種惑疑，得追問清楚的樣子，「誰是你的師傅，教你那麼快樂的

嗎？」

女人見到這情形就笑了。「牠整天都這樣子，好像很快樂。」說時就伸出一隻白白

的手到籠邊去，故意嚇了那雀兒一下。可是那東西只稍稍跳過去了一點，仍然若無其事的叫著。

醫學生對百靈說：「你瞧你那種神氣，以爲我不明白。我一切都明白。我明白你爲甚麼這樣高興！」他意思是說因爲你有那麼一個標緻主人。

女人就笑著說：「牠倒真像明白誰對牠有友誼！牠不怕我，也不怕我家裏那隻白貓。」爲了證明這件事，女人重新用手去搖動那籠子，聰明的鳥兒，便偏了頭望著女人，好像在說著：「我不怕的。你惹我，我不怕的。」等到女人手一離開籠子，就重新很快樂的叫起來了。

醫學生望到這情形也笑了。「狡猾東西，你認得你的主人！可是我警告你！我是一個醫生，我算定你這樣放肆唱下去，終有一天會倒了嗓子，明天就會招涼，後天就會咳嗽……」

那百靈，似乎當真懂得到人類的言語，明白了站在牠跟前的人，是一個應當尊敬的醫生，一聽醫生說及害病吃藥那一類話，也稍稍生了點疑心，不能再那麼高興叫下去了。於是把一個小小的頭，略略偏著，很聰明很虛心，望定醫學生，好像想問：「那

麼，大夫，你覺得怎麼樣？」誰能夠知道，這醫學生如何就會明白這個虛心的質問？可是醫學生明明白白的卻說：「聽我的話，規矩一點，節制一點。我以為你每天少叫一點，對於你十分有益。你穿得似乎也太厚了一點，春天來了怎麼還不換毛？」

女人笑著輕輕的說：「夠了，夠了，你瞧牠又在望著你，牠還會問你：大夫，我每天早上應當吃點甚麼，晚上又是不是要洗一次腳？」

「那麼，我說：吃東西不妨事，歡喜吃的就吃。只是生活上節制一點，行爲上莊重一點，語言上謹慎一點。……」

百靈很希奇的看著這兩個人，討論到牠的種種，到了這時候，對於醫學生的教訓好像不相信，忽然又叫起來了。醫學生一隻手被女人拖著，向斜坡下走去，一面還說：「不相信我的話，到頭痛時我們再看看吧，我要你知道醫生的話，可是不能不相信的！」

兩人一路笑著，走下那個斜坡，就到了花園。天氣已經將近四月了，一堆接連而來的晴天，中間隔著幾次小雨，把園中各樣樹木皆重新裝扮過了。各樣花草都彷彿正努力的從地下拔起，在溫暖日頭下，守著本分，靜靜的立著，儘那隻誰也看不見的手來鋪排，按照秩序發葉開花，開過了花還有責任的，且各在葉底花蒂處，綴著小小的一粒果子。

這時傍近那一系列長長的圍牆，成排栽植的碧桃花，同火燄那麼熱鬧的開放。還有連翹，黃得同金子一樣。木筆各把花尖向上矗著。沿了一片草地，兩行枝幹兒瘦瘦的海棠，銀白色的枝子上，綴滿了小小的花苞，嬌怯怯的好像在那裏候著天的吩咐，顏色似乎是從無數女孩子的臉上割下的顏色。天空的白雲，在微風中緩緩的移動，推著，擠著，搬出的空處，顯得深藍如海，卻從無一種海會那麼深又那麼平。把雲挪移的小風，同時還輕輕的搖動到一切較高較柔弱的樹枝。這風吹拂人身上時，便使人感到一種清快，一份微倦，一點惆悵；彷彿是一隻祖母的手，或母親的手，溫柔的摩著臉龐，撫著頭髮，拉著衣角。還溫柔的送來各樣花朵的香味，草木葉子的香味，以及新鮮泥土的香味。

女人走在前面一點，醫學生正等著那個說話的機會，這機會還不會來。望到那個象徵春天的柔軟背影，以及白白的頸頸，白白的手臂，一面走著，一面心裏就想起一些事情。女人在前面說：「看看我這海棠，那麼怯怯的，你既然同我百靈談了許多話，就同海棠也來說說罷。」女人是那麼愛說話而又會說話的。

醫學生稍前一點，「海棠假若會說話，這時也不敢說話了。」

「這是說，牠在你醫生面前害羞，還是……？」

醫學生稍遲疑了一時，就說：「照我想來，倒大致是不好如何來讚美牠的主人，因為主人是那麼美麗！……」

「得了。」女人用一個記號止著了醫學生的言語，走了兩步，一隻黑色的燕子，從頭上掠過去，一個過去的影子，從心頭上掠過去，就說：「你不是說預備在做一首詩嗎？今天你的詩怎麼不拏來？」

「我的詩在這裏的。」

「把我看看，或念給我聽聽。我猜想你在詩上的成功，不比你在細菌學上的研究成績壞。」

「詩在我的眼睛裏，念給你聽罷，天上的雲，地下……」

「得了，原來還是那麼一套。我替你讀了罷。天上的雲，地下的神……：……我不必在你眼睛裏去搜尋那一首詩。我真想問你，到什麼時候，你才能同我在說話當兒，放誠實一點，把諂諛分量用得稍輕一點？你不覺得諂諛同毒藥一樣，用得過分時，使人活受罪？你不覺得你所說的話，不是全都不甚麼恰當嗎？」

女人一面說著一面就笑著，望了醫學生一眼，好像在繼續一句無言語的言語：「朋

友，你的壞處我完全知道的。」

醫學生分辯的說：「我明白的。你本來是用不著諛美的人，譬如說，天上的虹，用得著什麼稱讚？虹原本同雨和日頭在一塊兒存在，有什麼方法形容得恰當？」

「得了，你瞧瞧，天上這時不落雨，沒有虹的。」

「不錯啦，虹還得雨同日頭，才會存在。」

「幸虧我還不是虹，不然日曬雨淋，將變成什麼樣怪物了！」

「你用不著雨和日頭來烘托，也用不著花或別的來潤色幫襯。」

「我想我似乎總得你許多空話，才能存在罷。」

「我不好意思說，一千年後我們還覺得什些公主很美，是不是原應感謝那些詩人？」

因為我不是一個有天才的詩人，這時說話也是很蠢笨。」

「用不著客氣了，你的天才誰都得承認。學校教病理學的拉克博士，給過你的獎語。我那隻百靈，聽過你所說到的一切教訓。至於我，那是更不消說了。」

「我感謝你給我去做詩人的勇氣。」

「唉，假若做了詩人，在談話時就不那麼做作的俏皮，你要做詩人，儘管去做，我

真沒有反對的理由。」

兩人這時節已走到海棠夾道的盡頭了，前面是一個紫藤架子，轉過去有個小土山，土山後有個小塘，一塘綠水縐動細細的波紋。一個有靠背的白色長櫈，擱在一株覆蔭半畝的垂柳下面。

女人說：「將來的詩人，我們坐一坐罷。做詩的日子長著，這春天可很快的就要過去了。你瞧，這水多美！」女人說著，把醫學生手拉過去，兩人就並排的坐下了。

坐下以後，醫學生把女人那隻小小的白白的手，安置到自己的手掌裏，親熱的握著。瞻顧頭上移動的雲影，似乎使同時眺望到一些很遠的光景，爲這未來的或過去的光景，靈魂輕輕的搖蕩。

「我怎麼說？我還是說還是不說？」過了一會兒，還不說話，女人開始注意到這個情形了。

女人說：「你在思量什麼？若容許這園裏主人說話，我想說：你千萬別在此地做詩罷。你瞧，燕子。你瞧，水動得多美！你瞧，我吃這一朵花了。（吃花介）……怎麼，不說話呀！這園子是我們玩的，爸爸的意思，也以爲這園子那麼寬，可以讓我成天各處

跑跑。如果你做詩做出病來了，我爸爸聽到時，也一定不快樂的！」

醫學生瞅著女人，溫柔的笑著。把頭搖搖，「再說下去。」

「再說下去？我倒要聽你說點話！你不必說，我就知道你要說的是：（裝成男子聲音）我在思索，天上的虹同人中的你，他們的區別在什麼地方呀？」

醫學生把那隻手緊緊的捏了一下，「再說下去。」

「等你自己說下去罷，我沒有預備那麼多的詞藻！不過，你若有什麼疑心，我倒可以告你：虹同我的區別，就只是一個怕雨，一個不怕雨。落了雨我可受不了。落了雨我那隻百靈也很不高興，不願意叫了。你瞧，那燕子玩得多險，水面上滑過去，不怕掉到水裏。燕子也怕雨！海棠不是也怕雨嗎？……這樣說起來，就只你同虹不怕雨，其他一切全怕雨……你說吧，你不是極歡喜雨嗎？那麼，想起來，將來稱讚你時，倒應當說你美麗如虹了！說呀！……」

因為女人聲音極美，且極快樂的那麼亂說，同一隻鳥兒一樣，醫學生覺得十分幸福，故一句話不敢說了。

女人望了一下醫學生的眼睛，好像看到了一點秘密。「你們男子自己，也應當稱讚

自己一下才好，你原是那麽完全！應有一個當差的侏儒，仿照××在他故事上提到的，這樣那樣，不怕麻煩的，把他裝扮起來。還要這個人，成天跟隨你身後各處走去。還要他稱你做獅子，做老虎，——你夠得上這種稱呼！還要他在你面前，打筋斗唱歌，是不是？還要他各處爲你去探聽『公主』的消息，是不是？你自己也要打扮起來，做一個理想中的王子，是不是？你還得有一把寶刀，有……是不是？」

醫學生如同在百靈籠旁一樣，似乎不願意讓這個較大的百靈飛去，仍然緊緊扣著女人那隻柔軟體面的小手，仍然把頭搖著，只說「再唱下去。」

「喝，你要我再唱下去？」女的一面把手縮回去，一面急促的說：「我可不是百靈！」

醫學生才瞭然自己把話說錯了，一面傍過去一點，一面說：「你不用生氣，我聽你說話！你聲音是那麽不可形容的好聽，我有一點醉，這是真的。我還正在想一件事情，事情很古怪。平常不見到你的時節，每一刻我的靈魂，都爲那個留在我印象上的你懸在空中，我覺得我是一個幸福的人。如果幸福兩個字，用在那上面是恰當的，那麼到這個時節，我得用什麼字來形容我的感覺？」

「我盼望你少諂諛我一點，留下一些，到另一個日子還有用處！」
醫學生一時無話可說了，女人就接著說：

「那麼，你就做詩呀！就說：天呀，地呀，我怎麼來形容我這一種感覺！唉唉，我傍著一個天仙，……許多詩人不就是那麼做詩，作了詩還印成小本子擱到書鋪子裏出賣！」

「我記起一本書上說的話了，他說：『我希望你給我唱一個較次一等的歌，我才能從所有言語裏，找尋比較適當的言語。』你給我的幸福也是這樣。因為缺少這種言語，我便啞了。」醫學生似乎爲了證明那時的口，已經當真不能再說話了，他把女人的手背覆在嘴上去，停留了約有一秒鐘。他的行爲是那麼謹慎，致令女的不便即刻將手抽出。

女人移開手時，那許是天氣太暖和，臉稍微紅了一點，低下頭笑了。「不許這樣。我要生氣的！」說了，似乎即刻忘掉這種冒犯的行爲了，又繼續著說前面一件事：「不會啞的，不必擔心。我同你說，若誠實同諂諛是可以分量定下的，我疑心你每說一句話時，總常常故意把諂諛多放了一些。可是這不行，我看得清清楚楚！」

「我若能那麼選擇，現在我就會……可是，你既然覺得我言語裏，混和得有誠實同

諂諛，你分得出牠的輕重，你要我怎麼說，我怎麼說吧。」

「那不是變八哥了嗎？」

「八哥也行！假若此後在你面前的時節，我每說一句話，都全是你所歡喜的話，爲甚麼我不變做八哥？」

「可是誠實話我有時也不那麼歡喜聽！因爲誠實同時也會把人變成愚蠢的。我怕那種愚蠢。」

「在你的面前，實在說來，做一個愚蠢人，比做一個聰明人可容易一點。」

「可是說謊同裝傻，我覺得裝傻更使人難受。」

「那麼，我這八哥仍然做不成了。」

「做故事上會說話的××吧。把我當成公主，把我想得更美一點，把我想得更完全一點，同時也莫忘記你自己是一個王子。你的像貌同身材原是很像樣了的，只是這一件袍子不大相稱。若袍子能變成一套……得了，就算作那樣一套衣服罷。你就作爲去見我，見了我如何感動，譬如說：胸中的心如何的跳動……儘管胡說八道！同我在一處坐下，又應當說如何幸福……你朋友中不是有多少詩人嗎？就說話罷，念詩罷……你

瞧，我在等著你！」

女人這時坐遠了一點，裝成貴婦人莊重神氣，懶懶的望了一望天空，折了身邊一朵黃花，很溫柔的放到鼻子邊嗅了一嗅，把聲音壓低了一點，故意模仿演戲的風度，自言自語的說道：「籠中蓄養的鳥牠飛不遠，家中生長的人卻不容易尋見。我若是有愛情交把女子的人，縱半夜三更也得敲她的門。」正說著，可是面前一對燕子輕快的滑過去，把這公主身分忘卻了，只驚訝的低低喊着：「呀，你瞧，這東西真嚇了我一跳！」

醫學生只是憨憨的笑，把手拉著女人的手，不甚得體的樣子，「你像一個公主啊！」這樣說著，想把她手舉起來，再吻一次，女人很快的可就摔開了。

女人說：「這是不行的，王子也應當有王子的本分！你站起來罷，我看你向我說謊的本領有多大！」

醫學生還不作聲，女人又唱：「天堂的門在一個蠢人面前開時，徘徊在門外這蠢人心實不甘：若歌聲是啓闢這愛情的鑰匙，他願意立定在星光下唱歌一年。」女人把歌唱完了，就問：「我的王子，你幹嗎不跟到你那個寫小說的好朋友，學學這種好聽的歌？」

醫學生覺得時候到了，於是站起來了，口脣微微的發抖，正預備開口，女人裝作不

知道的神氣，把頭掉過去。醫學生不知如何，忽然反而走遠了一點，站在那柳樹下，低了一會頭，把頭又擡起來，才怯怯的望到女人，「我要說一句正經話！」

女人說：「我在這兒聽你說正經話，但希望說的有趣味一點。文雅一點。你瞧，我這樣子不是準備聽你說正經話嗎？」

「我不能再讓你這樣作弄我了，這是極不公平的！」醫學生說後，想把這話認真處稍微去掉一些些，自己便勉強笑著。

女的說：「你得記住作一個王子，話應說得美一點，不能那麼冒犯我！」

醫學生仍然勉強笑著，口角微動，正要說下去，女人忽然注意到了，眉毛微微縮總了一下，「你幹嗎？坐過來，還是不必裝你的王子罷。來呀，坐下來聽我說，我知道你不會裝一個王子，所以也證明你稱呼我做公主，那是一句不可靠的謊話！」

「天知道，我的心爲你……」

醫學生坐近女人身邊，正想把話說完，一對黃色蝴蝶從樓前身邊飛過去，女人看到了，就說：「蝴蝶，蝴蝶，追牠去！……」於是當真就站起身來追過去，蝴蝶上了小山，女人就又跟上山去。醫學生正想跟上去，女人可又跑下來了。下來以後，女

人又說：「來，到那邊去，我引你看我的竹子，長了多少小龍！」

不久，兩人都在花園一角竹林邊上了，女人數了許久筍子，總記不清楚那個數目，便自嘲似的笑說：「愛情是說不清楚的，筍子是數不清楚的，……還是回那邊去！」

醫學生經過先一時一種變動，精神稍稍頹唐了一點，言語稍稍呆板了一點。女人明白那是爲了什麼原因，但裝著不注意的神氣，就提議仍然到小塘邊去。到了那裏，兩人仍然坐在原來那張白色櫈上，女人且仍然伸過手去，儘醫學生捏著。兩個人重新把話談下去，慢慢的又活潑起來了。

女人說：「我看你王子是裝不像的，詩人也做不成的，還是不如兩人來互相說點謊話罷。」

醫學生說：「你告我怎麼樣來說，我便怎麼說。在你面前我實在……」

「得了。你就說，你一離開我時，怎麼樣全身發燒，頭痛口渴，記憶力又如何壞，心上課時又如何開笑話，夢裏又如何如何，……我知道這是謊話。我歡喜聽這種謊話！」

「說完了這點又如何接下去？」

「你不會說下去？」

「我會說下去的，你聽我說罷。我就說：當到我一個人在醫院，可真受不了！可是這種苦痛用什麼言語什麼聲調才說得盡呢？……再說，當我記起第二個禮拜，我可以趕到這裏來見你時，我活潑了。如果我房裏那個小燈，牠會說話，牠會告給你，我是如何的可笑，把你那個照片，如何恭敬放在桌子上，並且還有那個……」

「得了，我全知道了。以後是你在夢中見我穿了白衣，同觀音一樣，你跪在泥土上，同我的衣角接吻，同我經過的地面接吻。……總是這一套！我懇求你！說一點別的罷。譬如說，你現在怎麼樣？可是不許感傷，話語不許發抖打結，我不歡喜那種認真的傻像。你放自然一點，我們都應當快快樂樂的來說！」

醫學士點著頭，女人又說：「你說罷，你當假話說著，我當假話聽著！全是假話！……」

兩人當真就說了很多精巧美麗的假話，到後來醫學士膽氣粗了，就仍然當假話那麼說下去。

「假若我說：我爲了把你供奉——不，假若我說：我要你嫁我，你答應不答應？」
女人毫不費事的答著：「假若你那麼說，我也將那麼說：我不答應你。」

「假若我再說：你不答應我，我就跑了，從此不再來了？」

「假如你要走，我就說：既然要走了，是留不住的，那麼，王子，你上你的馬罷。」

「那麼，公主不寂寞嗎？」

「爲甚麼我不寂寞？你要走，那有甚麼辦法？可是這不是當真的事，你不會走的！」

「我爲了公主的寂寞就不走，那麼，我……」

「不走我仍然同你在一處，聽你對我的恭維，看你惶恐的樣子，把你當一個最好的朋友款待。這些事拿去問我那個百靈，牠就會覺得是做得很對的。」

「假若我死了？」

「你不會死的。」

「怎麼不會死？假若當真你不答應我，不愛我，我就要離開了你，到後我一定死
的。」

「你不會死的。」

「我一定要死！」

女人把頭偏過一邊，沒有注意到醫學生，只說，「爲甚麼一定要死？這不會是當真

的事？所有故事上的王子從沒有這種結局的！」

「因為我愛你，我只有死去！」

「我並不禁止你愛我。可是愛我的人，就要好好的活到這個世界上。你死了，你難道還會愛我嗎？」

醫學生低低的嘆息了一次，「我說真話，你不愛我，我今天即刻就要走了。我不能夠得到你，我不想再見你了。」

「我不是同你很好了嗎？」女人想了一下，「你不是得到我了嗎？你要什麼，我問爸爸就把你！」

「我要你愛！」

「我沒有說我討厭你！」

「但是卻沒有說你愛我！」

「那麼，假如我說：若當真有個王子向我求婚，我也……不會很給他下不去，這你相信不相信？」

醫學生低下頭去，不敢把頭擡起，「你不要作弄我，我要走的。因為我是男子！」

「因為你是男子，你要走路，對的，」女人忍著笑咬著嘴唇，一會兒不再說什麼話，後來輕輕的說：「但假若我爸爸已答應了這件事，知道你今天就是為這件事來的，他才出去？」

醫學生忽然把頭擡起，把女人臉龐扶了過來，望到女人的眼睛，望了一會，一切都弄明白了。

……

女人說：「因為你是男子。一到某一情形下，希望你莫太笨，也就辦不到。既不會說謊話，也不會聽謊話，我的王子，我們過去走走罷。我還要聽你在那海棠樹下說點聰明話的，我盼望你再覆述一次先前一時節所說的話。」

可是到了那邊，醫學生仍然一句話不說，只微微的笑著，傍近女人身邊走著，感到宇宙的完全。到後女人就又說話了，她的言語是用微帶裝成的埋怨神氣說的：「你瞧，我知道你有這一天！我知道你一到了某個時節，就再也不恭維我了。你相信不相信，我正很悔著我先前說的話！你相信不相信，我就早算到，你當真要成啞子！……如果先前讓王子上馬一次，我耳朵和我的眼睛，還一定可以經驗到你許多好言語同好樣子！……」

可是，我很奇怪，爲甚麼公主也扮不像？

在路角上，醫學生一句話不說，把女人拉著，在一株海棠花樹下，抱著她默默的吻了許久。

過後，兩人又默默的在那夾道上並排走著了，女人心中回想到，「只這一點，倒真是一個王子的風度，」女人就重新笑起來了。

廿一年六月青島

廿三年十月於北平刪改

（給樊海珊寫）

燈

因爲有個穿青衣服底女人，到×住處來，見×桌上的一個燈，非常舊且非常清潔，想知道這燈被主人敬視的理由，所以他就告給這青衣女人關於這個燈的一件故事。

兩年前我住到這裏，在××教了一點書，仍然是這樣兩間小房子，前面辦事後面睡覺一個人住下來。那時正是五月間，不知爲什麼事情，住處的燈總非常容易失職。一到晚間，或者剛剛把飯碗筷子擺上了桌子，認清楚了菜蔬，正想由那形色方面，對於我廚子加以一點不失誠實的稱讚，燈忽然一熄，晚飯就吃不成了。有時是飯後正預備開始做一點事或看看書的時節，有時是有客人拿了什麼問題同我來討論的時節，就像有意搗亂那種神氣，燈會忽然熄滅了的。有幾回，正當我同一個朋友，把一段不下註解的章草，從那形體上加以估計的當兒，或者把一個印章考察牠的真偽中間，燈驟然熄滅，朋友同我皆非常掃興。從來不會開口罵過人的書畫家××，也不能節制這點憤怒，把電燈

公司對於市民的不盡職，加以不容恕的指摘了。

這事情發生了幾幾乎有半個月，似乎有人責問過電燈公司，公司方面的答覆，放在當地報紙上登載出來，情形彷彿是完全推諉到由於「天氣」。既不是公司的那一方面的過失，所以小換錢鋪子的洋燭，每包便忽然比上月貴了五個銅子了。洋燭漲價這件事，是從爲我照料飲食的廚子方面知道的。這當家人對於上海人故意居奇的行爲，每到晚上爲我把飯菜拿來，唯恐電燈熄滅，在預先就點上一枝洋燭的情形下，總要同我說過一次的。

這人是一個非常忠誠的中年人。這人年紀很青的時節，就隨同我的父親到過中國的西北東北，出過蒙古，上過四川。他一個人又走過雲南廣西。在家鄉，且看守過我祖父的墳墓，很有了些年月。上年隨了北伐軍隊過山東，在濟南府眼見××軍隊對於濟南府平民所施的暴行，那時他在七十一團一個連上作司務長，一個晚上被機關槍的威脅，胡胡塗塗走出了團部，把一切東西全損失了。人既空手逃回南京，聽到一個熟人說我在這裏住，所以就寫了信來，說是願意來侍候我。我告給他來玩玩是很好的，要找事做恐怕不行，我生活也非常簡單，來玩玩，住一回，想要回去了，我或者能設點法，只是莫

希望太大。到後人當真就來了。初次見到，一身灰色中山布軍服，衣服又小又舊，好像還是三年前國民革命軍初過湖南時節縫就的。一個巍然峨然的身體，就拘束到這軍服中間。另外隨身的只一個小小包袱，一個熱水瓶，一把牙刷，一雙黃楊木筷子，熱水瓶像千里鏡那麼佩到身邊，牙刷是放在衣袋裏，筷子是仿照軍營中老規矩插在包袱外面，所以我能夠一望就知道的。這真是我日夜做梦的夥計！這個人，一切都使我滿意，一切外表以及隱藏在這樣外表下的一顆單純優良的心，我不必同他說話也就全部清楚了！

既來到了我這裏，我們要談的話可多了。從我祖父談起，一直到我父親同他說過的還未出世的孫子爲止，他都想在一個時節裏同我說及。他對於我家裏的事情永遠不至於說厭，對於他自己的經歷又永遠不會說完。實在太動人了，請想想，一個差不多用腳走過半個中國的五十歲的人物，看過庚子的變亂，看過辛亥的革命，參加過多少戰爭，跋涉過多少山水，吃過多少異樣的飯，睡過多少異樣的床，簡直是一部永遠翻看不完的名著！我的嗜好即刻就很深很深的染上了。只要一有空閒我即刻就問他這樣那樣，只要問到，我所得的經驗都是些動人的事實。

因爲平常時節我的飲食是委託了房東娘姨包辦的，所以十六塊錢一個月，每天兩

頓，一些菜蔬總是任憑這江北婦人意思安排。這主人看透了我的性格，知道我對於飲食不大苛刻，今天一碟大蠶豆，明天一碟小青蚶，到後天又是一碟蠶豆。總而言之蠶豆同青蚶是少不了的好菜，另外則吃肉時無論如何總不至於忘記加一點兒糖，吃魚多不用油煎，只放到飯上去蒸，就拿來加點醬油擺上桌子。本來像做客的他，吃過了兩天空飯，到第三天實在看不慣，問我要了點錢。從我手上拿了十塊錢去的他，先是不告我這錢的用處，到下午，把一切吃飯用的東西通通買來了。這事在先我還一點不知道，一直到應當吃晚飯時節，這老兵，仍然是老兵打扮，恭恭敬敬的把所有由自己兩手做成的飯菜，放到我那做事桌上來，笑謎謎的說這是自己試做的，而且聲明以後也將這樣做下去。從那人的風味上，從那菜飯的風味上，都使我對於過去的軍營生活生出一種眷念，就一面吃飯一面同他談軍中事情。把飯吃過後，這司務長收拾了碗筷，回到灶房去，過一陣，我正坐在桌邊憑藉一支燭光看改從學校方面攜回的卷子，忽然門一開，這老兵閃進來了，像本來原知道這不是軍營，但忽然因為電燈熄滅，房中代替的是燭光，坐在桌邊的我還不缺少一個連長的風度，這人恢復了童心，對我取了軍中上士的規矩，喊了一聲「報告」，站在門邊不動。「什麼事情？」聽到我問他了，才走近我身邊來，呈上一個單

子，寫了一篇賬。原來這人是同我來算火食帳的！我當時幾幾乎要生氣了，望到這人的臉，想起司務長的職務，卻只有笑了。「怎麼這樣同我麻煩？」「我要弄明白好一點。我要你知道，自己做，我們兩個人每月都用不到十六塊錢。別人每天把你蚌殼吃，每天是過夜的飯，你還送十六塊！」「這樣你不是太累了嗎？」「累！煮飯做菜難道是下河擡石頭？你真是少爺！」望望這好人的臉，我無話可說了。我不答應是不行的。所以到後做飯做菜就派歸這個老兵了。

這老兵，到都會上來，因為衣服太不相稱，我預備爲他縫一點衣，問他歡喜要什麼樣子，他總不做聲。有一次，知道我得了許多錢，才問我要了十塊錢，到晚上，不知往什麼地方買了兩套呢布中山服，一雙舊皮靴，還有刺馬輪，把我看時非常滿意。我說「你到這地方何必穿這個？你不是現役軍官，也正像我一樣，穿長衣好！」「我永遠是軍人。」我有一個軍官廚子，這句話的來源是這樣發生的。

電燈的熄滅，在先還只少許時間，一會兒就恢復了光明，到後來越加不成樣子，所以每次吃飯都少不了一枝燭，但是這老兵，不知從什麼地方又買來了一個舊燈，擦得罩子非常清潔，把燈頭剪成圓形，放到我桌子上來了。因為我明白了他的脾氣，也不大好

意思說到上海地方用燈是愚蠢事情。電燈既然不大稱職，有這燈也真給了我不少方便。因爲不願意受那電燈時明時滅的作弄，索性把這燈放在桌上，到了夜裏，望著那清楚透明的燈罩，以及從那裏放散的薄明微黃的燈光，面前又站得是那古典風度的軍人，總使我常常幻想到那些駐有一營人馬的古廟，同小鄉村的旅店，發生許多幻想。我是曾經太與那些東西相熟，因爲都市生活的纏縛，又太與那些世界離遠了的。我到了這些時候，不能不對於目下的生活，感到一點煩燥了。這是什麼生活呢？一天爬上講臺去，那麼莊嚴，那麼不兒戲，也同時是那麼虛偽，站在那小四方木榻上，談這個那個，說一些廢話謊話，這本書上如此說，那本書上又如此說。說了一陣，自己彷彿受了催眠，漸漸覺得是把問題引到嚴重方面去。待聽到下面什麼聲音一響，憬然有所覺悟，再注意一下學生，才明白原來有幾個快要在本學期終了就戴方帽兒的學士某君，已經伏在桌上打盹，這一來，頭緒完全爲這現象把牠紛亂了。到了教員休息室裏，一些有教養的紳士們，一得到機會，就是一句聰明詢問：「天氣好，又有小說材料！」在他們自己，或者還非常得意，以爲這是一種保持教授身分的雅謔，但是聽到這個蠢話，望望那些扁平的臉嘴，覺得同這些吃肉睡覺打哈哈的人，不能有所爭持，只得認了輸，一句話不說，走出外面長

廊下去晒太陽。到了外面，又是一些學生，取包圍聲勢走攏來，談天氣，談這個那個，似乎我因為教了點課，就必得負了一種義務，隨時來告他們所謂作家們的佚事，似乎就說點這些空話，他們也就算了解文學了。從學校返回家裏，坐近滿是稿件以及各處寄來的新書新雜誌的桌前，很努力的把桌面勻出一個位置，放下從學校帶回的一束文章，一行一行的來過目，第一篇，五個「心靈兒為愛所碎」，第二篇有了七個，第三篇是革命的了，有淚有血，仍然不缺少「愛」。把一堆文章看過一小部分，看看天氣有夜下來的樣子，弄堂對過王寡婦家中三個年青女兒，照例到了時候把話匣子一開，意大利情歌一唱，我忽然感到小小冤屈，什麼事也不能做，覺得自己究竟還是從農村培養長大的人，現在所處的世界，仍然不是自己所習慣的世界，都會生活的厭倦，生存的厭倦，願意同這世界一切好處離開，願意再去做十四吊錢的屠稅收捐員，坐到團防局，聽為雨水匯成小潭的院中青蛙叫，用奪金標筆寫索靖出師頌同鍾繇宣示表了。但是當我面對這煤油燈，當我在煤油燈不安定的光度下，望到那安詳的和平的老兵的臉，望到那古典的家鄉風味的略顯彎曲的上身，我忘記了白日的辛苦，忘記了當前的混亂，轉成為對於這個人的精神發生極大興味了。

「怎麼樣？是不是懂得軍歌呢？」我這樣問他，同他開一點小小玩笑。他就說：「怎麼軍人不懂軍歌？我不懂洋歌。」

「不懂也很好，山歌懂不懂？」

「看是什麼山歌。」

「難道山歌有兩樣山歌嗎？」天上起雲雲重雲，『天上起雲雲起花，（註一）』金是好山歌。我小時不明白。後來在游擊支隊司令楊處做小兵，太放肆了，每天吃我們所說過的那種狗肉，唱我們現在所說的這種山歌，真是小神仙。」

「我們是不好意思唱那種山歌的。一個正派軍人，這樣撒野算是犯罪。」

「那我是罪惡滔天了。可是我很罪念那些新從父母身邊盤養大的人，因為不知這時在這樣好天氣下，還有這種歌在一些人口中唱著沒有？」

「好的都完了！好人同好風俗，都被一個不認識的運氣帶走了。就像這個燈，我在上年同老爺到鄉下去住，就全是這樣燈。」

老兵到這些事上，有了因為清油燈的消滅，使我們常常見到的鄉紳一般的感慨了。

（註一）是兩關山歌第一句。

我們這樣談著，憑了這誘人的空氣，誘人的聲音，我正迷醉到一個古舊的世界裏，非常感動。可是這老兵，總是聽到外面樓廊房東主人的鐘響了九下，即或是大聲的叱他，要他坐到椅子上，把話繼續談下去也不行。一到時候了，很關心的看了看一下我的臥室，很有禮貌的行了一個房中的軍人禮，用著極其動人的神氣，站在那椅子邊告了辭，就走上樓到亭子間睡去了。這是爲什麼？他怕耽擱我的事情，恐我睡得太遲，所以明明白白有許多話他很歡喜談到的，他也必得等到第二天來繼續。談閒話總不過九點，竟是這個老兵的軍法，一點不能通融，所以每當到他走去後，我總覺得有一些新的寂寞安置到心上一角，做事總不大能夠安定。

因爲當到我面前，這個老兵以他五十年嚇人豐富的生活經驗，消化入他的腦中，同我談及一切。平常時節對於以農村因經濟影響到社會組織來寫成的短篇小說，是我永遠不缺少興味的工作，但如今想要寫一個短篇的短篇，也像是不好下筆了。我有什麼方法可以把這個人的單純優美的靈魂，平平的來安置到這紙上？望到這人的顏色，聽到這人的聲音，我感覺過去另外一時所寫作的人生的平凡。我實在懂得太少了。單是那眼睛，帶一點兒憂愁，同時或不缺少對於未來作一種極信任的樂觀，看人時總像有什麼言語要

從那無睫毛的微翹的眼眶內流出，我是缺少氣力來爲作一種說明的。望着他一句話不說或者是我們正談到那些戰事，那些把好人家房子一把火燒掉，牽了農人母牛奏凱回營的戰事，這老兵忽然想起了什麼，不再說話。我猜想他是要說一些話的，但言語在這老兵頭腦中好像不大夠用，一到這些事情上，他便啞口了。他只望到我！或者他也能夠明白我對於他的同意，所以後來他總是很溫柔的也很嫵媚的一笑，把頭點點，就轉移了一個方向，唱了一個四句頭的山歌。他那裏料得到我在這些情形下所生的動搖！我望著這老兵一個動作，就覺得看見了中國多數愚蠢的朋友，他們是那麼愚蠢，同時又是那麼正直，那最東方的古民族和平靈魂，爲時代所帶走，安置到這毫不相稱的戰亂世界裏來，那種憂鬱，那種拘束，把生活妥協到新的天地中，所做的夢，卻永遠是另一個天地的光與色，我簡直要哭了。

有時，就因爲這些感覺擾亂了我，我不免生了小小的氣，似乎帶了點埋怨神氣，要他出去玩玩，不必儘數在我房中，他就像一尾魚那麼悄悄的溜出去，一句話不說。看到那樣子我又有點不安，就問他，「是不是看戲？」恐怕他沒有錢了，就一面送了他兩塊錢，說明白這是可以拿去隨意花到大世界或者什麼舞臺之類地方的。他仍然望了

我一下，很不自然的做了一個笑樣子，把錢拿到手上，走下樓去了。我照例做事多數到十二點才上床，先是聽到這個老兵，開了門出去，大約有十點多樣子，又轉來了。我以為若不是看過戲，一定也是喝了一點酒，或者照例在可以作賭博的事情上狂了一會，把錢用掉回來了，也就不去過問。誰知第二天，午飯時就有了一鉢清蒸母雞放在桌上，對於這雞的來源，我不敢詢問，我們就相互交換了一個微笑，在這當兒我又從那赭色眼睛裏看到流動了那種說不分明的言語。我只能說「應當喝一杯，你不是很能夠喝麼？」「已經買得了的，這裏的酒是火酒，虧我找，到後找到了一家鄉親鋪子，才得那麼一點點米酒。」彷彿先是不好意思勸我喝，聽到說及酒，於是忙忽忽的走下樓去，用小杯子倒了半杯白酒，並且把那個酒瓶也拿來了。「你喝一點點，莫多吃。」本來不能喝酒不想喝酒的我，也不好意思拒絕這件事了。把酒喝下，接過了杯子。自己又倒了小半杯，向口中一灌，抿抿嘴，對我笑了一會兒，一句話不說，又拿著瓶子下樓去了。第二天還是雞，就因為上海的雞只須要一塊錢一隻。

學校的事，這老兵像是漠不關心的。他問過我那些大學生將來做些什麼事，是不是每人都去做縣長。他又問過我學校每月應當送我多少錢，這薪水是不是像軍隊請餉一

樣，一起了戰爭就受影響。但他的意思全不是對於學校的關心。他想知道學生是不是都去做縣長，只是要明白我有多少門生是將來的知事老爺。他問欠薪不欠薪，只是要明白我究竟錢夠不夠用。他最關心的是我的生活。這好人，越來越不守本分，對於我的生活，先還是事事贊同，到後來，好像找出了許多責任，不拘是我願不願意，只要有機會總就要談到了。即或不是像一些不懂事故的長輩那種偏見的批評，但對那些問題，他的笑，他的無言語的輕輕嘆息，都代表了他的語言，使我感受不安。我當然不好生他的氣，我不能把他踢下樓梯去，也不好意思罵他。他實在又並不加上多少意見，對於我的生活，他就只是反抗，就只是否認，對於我這樣年齡，還不打量找尋一個太太，他比任何人皆感到不平。在先我只裝做不懂他的意思，儘他去自言自語，每天只同他討論點軍中生活，以及各地各不相同的風俗習慣。到後來他簡直有點麻煩人了，並且他那麻煩，又永遠使人感到他是誠實的麻煩。所以我只得告他我是對於這件事毫無辦法的，因為做紳士的方便我得不到，做學生的方便我也得不到，所以不能注意這些空事情。我還以為同他這樣一說，自然就一切諒解，此後就再也不會受他的批評了。誰知因此一來更糟了。他彷彿把責任放在他自己身上去，從此對於與我來往的女人，皆被他所注意了。每一個

來我住處的女人，或者是朋友，或者是學生，在客人談話中間，不待我的呼喚，總忽然見到他買了一些水菓，把一個盤子裝來，非常恭敬的送上，到後就站到門外樓梯上去聽我們談話，待到我送客人下樓時，常常又見他故意做成在梯邊找尋什麼東西神情，目送客人出門，客人走去後，總又裝成無意思的樣子，從我口中探尋這女人一切，且窺探我的意思，他並且不忘記對這客人的風度言語加以一種批評，常常引用他所知道的一麻衣相法」，論及什麼女人多子，什麼女人聰明賢惠，若不是看出我的厭煩，決不輕易把問題移開。他雖然這樣關心這件事情，暗示了我什麼女人多福，什麼女人多壽，但他總還以為他用的計策非常高明。他以為這些關心是永遠不會為我明白的，他並不是不懂得他的地位。這些事在先我實在也是不會注意的，不過稍稍長久一點，我可就看出這好管閒事的人，是如何把同我來往的女人加以分析了。對於這種行為他所給我的還是憂愁，我不能恨他，又不能同他解釋，又不能同他好好商量，只有少同他談到這些事情為妙。

這老兵，在那單純的正直的腦中，還不知為我設了多少法，盡了幫助我得到一個女人的多少設計的義務！他那慾望隱藏到心上，以為我完全不瞭解，其實我什麼都懂。牠不單是盼望他可以有一個機會，把他那從市上買來的呢布軍服穿得整整齊齊，站到亞東

飯店門前去爲我結婚日子的迎賓主事，還非常願意穿了軍服，把我的小孩子，打扮得像一個將軍的兒子，抱到公園中去玩！他在我身上，一定還做得最誇張的夢，夢到我帶了妻兒，光榮，金錢，回轉鄉下去，他騎了一匹馬最先進城，對於那些來迎接我的同鄉親戚朋友們，如何詢問他，他又如何飛馬的走去，一直跑到家裏，稟告老太太，讓一個小縣城的人如何驚訝到這一次的榮歸！他這些希望，十餘年前放到我的父親身上，失敗了，後來又放到我的哥哥身上，哥哥又失敗了，如今是只有我可以安置他這可憐希望了。他那對於我們父兄如何從衰頹家聲中爬起恢復原來壯觀的希望，在父親方面受了非常的打擊，父親是回家了，眼看到那老主人，從西北，從外蒙，帶了因與馬賊作戰的腰痛，帶了沙漠的荒涼，帶了因頻年爭鬪的衰老，回到家鄉去作他那沒沒無聞的上校軍醫正了。他又看到哥哥從東北，從那些軍隊生活中，得到奉天省人的粗豪，與黑龍江人的勇邁堅忍，從流浪中，得到了上海都市生活的囂雜興味，也轉到家鄉作書師去了。還有我的弟弟，這老兵認爲同志卻尙無機會見到的弟弟，從廣東得了冰冷的鐵與熱烈的革命的血兩種揉和的經驗，用起碼下級軍官的名分，打岳州，打武昌，打南昌，打龍潭，僥倖中的安全，引起了對生存深的感喟，帶了喊呼，奔突，死亡，腐爛，一時代人類愚蠢

行爲各種印象，也寂寞的回到家鄉，在那參軍閒散職分上過着休息的日子了。他如今只認爲我這無用人，可以寄托他那最無私心最誠懇的希望。他以爲我做的事比父兄們的都可以把他更誇張的排列到故鄉人眼下，給那些人一些歎羨，一些驚訝，一些永遠不會忘卻的豪華光榮。

我在這樣一個人面前，感到憂鬱也十分感到羞慚。因爲那彷彿由於自己腦中成立的海市，而又在這海市景緻中對於海市中人物的我的生活加以純然天真的信仰，我不好意思把這老兵的夢戳破，也好像缺少那戳破這個夢的權利了。

可是我將怎麼來同這老兵安安靜靜生活下去？我做的事太同我這老家人的夢離遠了。我簡直怕見他了。我只告他現在做點文章教點書，社會上對我如何好，在他那方面，又總是常常看到體面的有身分朋友同我來往，還有那更體面的精緻如粉如奶作成的年青女人到我住處來，他知道我許多關於表面的生活，這些情形就堅固了他的好夢。他極力在那裏忍耐，保持着他做僕人的身分，但越節制到自己，也就越容易對於我的孤單感到同情。這另一世界長大的人，雖然有了五十歲，完全不知道我們的世界是與他的世界兩樣。他沒有料得到來我處的人同我生活的距離是多遠，他沒有知道我寫一個短篇小

說得費去多少精力，他沒有知道我如何與女人疏隔，與生活幸福離開。他像許多人那樣，看到了我的外表，他稱讚我，也如一般人所加的讚美一樣，以爲我聰明，以爲我待人很好，以爲我不應當太不講究生活，疏忽了一身的康健。這個人，他還同意我的氣概，以爲這只是一個從軍籍中出身才有的好氣概！凡是這些他全在另一時用口用眼睛用行動都表示到了的。許多時候當這個人面前時節，我覺得無一句話可說，若是必須要做些什麼事，最相宜的，倒真是痛痛的打他一頓較好。

那時到我處來往次數最多的，是一個穿藍衣服的女孩子，好像一年四季這人都穿得是藍顏色，也只有藍色同這女人相稱。這是我一個最熟的人，每次來總有很多話說，一則因爲這女子是一個××份子，一則是這人常常拿了文章來我處商量。因爲這女人把我當成一個最可靠的朋友，我也無事不與她說到。我的老管家私下在暗地裏注意了這女人許多日子，他看準了這個人一切同我相合。他一切同意，比一個做母親的還細膩，每次當這客人來到時，他總故意逗留到我房中，意思很願意我向女人提及他。他又常常採用了那種學來的官家體裁，在我面前問女人這樣那樣。我不好對於他這種興味加以阻礙，自然同女人談到他的生活，談到他爲人的正直，以及經驗的豐富等等

事情，漸漸的，時間一長，女人對於他自然也發生一種友誼了。可是這樣一來，當他同我兩個人在一塊時，這老兵，這行伍中風霜冰雪死亡飢餓打就的結實的心，到我婚姻問題上，完全柔軟如蠟了。他覺得我若是不打量同那藍衣女人同住，簡直就是一種罪過。他把這些意見帶著了責備樣子很莊嚴的來同我討論過。

先是這老兵還不大好意思同女人談話，女人問到這樣那樣，像請他學故事那麼把生活經驗告給他聽時，這老兵，總還用著略略拘束的神氣，又似乎有點害羞，非常矜持的同女人談話。後來因為一熟習，竟同女人談到我的生活來了！他要女人勸我做一個人，勸我少做點事，勸我稍稍顧全一點穿衣吃飯的紳士風度，勸我……，雖然這些話談及時，總是當著我的面前，卻又取了一種在他以為是最好的體裁來提及的。他說的只是我家裏父親以前怎麼樣講究排場，我弟兄又如何親愛為鄉下人所敬視，母親又如何賢慧溫和。他實在正用了一種最笨拙的手段，暗示到女人應當明白做這人家的媳婦是如何相宜的。提到這些，因為那稍稍近於誇張處，這老兵慮及我的不高興，一面談說總一面對我笑，好像不許我開口。把話說完，看看女人，彷彿看清楚女人已經為他一番話所動搖，責任已盡，這人就非常滿意，同我飛了一個眼風，奏凱似的橐橐走下樓預備點心去了。

他見我寫信回到鄉下去，總問我，是不是告給了老太太有一個非常……的女人？他意思是非常「要好」非常「相稱」這一類名詞，當發現我眉毛一縐，這老兵，就「嚇」的「嚇」的低低喊著，帶著「這是笑話，也是好意，不要見怪」的要求神氣，趕忙站遠了一點，佔據到屋角一隅去，好像怕我會要當真動手攬了墨水瓶拋擲到他頭上去。

然而另外任何時節，他是不會忘記談到那藍衣女子的。

我能在這些事上有什麼辦法？我既然不能像我的弟弟那樣，處置多嘴的副兵用馬糞填口，又不能像我的父親，用費話去支使他走路。我一見了這老兵就只有苦笑，聽他談到他自己生活同談到我的希望，都完全是這個樣子。這人並不是可以請求就能緘默的。就是口啞了，但那一舉一動，他總不忘記使你看出他是在用一幅善良的心爲你打算一切。他不缺少一個戲子的天才，他的技巧，使我見到只有感動。

有一天，穿藍衣的女人來到我的住處，第一次我不在家，老兵同女人說了許多話（從後來他的神氣上，我知道他在與女人談話時節，一定是用了一個對主人的恭敬而又親切的態度應答著的。）因爲恐怕我不能即刻回家，就走了。我回來時老兵正同我討論到女人，女人又來了。那時因爲還沒有吃晚飯，這老兵聽說要招待這個女客了，顯然十

分高興，走下樓去，到吃飯時，菜蔬排列到桌上，卻有料不到的豐盛。不知從什麼地方學得了規矩，知道了女客不吃辣子，平素最喜歡用辣子的煎魚，也做成甜醋的味道排上桌子了。

把飯吃過，這老兵不待呼喚又去把蘋果拿來，把茶杯倒滿了從酒精爐子燒好的開水，一切布置妥貼了，趁起了好一會才走出去。他到樓下喝酒去了。他覺得非常快樂。他的夢展開在他眼前，一個主人，一個主婦，在酒杯中，他一定還看到他的主人，穿陸軍制服，像在馬路上所常見到的小洋人，走路挺直，小小的皮靴套在白嫩的腳上，在他前面忙走，他就用一個軍官的姿式，很有身分很覺尊貴的在後面慢慢跟着。他因為我這個客人的來臨，把夢肆無忌誕的做下去了。可是，真可憐，來此的朋友，是告我她的愛人W君的情形，他們在下個月過北平去，他們將在北平結婚的！無意中，這結婚的字言，斷章取義的又為那尖耳朵老戰馬聽去，他自以為一切事果不出其所料，他相信這預兆，也非常相信這未來的事情，到女人走去，我正伏到桌子旁邊，為這朋友的好消息感到喜悅也感到一點應有的惆悵時節，喝了稍稍過量的酒的好人，一個紅紅的臉在我面前晃動了。

「今天你喝多了，你怎麼忽然有這樣好菜，客人說從沒有吃過這樣菜。」

本來要笑的他，聽到這個話樣子更像貓兒了。他說：「今天我快樂。」

我說：「你應當快樂。」

他分辯，同我故意爭持，「怎麼叫做應當？我不明白！我從來沒有今天快樂！我喝了半瓶白酒了！」

「明天又去買，多買一瓶存放身邊，你到這裏別的沒有，酒總是當要讓你喝夠量！」

「這樣喝酒我從不會有過。我應當快樂！爲甚麼應當？我常常是不快樂！我想起

老爺，那種運氣，快樂不來了。我想起大少爺，那種體格，也不能快樂了。我想起三少爺，我聽人說到他一點兒，一個豹子，一個金錢豹，一個有脾氣有作爲的人，我要跟到他去打仗，我要跟到他去衝鋒，捏了槍，爬過障礙物，吼一聲殺，把刺刀刺到北老胸膛裏去。我要向他請教，手溜彈七秒鐘的引線，應當如何拋去。但同他們在一處的都爛了，都埋成一堆，我聽到人家說，四期黃埔軍官生在龍潭作戰的全爛了，兩個月從那裏過身，還有使人作嘔臭氣味，三少爺命好，他仍然能夠騎馬到黃羅塞打他的野豬，一個英雄！我不快樂，因爲想起了他不作師長。你呢，我也不快樂。你身體多壞！你爲什麼

不——」

「早睡點好不好？我要做點事情，我心裏不大高興。」

「你瞞我。你把我當外人。我耳朵是老馬耳朵，聽得懂得，我知道我要吃喜酒，你這些事都不願意同我說，我明天回去了。」

「你聽到什麼？有什麼事說我瞞你？」

「我懂我懂，我求你——你還不知道我這時的心裏像什麼樣子！」

說到這裏，這老兵哭了。那麼一個中年人，一個老軍人，一個……，他真像一個小孩子哭了。但我知道這哭是爲歡喜而流淚的。他以爲我快要與剛走去不久的女人結婚。他知道我終久不能瞞他也不願意瞞他。他知道還有許多事我都不能缺少他。他知道這事情不拘大小要他盡力的地方很多。他有了一個女主人，從此他的夢更堅固更實在的在那單純的心中展開，歡喜得非哭不可了。他這感情是我即刻就看清了的。他同時也告給我哭的理由了，一面忙忽忽的又像很害羞的用那有毛的大手掌拭他的眼淚，一面就問我是什麼日子，是不是要到吳瞎子處去問問，也選擇一下，從一點俗。

一切事都使我哭笑兩難。我不能打他罵他。他實在又不是吃醉了酒的人。他只頑固

的相信我對於這事情不應當瞞他，還勸我打一個電報，把這件事即刻通知七千里外的幾個家中人。他稱讚那女人，他告我白天就同女人談了一些話，很懂得這女人一定會是老太太所歡喜的媳婦。

我不得不把一切事在一種極安靜的態度下爲他說明。他望到我，把口張著，聽完我的解釋，信任了我的話，後來看到他那顏色慘沮的樣子，我不得不謊了他一下，又告我另外有了一個女人，像貌性情都同這穿藍衣的女人差不多。可是這老兵，只願意相信我前面那一段說明，對於後一段明白是我的謊話。我把話談到末了，他毫不做聲，那黃的小眼睛裏，釀了滿滿的一泡眼淚，他又哭了。本來是非常強健的身體，到這時顯出萬分衰弱的神情了。

樓廊下的鐘已經響了十點。

「睡去，明天我們再談好不好？」

聽到我的請求，這老兵忽然又像覺悟了自己的冒失，裝成笑樣子，自責似的說自己喝多點酒就像顛子，且賭咒以後要戒酒，又問我明天歡喜吃鯽魚沒有。我不做聲，他懂得我心裏難過處，他望到桌上那一個建漆盤子裏面的蘋果皮，拿了盤子，又取了魚的溜

勢，溜了出去，悄悄的把門拉攏，一步一步走下樓梯去了。聽到那衰弱的腳，踏着樓梯的聲音，我覺得非常悲哀。這老年人給我的一切印象，都使我對於人生多一個反省的機會，且使我感覺到人類的關係，在某一姿態下，所謂人情的認識，全是酸辛，全是難於措置的糾葛。這人走後聽響過十二點鐘我還沒有睡覺，正思索到這些瑣碎人情上，失去了心上的平衡。忽然樓梯上有一種極輕的聲音，走近了門口，我猜得着這必定是他又來擾我了，他一定是因為我的不睡覺，所以來督促我上床了，就趕忙把桌前的燈扭小，就聽到一個低低的嘆息起自門外。我不好意思拒絕這老兵好意了，我說，「你聽吧，我事情已經做完，就要睡了。」外面沒有聲音，待一會兒我去開門，他已經早下樓去了。

經過這一次喜劇的排場，老兵性格變更了。他當真不再買酒吃了，問他爲甚麼原故，就只說市上全是搗火酒的假酒。他不再同我談女人，女客來到我處，好像也不大有興味加以注意了。他對我的工作，把往日的樂觀成分抽去，從我的工作上看我的苦悶，我不做聲時，他不大敢同我說及生活上的希望了。他把自己的夢，安置到一個新的方向上來，卻彷彿更大方更誇誕了一點，做出很高興的樣子，但心上那希望，似乎越縮越小得可憐了。他不再責備我儲蓄點錢預備留給一個家庭支配，也不對於我的衣服缺少整潔加

以非難了。

我們互相瞭解得多一點，我仍然是那麼保持到一種同世界絕緣的寂寞生活，並不因為氣候時間有所不同，在老兵那一方面，由於從我這裏，他得到了一些本來不必得到的認識，那些破滅的夢，永遠無法再用一個理由把牠重新拼合成為全圓，老兵的寂寞，比我更可憐了。關於光明生活的估計，從前完全由他提出，我雖加以否認也毫無辦法挫折他的勇氣，但後來反而需要我來為他說明那些夢的根據，如何可以做到如何可以滿意，幫助他把夢繼續來維持了。

但是那藍衣女人，預備過北平結婚去了，到我住處來辭行，老兵聽說女人又要到此吃飯，卻只在平常飯菜上加了一樣素菜，而且把菜拿來時節那種樣子，真是使人不歡的樣子。這情形只有我明白。不知為什麼，我那時反而不缺少一點愉快，因為我看到這老兵，在他名分上哀樂的認真。一些情感上的固執，絕對不放鬆，本來應當可憐他，也應當可憐自己，但因為本來就沒有對那女人作另外打算的我，因為老兵胡塗的夢，幾幾乎把我也引到煩惱裏去，如今看到這難堪的臉嘴，我好像報了小小的仇，忘記自己應當同情他了。

從此藍衣女人在我的書房絕了踪跡，而且更壞的是兩個青年男女，到天津皆被捕了。我沒有把這件事告過老兵，那老兵也從不會問到過。我明白他不但有點恨那女人，而且也似乎有點恨我的。

本來是答應同我在七月暑假時節，一塊兒轉回鄉下去，因為我已經有八年不會看過我那地方的天空，踹過我那地方的土泥，他也有了六年沒有回去了，可是到僅僅只有十八天要放假的六月初，福建方面起了戰事，他要我送他點路費，說想到南京去玩玩。我看他脾氣越來越沈靜，不能使他快樂一點，並且每天到灶間去做菜做飯，又間或因為房東娘歡喜隨手拖取東西，常常同那娘姨吵鬧。我想就儘他到南京去玩幾天也好。可是這人一去就不回來了。我不願意把他的故事結束到那戰事裏去。他並不死，如許多人一樣，還是活着，還是做他的司務長，駐紮到一個廟裏，大清早就同連上的火伕上市鎮去買菜，到相熟的米鋪去談談天，到河邊去看看船，一到了夜裏，就坐在一個子彈箱上，靠一盞滿掌紅燈照著，同排長什長算日裏的火食賬，用草紙記下那數目，為一些小小數目上的錯誤賭發著各樣的重誓，睡到硬板子的高腳牀上去，用棉絮包裹了全身，做夢必夢到同點驗委員喝酒，或下鄉去捉匪，過鄉紳家吃蒸鵝。這人應當永遠這樣活到世界

上，這人至少還應當在中國活二十年，所以他再不同我來信問候我，我總以為他仍然還是在這個世界上。

這就是我桌上有這樣一盞燈的理由了。這燈我仍然常常用牠。當我寫到我所熟習的那個世界上一切時，當我願意沈溺到那生活裏面去時節，把電燈扭熄，燃好這個燈，我的房子裏一切便失去了原有的調子，我在燈光下總彷彿見到那老兵的紅臉，還有那一身軍服，一個古典的人，十八世紀的老管家——更使我不會忘記的，是從他小小眼睛裏滾出的一切無聲音的言語。

故事說完時，穿青衣服的女人，低低的嘆了一聲氣，走過那桌子邊旁去，用纖柔的手去摩娑那盞小燈。女人稍稍吃驚了，怎麼兩年來還有油？但×是說過了的，因為在晚上，把燈燃好，就可在燈光下看到那個老行伍中人的聲音顏色。女人好奇似的說晚上要來試試看，是不是也可以看得出那司務長，顯然的事女人對於主人所說的那老兵是完全中意了。

到了晚上，×的房間裏，那舊洋燈放了薄薄光明，火頭微微的動搖，發出低微的滋滋聲音，用慣了五十枝燭光的人，在這燈光下是感到一切情調皆非常闇默模糊的。主人

×同穿青衣女人把身體擱在兩個小小圈椅裏，主人又說起了那燈，且告給女人，什麼地方是那老兵所站的地方，老兵說話時是如何神氣，這燈罩子在老兵手下是擦得如何透明清澈，桌上那時是如何混亂，……末了，他指點那藍衣女人的坐處，恰恰正是這時她的坐處。

聽到這個話的穿青衣女人，笑了又復仍然輕輕的嘆著。過了一會，忽然惋惜似的說：

「這人一定早死了！」

男子×說，「是的，這人一定死了，在穿藍衣人心中這人也死了的，但他活在你的心上，他一定還那麼可愛的活在你心上，是不是？」

「很可惜我見不著這個人。」

「他也應當很可惜不見你！」

「我願意認識他，願意同他談話，願意……」

「那有什麼用處！不是因為見到，便反而將給許多人的麻煩麼？」

女人覺得有些事情應當紅臉下來。

於是兩人在燈光中沈默下來。

另外一個晚上，那穿青衣的女人忽然換了一件藍色衣服來了，×懂得這是爲湊成那故事而來的，非常歡喜。兩人皆像這件事全爲的使老兵快樂而作的，沒有言語，年青人在一種小小惶恐情形中抱著接了吻。到後女人才覺得房中太明亮了，詢問那個燈，今晚爲什麼不放在桌上，×笑了。

「是嫌電燈光線太強麼？」

「是要司務長看另外一個穿藍衣服的人在你房裏的情形！」

聽到這個俏皮的言語，×想下樓去取燈，女人問他：

「放在樓下麼？」

「是在樓下的。」

「爲甚麼又放到樓下去？」

「那是因爲前晚上燈泡壞了不好做事，借他們樓下娘姨的，我再拿來就是了。」

「是娘姨的燈嗎？」

「不，我好像說過是老兵買的燈！」男子×加以分辯，還說，「你知道這燈是老兵

買的！」

「但那是你說的謊話！」

「若謊話比真實美麗，……並且，穿藍衣的人如今不是有一個了麼？」

女人承認「穿藍衣的雖有一個，但她將來也一定不讓老兵快樂。」

「我贊成你這個話，倘若真有這個老兵，實在不應當好了他。」

「真是一個壞人，原來說的全是空話！」

「可是有一個很關心他的聽差，而且僅僅止把這聽差的神氣樣子告給別人，就使這人對於那主人感到興味，十分同情，這壞人……！」

女人忍不住笑了。他們於是約定下個禮拜到蘇州去，到南京去，男的還答應了女人，這種旅行爲的是探聽那個老司務長的下落。

（選自從文子集）

爲一個夢寫

十九年在新月發表

八 駿 圖

「先生，您第一次來青島看海嗎？」

「先生，您要到海邊去玩，從草坪走去，穿過那片樹林子，就是海。」

「先生，您想遠遠的看海，瞧，草坪西邊，走過那個樹林子——那是加拿大白楊樹，那是銀杏樹，從那個銀杏樹夾道上山，山頭可以看海。」

「先生，他們說，青島海比一切海都不同，比中國各地方海美麗。比北戴河呢，強過一百倍；您不到過北戴河嗎？那裏海水是清的，渾的？」

「先生，今天七月五號，還有五天學校才上課。上了課，您們就忙了，應當先看看海。」

青島住宅區福山路山上，一座白色小樓房，樓下一個光線充足的房間裏，到地不過五十分鐘的達士先生，正靠近窗前眺望窗外的景緻。看房子的聽差，一面爲來客收拾房

子，整理被褥，一面就同來客攀談。這種談話很顯然是這個聽差希望客人對他得到一個好印象的。第一回開口，見達士先生笑笑不理會。順眼一看，瞅着房中那口小皮箱上面貼的那個黃色大輪船商標，覺悟達士先生是出過洋的人物了，因此就換口氣，要來客注意青島的海。達士先生還是笑笑的不說什麼，那聽差於是解嘲似的說，青島的海與其他地方的海如何不同，它很神祕，很不易懂。

分內事情作完後，這聽差搓著兩隻手，站在房門邊說：「先生，您叫我，您就按那個鈴。我名王大福，他們都叫我老王。先生，我的話您懂不懂？」

達士先生直到這個時候方開口說話：「謝謝你，老王。你說話我全聽得懂。」

「先生，我看過一本書，學校朱先生寫的，名叫投海，有意思。」這聽差老王那麼很得意的說著，笑迷迷的走了。天知道，這是一本什麼書。

聽差出門後，達士先生便坐在窗前書桌邊，開始給他那個遠在兩千里外的美麗未婚妻寫信。

瑗瑗：我到青島了。來到了這裏，一切真同家中一樣。請放心，這裏吃的住的全預備好好的——這裏有個照料房子的聽差，樣子還不十分討人厭，很歡喜說話，且歡喜在說話時使用一

些新名詞；一些與他生活不大相稱的新名詞。這聽差真可以說是個「準知識階級」，他剛剛離開我的房間。在房間幫我料理行李時，就爲青島的海，說了許多好話。照我的猜想，這個人也許從前是個海濱旅館的茶房。他那派頭很像一個大旅館的茶房。他一定知道許多故事，記著許多故事。（真是我需要的——一隻母牛——）我想當他作一冊活字典，在這裏兩個月把他翻個透熟。我窗口正望著海，那東西，真有點迷惑人！可是您放心，我不會跳到海裏去的。假若到這裏久一點，認識了它，瞭解了它，我可不敢說了。不過我若一不小心失足掉到海裏去了，我一定還將努力向岸邊洩來，因爲那時我心想起您，我不會讓海把我攫住，卻儘你一個人孤孤單單。

達士先生打量捕捉一點窗外景物到信紙上，寄給遠地那個人看看，停住了筆，擡起頭來時窗外野景便朗然入目。草坪樹林與遠海，襯托得如一幅動人的圖畫。達士先生於是又繼續寫道：

我房子的小窗口正對著一片草坪，那是經過一種精密的設計，用人工料理得如一塊美麗毯子的草坪，上面點綴了一些不知名的黃色花草，遠遠望去，那些花簡直是綉在上面。我想起家中客廳裏你作的那個小墊子。草坪盡頭有個白楊林，據聽差說那是加拿大種白楊林。林盡頭便是一片大海，顏色彷彿時時刻刻皆在那裏變化；先前看看是條深藍色緞帶，這個時節卻正

如一塊銀子。

達士先生還想引用兩句詩，說明這遠海與天地的光色。一擡頭，便看見草坪裏有個黃色點子，恰恰鑲嵌在全草坪最需要一點黃色的地方。那是一個穿著淺黃顏色袍子女人的身影。那女人正預備通過草坪向海邊走去。隨即消失在白楊樹林裏不見了。人儼然走入海裏去了。

沒有一句詩能說明陽光下那種一剎而逝的微妙感印。

達士先生於是把寄給未婚妻的第一個信，用下面幾句話作了結束。

學校離我住處不算遠，估計只有一里路，上課時，還得上一個小小山頭，通過一個長長的槐樹夾道。山路上正開著野花，顏色黃澄澄的如金子。我歡喜那種不知名的黃花。

達士先生下火車時上午×點二十分。到地把住處安排好了，寫完信，就過學校教務處去接洽，同教務長商量暑期學校十二個鐘頭講演的分配方法。事很簡便的辦完了，就獨自一人跑到海濱一個小餐館吃了一頓很好的午飯。回到住處時，已是下午×點了，便又起始給那個未婚妻寫信。報告半天中經過的事情。

瓊瓊：我已經過教務處把我那十二個講演時間排定了。所有時間皆在上午十點前。有捌個講

演，討論的問題，全是我在北京學校教過的那些東西。我不用預備就可以把它講得很好。另外我還擔任四點鐘現代中國文學，兩點鐘討論幾個現代中國小說家所代表的傾向。你想像得出，這些問題我上堂同他們討論時，一定能够引起他們的興味。今天五號，過五天方能够開學。

我應當照我們約好的辦法，白天除了上堂上圖書館，或到海邊去散步以外，就來把所見所聞一一告給你。我要努力這樣作。我一定使你每天可以接到我一封信，這信上有個我，與我在此所見社會的種種，小米大的事也不會瞞你。

我現在住處是一座外表很可觀的樓房。這原是學校特別爲幾個遠地聘來的教授布置的。住在這個房子裏一共有八個人，其餘七個人我皆不相熟。這裏住的有物理學家教授甲，生物學家教授乙，道德哲學家教授丙，史漢專家教授丁，以及六朝文學史專家教授戊等等。這些名流我還不會見面，過幾天我會把他們的神氣一一告訴你。

我預備明天方過校長處去，我明天將到他那兒吃午飯。我猜想得到，這人一見我就會說：「怎麼樣，還可……？應當邀你那個來海邊看看！我要你來這裏不是害相思病，原就只是讓你休息休息，看看海。一個人看海，也許會跌到海裏去給大魚咬掉的！」瓊瓊，你說，我應如何回答這個人。

下車時我在車站外邊站了一會兒，無意中就見到一種貼在閱報牌上面的報紙。那報紙登載著關於我們的消息。說我們兩人快要到青島來結婚。還有許多事是我們自己不知道的，也居然一行一行的上了版，印出給大家看了。那個作編輯的轉述關於我的流行傳說時，居然還附加著一個動人的標題，「歡迎周達士先生。」我真害怕這種歡迎。我擔心一會兒就會有人來找我。我應當有個什麼方法，同一切麻煩離遠些，方有時間給你寫信。你試想想看，假若我這時正坐在桌邊寫信，一個不速之客居然進了我的屋子裏，猝然發問：「達士先生，你又在寫什麼戀愛小說！你一共寫了多少；是不是每個故事都是真的？都有意義？」這詢問真使人受窘！我自然沒有什麼可回答。然而一到第二天，他們仍然會寫出許多我料想不到的事情！他們會說：達士先生親口對記者說的。事實呢，他也許就從不見過我。

達士先生離開××時，與他的未婚妻瑗瑗說定，每天寫一個信回××。但初到青島第一天，他就寫了三個信。第三個信寫成，預備叫聽差老王丟進學校郵筒裏去時，天已經快夜了。

達士先生在住處窗邊享受來到青島地方以後第一個黃昏。一面眺望窗外的草坪，那草坪正被海上夕照烘成一片淺紫色。那種古怪色澤引起他一點回憶。想起另外某一時，彷彿也有那麼一片紫色在眼底眩耀。那是幾張紫色的信箋，不會

記錯。

他打開箱子，從衣箱底取出一個厚厚的雜記本子，就窗前餘光向那個書本尋覓一件東西。這上面保留了這個人一部分過去的生命。翻了一陣，果然的，一個「七月五日」標題的記事被他找出來了。

七月五日

一切都近於多餘。因為我走到任何一處皆將為回憶所圍困。新的有什麼可以把我從泥淖裏拉出？這世界沒有「新」，連煩惱也是很舊了的東西。

讀完這個，有一點茫然自失。大致身體為長途折磨疲倦了，需要一會兒休息。

可是達士先生一顆心卻正準備到一個舊的環境裏散散步。他重新去念著那個二年前七月五日寄給南京的×請她代他過××去看看口的一個信稿。那個原信是用暗紫色紙張寫的，那個信發出時，也正是那麼一個悅人眼目的黃昏。

這幾個人的關係是×歡喜他，他卻愛口，口呢，不討厭×。

當口聽人說到×極愛達士先生時，口便說：「這真是好事情。」然而人類事情常常有其相左的地方，上帝同意的人不同意，人同意的命運又不同意。×終於懷著一點兒悲

痛，嫁給一個會計師了。X作了另外一個人的太太後，知道達士先生尚在無望無助中遣送歲月。便來信問達士先生，是不是要她作點什麼事。她很想爲他效點勞。因爲她覺得他雖不愛她，派她作點事，尚可藉此證明他還信任她。來信說得多委婉，多可憐！當時她被她一點點隱伏著的酸辛把心弄軟了，便寫了個信給X，托她去看看口。這個信不單是信任X，同時也就在告給X，莫用過去那點幻想折磨她自己。

X，你信我已見到了，一切我都懂。一切不是人力所能安排的，我們總莫過分去勉強。我希望我們皆多有一分理知，能够解去愛與憎的纏縛。

聽說你很柔順貞靜作了一個人的太太，這消息使熟人極快樂。……死去了的人，死去了的日子，死去了的事，假若還能折磨人，都不應當留在人心上來受折磨；所以不是一個善忘的人企想「幸福」，最先應當學習的就是善忘。我近來正在一種逃遁中生活，希望從一切記憶圍困中逃遁。與其儘回憶把自己弄得十分軟弱，還不如保留一個未來的希望較好。

謝謝您在來信上提到那些故事，恰恰正是我討厭一切寫下的故事的時節。一個人應當去生活，不應當儘去想像生活！若故事真如您稱讚的那麼好，也不過只證明這個拏筆的人，很願意去一切生活裏生活，因爲無用無能，方轉而來虐待那一隻手罷了。

您可以寫小說，因為很明顯的事，您是個能够把文章寫得比許多人還好的女子。若沒有這點自信力，就應當聽一個朋友忠厚老實的意見。家庭生活一切過得極有條理，拏筆本不是必需的行爲。爲你自己設想可不必拏筆，爲了讀者，你不能不拏筆了。中國還需要這種人，忘了自己的得失成敗，來做一點事情。我聽人說到你預備去當傷兵看護，實際上您的長處可以當許多男子受傷靈魂的看護，後者職務實在比你去侍候傷兵還精細在行。你不覺得您寫點文章比掉換綳帶方便些？你需要一點自覺，一點自信。

我不久或過××來，我想看看那「我極愛她她可毫不理我」的口。三年來我一切完了。我看她，若一切還依然那麼沈悶，預備回鄉下去過日子，再不想麻煩人了。我應當保持一種沈默，到鄉下生活十年，把最重要的一段日子費去。×，您若是個既不缺少那點好心也不缺少那種空閒的人，我請您去爲我看看她。我等候您一個信。您隨便給我一點見她以後的報告，對於我都應當說是今年來最難得的消息。

再過兩年我會不會那麼活著？

一切人事皆在時間下不斷的發生變化。第一，這個×去年病死了。第二，這個口如今已成達士先生的未婚妻。第三，達士先生現在已不大看得懂那點日記與那個舊信上面所有的情緒。

他心想：人這種東西夠古怪了，誰能相信過去，誰能知道未來？舊的，我們忘掉它。一定的，有人把一切舊的皆已忘掉了，卻剩下某時某地一個人微笑的影子還不能夠忘去。新的，我們以為是對的，我們想保有他，但誰能在這個人間保有什麼？

在時間對照下，達士先生點茫然自失的樣子。先是在窗邊癡著，到後來笑了。目前各事彷彿已安排對了。一個人應知足，應安分。天慢慢的黑下來，一切那麼靜。

瑗瑗：

暑期學校按期開了學。在校長歡迎宴席上，他似莊似諧把遠道來此講學的稱爲「千里馬」；一則是人人皆赫赫大名，二則是不怕路遠。假若我們全是千里馬，我們現在住處，便應當稱爲「馬房」了！

我意思與校長稍稍不同。我以為幾個人所住的房子，應當稱爲「天然療養院」，方能名實相符。你信不信？這裏的人從醫學觀點看來，皆好像有一點病。（在這裏我真有個醫生資格）！我不說過我應當極力逃避那些麻煩我的人嗎？可是，結果相反，三天以來同住的七個人，有六個人已同我很熟習了。我有時與他們中一個兩個出去散步，有時他們又到我屋子裏來談天，在短短時期中我們便發生了很好的友誼。教授丁，丙，己，戊，尤其同我要好。便因爲

這種友誼，我診斷他們是個病人。我說的一點不錯，這不是笑話。這些教授中至少有兩個人還有點兒瘋狂，便是教授乙同教授丙。

我很覺得高興，到這裏認識了這些人，從這些專家方面，學了許多應學的東西。這些專家年齡有的已經五十四歲，有的還只三十左右。正彷彿他們一生所有的只是專門知識，這些知識，有的同「歷史」或「公式」不能分開，因此爲人顯得很莊嚴，很老成。但這就同人性有點衝突，有點不大自然。一個不到三十歲的小說作家，年齡同事業，從這些專家看來，大約應當屬於「浪漫派」。正因爲他們是「古典派」，所以對我這個「浪漫派」發生了興味，發生了友誼。我相信我同他們的談話，一面在檢察他們的健康，一面也就解除了他們的「意結」。這些專家有的兒女已到大學三年級，早在學校裏給同學寫情書談戀愛了，然而本人的心，真還是天真爛漫。這些人雖富於學識，卻不曾享受過什麼人生。便是一種心靈上的欲望，也被抑制著，堵塞著。我從這兒得到一點珍貴知識，原來十多年大家叫喊著「戀愛自由」這個名詞，這些過渡人物所受的刺激，以及在這種刺激之下，藏了多少悲劇，這悲劇又如何普遍存在。瓊瑗，你以爲我說的太過分了是不是。我將把這些可尊敬的朋友神氣，一個一個慢慢的寫出來給你看。

達士

教授甲把達士先生請到他房裏去喝茶談天，房中布置在達士先生腦中留下那麼一些

印象：

房中小桌上放了張全家福的照片，六個胖孩子圍繞了夫婦兩人。太太似乎很肥胖。白麻布蚊帳裏，有個白布枕頭，上面綉著一點藍花。枕旁放了一個舊式扣花抱兜。一部疑雨集，一部五百家香豔詩。大白麻布蚊帳裏掛一幅半裸體的香煙廣告美女畫。

窗臺上放了個紅色保腎丸小瓶子，一個魚肝油瓶子，一貼頭痛膏。

教授乙同達士先生到海邊去散步。一隊穿著新式浴衣的青年女子迎面而來，切身走過。教授乙回身看了一下幾個女子的後身，便開口說：

「真希奇，這些女子，好像天生就什麼事都不必做，就只那麼玩下去，你說是不是？」

「上海女子全像不怕冷。」

「……………」

「寶隆醫院的看護，十六元一月，新新公司的賣貨員，四十塊錢一月。假若她們並不存心抱獨身主義，在貨櫃邊相攸的機會，你覺不覺得比病房中機會要多一些？」

「我不瞭解劉半農的意思。女子文理學院的學生全笑他。」

走到沙灘盡頭時，兩人便越馬路到了跑馬場。場中正有人調馬。達士先生想同教授乙穿過跑馬場，由公園到山上去。教授乙發表他的意見，認為那條路太遠，海灘邊潮水盡退，倒不如溼砂上走走有意思些。於是兩人仍回到海灘邊。

達士先生說：

「你怎不同夫人一塊來？家裏在河南，在北京？」

「小孩子讀書實在也麻煩，三個都在南開嗎？」

「家鄉無土匪倒好。從不回家，其實把太太接出來也不怎麼費事；怎麼不接出來？」

「那也很好，一個人過獨身生活，實在可以說是灑脫，方便。但是，有時候不寂寞

嗎？」

「你覺得上海比北京好？奇怪。一個二十來歲的人，若想胡鬧，應當稱讚上海。若想念書，除了北京往那裏走。你覺得上海可以——？」

那一隊青年女子，恰好又從浴場南端走回來。其中一個穿著件紅色浴衣，身材豐滿高長，風度異常動人。赤著兩隻腳，經過處，溼砂上便留下一列美麗腳印。教授乙低下頭去，從女人一個腳印上拾起一枚閃放真珠光澤的小小蚌螺殼，用手指輕輕的很情慾的拂拭著殼上黏附的砂子。

「達士先生，你瞧，海邊這個東西真美麗。」

達士先生不說什麼，只是微笑著，把頭掉向海天一方，眺望著天際白帆與煙霧。

道德哲學教授丙，從住處附近山中散步回到宿舍，差役老王在門前交給他一個紅喜帖，「先生，有酒喝！」教授丙看看喜帖是上海×先生寄來的。過達士先生房中談閒天時，就說起×先生。

「達士先生，您寫小說我有個故事給您寫。民國十二年，我在杭州××大學教書，

與×先生同事。這個人您一定聞名已久。這是個從五四運動以來有戲劇性過了好一陣熱鬧日子的人物！這×先生當時住在西湖邊上，租了兩間小房子，與一個姓口的愛人同住。各自佔據一個房間，各自有一鋪牀。兩人日裏共同吃飯，共同散步，共同作事讀書，只是晚上不共同睡覺。據說這個叫作『精神戀愛。』×先生爲了闡發這種精神戀愛的好處，同時還著了一本書，解釋它，提倡它。性行爲在社會引起糾紛既然特別多，性道德又是許多學者極熱烈高興討論的問題。當時倘若有隻公雞，在母雞身邊，還能作出一種無動於中的閑雞樣子，也會爲青年學者注意。至於一個公人，能夠如此，自然更引人注意，成爲了不起的一件大事了。社會本是那麼一個凡事皆浮在表面上的社會，因此×先生在他那分生活上，便自然有一種偉大的感覺。日子過得彷彿很充實。分析一下，也不過是佛教不淨觀，與儒家貞操說兩種鬼在那裏作祟罷了。

「有朋友問×先生，你們過日子怪清閒，家裏若有個小孩，不熱鬧些嗎？」×先生把那朋友看得很不在眼似的說，「嗨，先生，你真不瞭解我。我們戀愛那裏像一般人那種獸性；你真是——有眼不識泰山。你不看過我那本書嗎？他隨即送了那朋友一本書。」

「到後丈母娘從四川省遠遠的跑來了，兩夫婦不得不讓出一間屋子給丈母娘住。兩

人把兩鋪牀移到一個房中去，並排放下。另一朋友知道了這件事，就問他，×先生如今主張會變了吧？×先生聽到這種話，非常生氣的說，哼，你把我當成畜生！從此不再同那個朋友來往。

一過了一年，那丈母娘感覺生活太清閒，那麼過日子下去實在有點寂寞，希望作外祖母了。同兩夫婦一面吃飯，一面使用說笑話口氣發表意見，以為家中有個小孩子，麻煩些同時也一定可以熱鬧些。兩夫婦不待老母親把話說完，同聲齊嚷起來：娘，你真是無辦法。怎不看看我們那本書！兩夫婦皆把丈母娘當成老頑固，看來很可憐。以為不受過高等教育的人，除了想兒女為她養孩子含飴弄孫以外，真再也沒有什麼高尚理想可言！

一再過一陣，女的害了病；害了一種因貧血而起的某種病。×先生陪她到醫生處去診病。醫生原認識兩人，在病狀報告單上稱女的為×太太，兩夫婦皆不高興，勒令醫生另換一紙片，改為口小姐。醫生一看病人，已知道了病因所在，是在一對理想主義者，為了那點違反人性的理想把身體弄糟了。要它好，簡便得很，發展獸性自然會好！醫生有作醫生的義務，就老老實實把意見告給×先生。×先生聽完，一句話不說，拉了女的就走。女的還不明白是怎麼回事。×先生說，這傢伙簡直是一個流氓，一個瘋子，那裏

配作醫生。後來且同別人說，這醫生太不正經，一定靠賣春藥替人墮胎討生活。我要上衙門去告他。公家應當用法律取締這種壞蛋，不許他公然在社會上存在，方是道理。

「於是女人改醫生服中藥，貝母當歸煎劑吃了無數，延纏半年，終於死去了。×先生在女的墳頭立了個紀念碑，石上刻字：我們的戀愛，是神聖純潔的戀愛！當時的社會是不大吝惜同情的，自然承認了這件事。凡朋友們不同意這件事的，×先生就覺得這朋友很卑鄙醜濁，不瞭解人間戀愛可以作到如何神聖純潔與美麗，永遠不再同那個朋友往來。

「今天我卻接到這個喜帖，才知道原來×先生八月裏在上海又要同上海交際花結婚了，有意思。潮流不同了，現在一定不再那個了。」

達士先生聽完了這個故事，微笑著問教授丙：

「丙先生，我問您，您的戀愛觀怎麼樣？」

教授丙把那個紅喜帖摺疊成一個老豬頭。

「我沒有戀愛觀，我是個老人了，這些事應當是兒女們的玩意兒了。」

達士先生房中牆壁上掛了個希臘愛神照像片，教授丙負手看了又看，好像想從那大理石胴體上凹下處凸出處尋覓些什麼，發現些什麼。到把目光離開相片時，忽然發問：

「達士先生，您班上有個楊秀青，是不是？」

「真有這樣一個人。您怎麼認識她？這個女孩子真是班上頂美……」

「她是我的內姪女。」

「哦，你們是親戚！」

「這孩子還聰敏，書讀得不壞，」說著，教授丙把視線再度移到牆頭那個照片上去，心不在乎的問道，「達士先生，這照片是從希臘人的雕刻照下的嗎？」這種詢問似乎不必回答，達士先生很明白。

達士先生心想，「丙先生倒有眼睛，認識美。」不由得不來一個會心微笑。兩人於是同時皆有一個苗條圓熟的女孩子影子，在印象中晃著。

教授丁邀約達士先生到海邊去坐船。乳白色的小游艇，支持了白色三角形小帆，順著微風，向作寶石藍顏色鏡平放光的海面滑去。天氣明朗而溫柔。海浪輕輕的拍著船頭和船舷，船身略側，向前滑去時輕盈得如同一隻掠水的小燕兒。海天盡頭有一點淡紫色煙子。天空正有白鳥三五，從容向遠海飛去。這點光景恰恰像達士先生另外一個記載裏

的情形。便是那隻船，也如當前的這隻船。有一點兒稍稍不同，就是坐在達士先生對面的一個人，不是醫生，卻換了一個哲學教授了。

兩人把船繞著小青島去。討論著當年若墨醫生與達士先生尙未討論結果的那個問題，——女人，一個永遠不能結束定論的議題！

教授了說：

「大概每個人皆應當有一種轄治，方能像一個人。不管受神的，受鬼的，受法律的，受醫生的，受金錢的，受名譽的，受牙痛的，受腳氣的；必需有一點從外而來或由內而發的限制，人才能夠像一個人。一個不受任何拘束的人，表面看來極其自由，其實他做什麼也不成功。因為他不是個人。他無拘束，同時也就不會有多少氣力。

「我現在若一點兒不受拘束，一切欲望皆苦不了我，一切人事我不管，這決不是個好現象。我有時想著就害怕。我明白，我自己居然能夠活下去，還得感謝社會給我那一點拘束。若果沒有它，我就自殺了。

「若墨醫生同我在這隻小船上的座位雖相差不多，我們又同樣還不結婚。可是，他討厭女人，他說：一個女人在你身邊時折磨你的身體，離開你身邊時又折磨你的靈魂。

女子是一個詩人想像的上帝，是一個浪子官能的上帝。他口上儘管討厭女人，不久卻把一個雙料上帝弄到家中作了太太，在裙子下討生活了。我一切恰恰同他相反。我對女人，許多女人皆發生興味。那些肥的，瘦的，有點兒裝模作樣或是勢利淺浮的，似乎只因爲她們是女子，有了女子的好處，也有女子的弱點，我就永遠不討厭她們。我不能說出若墨醫生那種警句，卻比他更瞭解女子。許多討厭女子的人，皆在很隨便情形下同一個女子結了婚。我呢，我歡喜許多女人，對女人永遠傾心，我卻再也不會同一個女人結婚。

「照我的哲學崇虛論來說，我早就應當自殺了。然而到今天還不自殺，就虧得這個世界上尚有一些女人。這些女人我皆很情慾的愛著她們。我在那種想像荒唐中瘋人似的愛著她們。其中有一個我尤其傾心，但我卻極力制止我自己的行爲，始終不讓她知道我愛她。我若讓她知道了，她也許就會嫁給我。我不預備這一著。我逃避這一著。我只想等到她有了四十歲，把那點女人極重要的光彩大部分已失去時，我再去告她，她失去了的，在我心上還好好的存在。我爲的是愛她，爲的是很情慾的愛她，總覺得單是得到了她還不成，我便儘她去嫁給一個明明白白一切皆不如我的人，使她同那男子在一處消磨盡這個美麗生命。到了她本身已衰老時，我的愛一定還新鮮而活潑。」

「您覺得怎麼樣，達士先生？」

達士先生有他的意見：

「您的打算還仍然同若墨醫生差不多。您並不是在那裏創造哲學，不過是在那裏被哲學創造罷了。您同許多人一樣，放遠期賬，表示遠見與大膽，且以爲將來必可對本翻利。但是您的賬放得太遠了，我爲您擔心。這種投資我並無反對理由，因爲各人有各人耗費生命的權利和自由，這正同我打量投海，覺得投海是一種幸福時，您不便干涉一樣。不過我若是個女人，對於您的計劃，可並無多少興味。您有哲學，卻缺少常識。您以爲您到了那個年齡，腦子尙能有如今這樣充滿幻想，且以爲女子到了四十歲，也還會如十八歲時那麼多情善感。這真是胡塗。我敢說您必輸到這上面。您若有興味去看一本關於××的書籍，您會覺得您那哲學必需加以小小修改了。您愛她，得給她。這是自然的道理。您愛她，使她歸您，這還不夠，因爲時間威脅到您的愛，便想違反人類生命的秩序，而且說這一切皆爲女人著想。我看看，這同束身纏腳一樣，不大自然，有點殘忍。」

「你以爲這個事太不近情，是不是？我們每一個人皆可聽憑自己意志建築一座禮拜

堂，供奉自己所信仰的那個上帝。我所造的神龕，我認爲是世界上最美麗的神龕。這事由你看來，這麼辦耗費也許大一點。可是戀愛原本就是一種奢侈的行爲。這世界正因爲吝嗇的人太多了，所以凡事皆做不好。我覺得吝嗇原隣於愚蠢。一個人想把自己人格放光，照耀藍空，眩人眼目如金星，愚蠢人決做不出。」

「您想這麼作是中了戲劇的毒。您能這麼作可以說是很會演劇的天才。我應當承認您的聰明。」

「您說對了。我是在演劇。很大膽的把角色安排下來，我期待的就正是在全劇進行中很出衆，然而近人情，到重要時忽然一轉，尤其驚人。」

達士先生說：

「說得對。一個人若真想把自已全生活放在熱鬧緊張場面上發展，放在一種變態的不自然的方法中去發展，從一個藝術家眼裏看來，沒有反對的道理。一切藝術原皆不容許平凡。不過仍然用演戲取譬，你想不到時間太久了一點，您那個女角，能不能支持得下去？世界上儘有許多女人在某一時具有爲詩人與浪子拜倒那個上帝的完美，但決不能持久。您承認她們到某一時會把生命光彩失去，卻不想想一個表面失去了光彩的女

人，還剩下一些什麼東西。」

「那你意思怎麼樣？」

「愛她，得到她。愛她，一切給她。」

「愛她，如何能長久得到她？一切給她，什麼是我？若沒有我，怎麼愛她？」

達士先生知道教授戊是個結了婚後一年又離婚的人，想明白他對於這件事的意見同感想。下面是教授戊的答案：

女人，多古怪的一種生物！你若說「我的神，我的王后，你瞧，我如何崇拜你！讓莎士比亞的胸襟爲一個女人而碎罷，同我來接一個吻！」好辭令。可是那地方若不是戲臺，卻只是一個客廳呢？你將聽到一種不大自然的聲音，（她們照例演戲時還比較自然，）她們必回答你說：「不成，我並不愛你。」好，這事也就那麼完結了。許多男子就那麼離開了她的愛人，男的當然便算作失戀。過後這男子事業若不大如意，名譽若不大好，這些女人將那麼想：「我幸好不會上當。」但是，另外某種男子，也不想作莎士比亞，說不出那麼雅緻動人的話語。他要的只是機會。機會許可他傍近那個女子身邊時，

他什麼空話都不必說，就默默的吻了女人一下。這女子在驚慌失措中，也許一伸手就打了他一個耳光。然而男子不作聲，卻索性抱了女子，在那小小嘴唇上吻個一分鐘。他始終沒有說話，不爲行爲加以解釋。他知道這時節本人不在議會，也不在課室。他只在作一件事！結果，沈默了。女人想：「他已吻過我了。」同時她還知道了接吻對於她毫無什麼損失。到後，她成了他的妻子。這男人同她過日子過得好，她十年內就爲他養了一大羣孩子，自己變成一個中年胖婦人；男子不好，她會解說：這是命。

是的，女人也有女人的好處。我明白她們那些好處。上帝創造她們時並不十分媽虎，既給她們一個精緻柔軟的身體，又給她們一種知足知趣的性情，而且更有意思，就是同時還給她們創造一大羣自作多情又癡又笨的男子，因此有戀愛小說，有詩歌，有失戀自殺，有——結果便是女人在社會上居然佔據一種特殊地位，彷彿凡事皆少不了女人。我以爲這種安排有一點錯誤。從我本身起始，想把女人的影響，女人的牽制，尤其是同過家庭生活那種無趣味的牽制，在擺得開時乘早擺開。我就這樣離了婚。

達士先生向草坪望着，「老王，草坪中那黃花叫什麼名？」

老王不會聽到這句話，不作聲。低頭作事。

達士先生又說，「老王，那個從草坪裏走來看庚先生的女人是什麼人？」聽差老王一面收拾書桌一面也舉目從窗口望去，「××女子中學教書先生。長得很好，是不是？」說著，又把手向樓上指指，輕聲的說，「快了，快了。」那意思似乎在說兩人快要訂婚，快要結婚。

達士先生微笑著，「快什麼了？」

達士先生書桌上有本老舍作的小說，老王隨手翻了那麼一下，「先生，這是老舍作的，你借我這本書看看好不好？怎麼這本書名叫離婚？」

達士先生好像很生氣的說：

「怎麼不叫離婚？我問你，老王。」

樓上電鈴忽響，大約在樓上的教授庚，也在窗口望見了經草坪裏通過向寄宿舍走來的女人了，呼喚聽差預備一點茶。

達士先生：

你給我爲歷史學者教授辛畫的那個小影，我已見到了。你一定把它放大了點。你說到他向你說的話，真不大像他平時爲人。可是我相信你畫他時一定很忠實。你那枝筆可以擔保你的觀察正確。這個速寫同你給其他先生們的速寫一樣，各自有一種風格，有一種躍然紙上的動人風格，我讀他時非常高興。不過我希望你……，因爲你應當記得住，你把那些速寫寄給什麼人。教授辛簡直是個瘋子。

你不說宿舍裏一共有八個人嗎？怎麼始終不告給我第七個是誰。你難道半個月以來還不同他相熟？照我想來這一定也有點原因。好好的告給我。

天保佑你。

瑗瑗

達士先生每當關著房門，記錄這些專家的風度與性格到一個本子上去時，便發生一種感想：「沒有我這個醫生，這些人會不會發瘋？」其實這些人永遠不會發瘋，那是很明白的。並且發不發瘋也並非他注意的事情，他還有許多必需注意的事。

他同情他們，可憐他們。因爲他自以爲是個身心健康的人。他預備好好的來把這些人物安排在一個劇本裏，這自以爲醫治人類靈魂的醫生，還將爲他們指示出一條道路，

是凡不能安身立命的中年人，應勇敢走去的那條道路。他把這件事，描寫得極有趣味的寄給那個未婚妻去看。

但這個醫生既感覺在爲人類盡一種神聖的義務，發現了七個同事中有六個心靈皆不健全，便自然引起了注意另外那一個健康人的興味。事情說來希奇，另外那個人竟似乎與他「無緣」。那人的住處，恰好正在達士先生所住房間的樓上，從××大學歡迎宴會的機會中，那人因同達士先生座位相近，×校長短短的介紹，他知道那是經濟學者教授庚。除此以外，就不能再找機會使兩人成爲朋友了。兩人不能相熟自然有個原因。達士先生早已發現了，原來這個人精神方面極健康，七個人中祇有他當真不害什麼病。這件事得從另外一個人來證明，就是有一個美麗女子常常來到寄宿舍，拜訪經濟學者庚。

有時兩人在房子裏盤桓，有時兩人就在窗外那個銀杏樹夾道上散步。那來客看樣子約有二十五六歲，同時看來也可以說只有二十來歲。身材面貌皆在中人以上。最使人不容易忘記，就是一雙詩人常說「能說話能聽話」的那種眼睛。也便是這一雙眼睛，因此使人估計她的年齡，容易發生錯誤。

這女人既常常來到宿舍，且到來以後，從不聞一點聲息，彷彿兩人只是默默的對坐著。看情形，兩個人感情很好。達士先生既注意到這兩個人，又無從與他們相熟，因此在某一時節，便稍稍濫用一個作家的特權，於一瞥之間從女人所得的印象裏，想像到這個女子的出身與性格，以及目前同教授庚的關係。

這女子或畢業於北平故都的國立大學，所學的是歷史，對詩詞具有興味，因此詞章知識不下於歷史知識。

這女子在家庭中或為長女。家中一定是個紳士門閥，家庭教育良好，中學教育也極好。從×大學歷史系畢業後，就來到××女子中學教書，每星期約教十八點鐘課，收入約一百元左右。在學校中很受同事與學生敬愛，初來時，且間或還會有一個冒險的，不大知趣的，山東籍國文教員，給她一種不甚得體的慫恿。然而那一種端靜自重的外表，卻制止了這男子野心的擴張。還有個更重要的原因，便是北京方面每天皆有一個信給她，這件事從學校同事看來，便是「有了主子」的證明，或是一個情人，或是一個好友，便因為這通信，把許多人的幻想消滅了。這種信從上禮拜起始不再寄來，原來那個寫信人教授庚已到了青島，不必再寫什麼信了。

這女人從不放聲大笑，不高聲說話，有時與教授庚一同出門，也靜靜的走去，除了脚步聲便毫無聲響。教授庚與女人的沈默，證明兩人正愛著，而且貼骨貼肉如火如荼的愛著。惟有這種證候中，兩個人才能夠如此沈靜。

女人的特點是一雙眼睛，它彷彿總時時刻刻警告人，提醒人。你看她，它似乎就在說：「您小心一點，不要那麼看我。」一個熟人在她面前說了點放肆話，有了點不莊重行動，它也不過那麼看看。這種眼光能制止你行爲的過分，同時又儼然在獎勵你手足的撒野。它可以使俏皮角色誠實穩重，不敢胡來亂爲，也能使老實人發生幻想，貪圖進取。它彷彿永遠有一種羞怯之光；這個光既代表貞潔，同時也就充滿了情欲。

由於好奇，或由於與好奇差不多的原因，達士先生願意有那麼一個機會，多知道一點點這兩人的關係。因爲照他的觀察來說，這兩人關係一定不大平常，其中有問題，有故事。再則女的那一部分靜實在吸引他，使他覺得非多知道她一點不可。而且彷彿那女人的眼光，在達士先生腦子裏，已經起了那麼一種感覺：「先生，我知道你是誰。我不討厭你。到我身邊來，認識我，崇拜我，你不是個胡塗人，你明白，這個情形是命定的，非人力所能抗拒的。」這是一種挑戰，一種沈默的挑戰，然而達士先生卻無所謂的。

他不過有點兒好奇罷了。

那時節，正是國內許多刊物把達士先生變愛故事加以種種渲染，引起許多人發生興味的時節。這個女人必知道達士先生是個什麼人，知道達士先生行將同誰結婚，還知道許多達士先生自己也不知道的事情，就是那種按照上海流行風氣，失去真實性的某一種鋪排得極其動人的謠言。

達士先生來到青島的一切見聞，皆告訴給那個未婚妻，上面事情同一點感想，卻保留在一個日記本子上。

達士先生有時獨自在大草坪散步，或從銀杏夾道上山去看海，有三四次皆與那個經濟學者一對碰頭。這種不期而遇也可以說是什麼人有意安排的。相互之間雖只隨隨便便那麼點一點頭各自走開，然而在無形中卻增加了一種好印象。當達士先生從那個女人眼睛裏再看出一點點東西時，他逃避了那一雙稍稍有點危險的眼睛，散步時走得更遠了一點。

他心想：「這真有點好笑。若在一年前，一定的，目前的事會使我害一種很厲害的

病。可是現在不礙事了。生活有了免疫性，那種令人見寒作熱的病皆不至於上身了。」他覺得他的逃避，卻只是在那裏想方設法使別人不至於害那種病。因為那個女人原不宜於害病，那個教授庚，能夠不害那一種病，自然更好。

可是每種人事原來皆儼然被一隻看不見的手所安排。一切事皆在湊巧中發生，一切事皆在意外情形下變動。××學校的暑期學校演講行將結束時，某一天，達士先生忽然得到一個不具名的簡短信件，上面只寫著這樣幾句話：

學校快結束了，捨得離開海嗎？（一個人）

一個什麼人？真有點離奇可笑。

這個怪信送到達士先生手邊時，憑經驗，可以看出寫這個信的人是誰。這是一顆發抖的心同一隻發抖的手，一面很羞很怯，又一面在狡猾的微笑，把信寫好親自付郵的。不管這個人是誰，不管這信寫得如何簡單，不管寫這個信的人如何措辭，達士先生皆明白那種來信表示的意義。達士先生照例不聲不響，把那種來信擱在一個大封套裏。一切如常，不覺得幸福也不覺得驕傲。間或也不免感到一點輕微惆悵。且因為自己那分冷

靜，到了明知是誰以後，表面上還不注意，彷彿多少總辜負了面前那年青女孩子一分熱情，一分友誼。可是這仍然不能給他如何影響。假若沈靜是他分內的行爲，他始終還保持那分沈靜。達士先生的態度，應當由人類那個習慣負一點責。應當由那個拘束人類行爲，不許向高尚純潔發展，制止人類幻想，不許超越實際世界，一個有勢力的名辭負點責。達士先生是個訂過婚的人。在「道德」名分下，把愛情的門鎖閉，把另外女子的一切友誼拒絕了。

得到那個短信時，達士先生看了看，以爲這一定又是一個什麼自作多情的女孩子寫來的。手中拈著這個信，一面想起宿舍中六個可憐的同事，心中不由得不侵入一點憂鬱。「要它的，它不來；不要的，它偏來。」這便是人生？他於是輕輕的自言自語說：「不走，又怎麼樣？一個真正古典派，難道還會成一個病人？便不走，也不至於害病！」很的確，就因事留下來，縱不走，他也不至於害病的。他有經驗，有把握，是個不怕什麼魔鬼誘惑的人。另外一時他就站過地獄邊沿，也不眩目，不發暈。當時那個女子，卻是個使人值得向地獄深窅躍下的女子。他有時自然也把這種近於挑戰的來信，當成青年女孩子一種大膽妄爲的感情的遊戲，爲了訓練這些大膽妄爲的女孩子，他以爲不

作理會是一種極好的處置。

瑗瑗：

我今天晚車回××。達。

達士先生把一個簡短電報親自送到電報局拍發後，看看時間還只五點鐘。行期既已定妥，在青島勾留算是最後一天了。記起教授乙那個神氣，記起海邊那種蚌殼。當達士先生把教授乙在海邊拾蚌殼的一件事情告給瑗瑗時，回信就說：不要忘記，回來時也爲我帶一點點蚌殼來，我想看看那個東西！

達士先生出了電報局，因此便向海邊走去。

到了海水浴場，潮水方退，除了幾個騎馬會的外國人騎著黑馬在岸邊奔跑外，就只有兩個看守浴場工人在那裏收拾游船，打掃砂地。達士先生沿著海灘走去，低著頭尋覓這種在白砂中閃放珍珠光的美麗蚌殼。想起教授乙拾蚌殼那副神氣，覺得好笑。快要走到東端時，忽然發現溼砂上有誰用手杖斜斜的劃著兩行字迹，走過去看看，只見砂上那麼寫著：

這個世界也有人不瞭解海，不知愛海。也有人瞭解海，不敢愛海。

達士先生想想那個意思，笑了。他是個辨別筆迹的專家，認識那個字迹，懂得那個意義。看看潮水的印痕，便知道留下這種玩意的人，還剛剛離此不久。這倒有點古怪。難道這人就知道達士先生今天一早上會來海邊，恰好先來這裏留下這兩行字迹？還是這人每天皆來到海邊，寫那麼兩行字，期望有一天會給達士先生見到？不管如何，這方式顯然的是在大膽妄為以外，還很機伶的狡猾，達士先生皺眉頭看了一會，就走開了。一面仍然低頭走去，一面便保護自己似的想道：「鬼聰明，你還是要失敗的。你太年輕了，不知道一個人害過了某種病，就永遠不至於再傳染了！你真聰明，你這點聰明將來會使你在另外一件事務上成就一件大事業，但在如今這件事情上，應當承認自己賭輸了！這事不是你的錯誤，是命運。你遲了一年。……」然而不知不覺，卻面著大海一方，輕輕的抒了一口氣。

不瞭解海，不愛海，是的。瞭解海，不敢愛海，是不是？

他一面走一面口中便輕輕數著，「是——不是？不是——是？」

忽然間，砂地上一件新東西使他楞住了。那是一對眼睛，在溼砂上畫好的一對美麗的眼睛。旁邊還那麼寫著：「瞧我，你認識我！」是的，那是誰，達士先生認識得很清楚的。

一個爬砂工人用一把平頭鏟沿著海岸走來，走過達士先生身邊時，達士先生趕著問：「慢點走，我問你，你知不知道這是誰畫的？」說完他把手指著那些騎馬的人。那工人卻糾正他的錯誤，手指著山邊一堵淺黃色建築物，「哪，女先生畫的！」

「你親眼看見是個女先生畫的？」

工人看看達士先生，不大高興似的說，「我怎不見？」

那工人說完，揚揚長長的走了。

達士先生在那砂地上一對眼睛前站立的一分鐘，仍然把眉頭略微皺了那麼一下，沈默的沿海走去了。海面有微風皺著細浪。達士先生彎腰拾起了一把海砂向海中拋去。

「狡猾東西，去了吧。」

十點二十分鐘達士先生回到了宿舍。

聽差老王從學校把車票取來，告給達士先生，晚上十一點二十五分開車，十點半上

車不遲。

到了晚上十點鐘，那聽差來問達士先生，是不是要他把行李先送上車站去。就便還給達士先生借的那本離婚小說。達士先生會心微笑的拿起那本書來翻閱，卻給聽差一個電報稿，要他到電報局去拍發。那電報說：

環環：我害了點小病，今天不能回來了。我想在海邊多住三天；病會好的。達士。

一件真實事情，這個自命爲醫治人類魂靈的醫生，的確已害了一點兒很蹊蹺的病。這病離開海，不易痊愈的，應當用海來治療。

取自文學五卷二號廿四年八月份載出

在青島福山路山大宿舍寫

卅年一月十四校改時在昆明

若墨醫生

我抽屜裏多的是朋友們照片，有一大半人是死去了的。那些還好好活著的人，檢察我的珍藏，發現了那些死人照片混和他自己照片放在一處時，常常顯出些驚訝而不高興的神氣。他們在記憶裏保留朋友的印象，大致也分成死活貧富等等區別，各貯藏在一個地方不相混淆。我的性情可不甚習慣於這樣分類。小孩子相片我這裏也很多，這些小孩子有在家中受媽媽爸爸照料得如同王子公主，又有寄養在孤兒院幼稚園裏的。其中一些是爸爸媽媽爲了人類遠景的傾心、年紀青青的就爲人類幸福犧牲死去，世界上再沒有什麼親人了，我便常常把他們父母的遺影，同他的小相片疊在一處，讓這些孤兒同他媽媽爸爸獨佔據一個空著的抽屜角隅裏，我似乎也得到了一點安慰。我一共有四個抽屜安置照片，這種可憐的家庭照片便佔據了我三個抽屜。

可是這種照片近來又多了一份，這是若墨大夫同他的太太以及女兒小青三人一組的。

那個醫生同他的太太，爲了同一案件於最近在漢口地方死去了，小青就是這兩個人的。一個不滿半周歲的女孩。這女孩的來源同我現在住處有些關係，同我也還有些關係。事情在回憶裏增人惆悵，當我把這三個人一組一共大小七張照片排列到桌上，從那些眉眼間去搜索過去的業已在這世界上消滅無餘，卻獨自存在我記憶裏的東西時，我的感情爲那些記憶所圍困了。活得比人長久一點可真是一件怕人的事情，因爲一切死去了的都有機會排日重新來活在自己記憶裏，這實在是一種沈重的擔負。死去的友誼，死去的愛情，死去的人，死去的事，還有，就是那些死去了的想像，有很多時節也居然常常不知顧忌的擾亂我的生活。尤其是最後一件，想像，無限制的想像，如像糾纏人的一羣蜂子！爲甚麼我會爲這些東西所包圍呢？因爲我這個人的生活，是應照流行的嘲笑，可呼之爲理想主義者的！

我有時很擔心，倘若我再活十年，一些友誼感情上的擔負，再加上所見所聞人類多少喜劇，悲劇，珍貴的，高尚的，愚蠢的，下流的，種種印象，我的神經會不會壓壞？事實呢，我的神經似乎如一個老年人的脊梁，業已那麼彎曲多日了。

十六個月以前……

一隻白色的小艇，支持了白色三角小篷，出了停頓小艇的平塢後，向作寶石藍顏色放光的海面滑去，風極清和溫柔，海浪輕輕的拍著船頭船舷，船身側向一邊，輕盈的如同一隻掠水的燕子。我那時正睡在船中小桅下，用手抱了後腦，游目看天上那些與小艇取同一方向競走的白雲。朋友若墨大夫，臉龐圓圓的，紅紅的，口裏含了煙斗，穿一件翻領襯衫，黃色短褲下露出那兩隻健康而體面的小腿，略向兩邊分開；一手把舵，一手扣著掛在舷旁銅鉤上的帆索，目不旁瞬的眺望前面。

前面只是一片平滑的海，在日光下閃放寶石光輝，海盡頭有一點淡紫色煙子，還是半點鐘以前一隻出口商輪殘留下來的東西。朋友像在那裏用一個船長負責的神氣駕駛這隻小艇，他那種認真態度，實在有點裝模作樣，比他平時在解剖室用大刀小刀開割人身似乎還來得不兒戲，我望到這種情形時，不由得不笑了。我在笑中夾雜了一點嘲弄意味，讓他看得明白，因為另外還有一種理由，使我不得不如此。

他見到我笑時先不理會，後來把眼睛向我眨了一眨，用腿夾定舵把，將煙咀從口中掏出。

我明白他開始又要向我戰爭了。這是老規矩，這個朋友不說話時，他的煙斗卽或早已熄滅，還不大容易離開嘴上的。夜裏睡覺有時也咬著煙斗，因此枕頭被單皆常常可以發現小小窟窿，來到青島同我住下時，在他牀邊我每夜總爲他安置一杯清水，便是由於他那個不可救藥的習慣。預備煙灰燒了什麼時節消防小小火災用的。這人除了吃飯不得不勉強把煙斗擱下以外，我就只看到他用口舌激烈戰爭時，才願意把煙斗從口中掏出。

自然的，人類是古怪的東西，許多許多人的口大都有有一種特殊嗜好，有些人歡喜嚼咬自己的手指，有些人歡喜嚼點字紙，有些人又歡喜在他口中塞上一點草類，特別是屬於某一些女人的某一種荒唐傳說，凡是這樣差不多都近於必需的。獸物中只有馬常常得吃一點草，是不是從這裏我們就可以證明某一些人的祖先同馬有一種血緣？關於這個我的一位談進化論的朋友一定比我知道較多，我不敢說什麼外行話。至於我這位歡喜煙斗的朋友，他的嗜好來源卻爲了他是一個醫生。自從我認識他，發現了他的嗜好以後，第一件事就是覺得一隻煙斗把他變的嚴肅起來不大合理。一個醫生的身分雖應當沈著一點，嚴肅一點，其實這人的性情同年齡還不許可他那麼過日子下去。他還不到三十歲，還不結婚，爲了某種理由，我總打量應得多有些機會取掉他那煙斗才好。我爲這件事出

了好些主意，當我明白只有和這位朋友辯論什麼，才能把他煙斗離開他的嘴邊後，老實說，只爲了憐憫我贈給他那一隻煙斗被噙被咬，我已經就應當故意來同朋友辯論些漫無邊際的問題了。

我相信我作的事並沒有什麼錯誤，因爲一則從這辯論中我得了許多智慧，一種從生理學，病理學，化學，各樣見地對於社會現象有所說明的那些智慧，另一時用到我的工作上不無益處，再則，就是我把我的朋友也弄得年輕活潑多了。這次他遠遠的從北京地方跑來，雖名爲避暑，其實時間還只五月，去逃避暑熱的日子還早，使他能夠放下業務到這兒來，大多數還是由於我們辯論的結果。這朋友當今年二月春天我到北京時，已被我用語言稍稍搖動了他那忠於事務忠於煙斗的固持習慣，再到後來兩人一分手，又通了二次信，總說他爲那「煙斗」同「職業」所束縛，使他過的日子同老人一樣，論道理很說不去。他雖然回了我許多更長的信，說了更多擁護他自己習慣的話語，可是明明白白，到底他還是爲我所戰敗，居然來到青島同我住下了。

到青島時天氣還不很熱，帶了他各處山頭海岸跑了幾天，把各處地方全跑到了，兩人每天早上就來到海邊駕駛游艇，黃昏後則在住處附近一條很僻靜的槐樹夾道去散步，

不拘在船中或夾道中，除了說話時他的煙斗總仍然保留原來地位。不過由於我處處激他引他，他要說的話似乎就越來越多，煙斗也自然而然而離開嘴邊常在手上了，這醫生青春的風儀，因為他嘴邊的煙斗而失去，煙斗離開後，神氣即刻就風趣而年青了。

關於一切議論主張同朋友比較起來，我的態度總常常是站在感情的，急進的，極左的，幻想的，對未來有所傾心，憎惡過去否認現在方面而說話的。醫生一切恰恰相反，他其所以表示他完全和我不同，正為的是有意要站在我的對方，似乎盡職，又似乎從中可以得到一些快樂。因為給他快樂使他年青一點，我所以總用言語引導他，斷不用言語窘迫他。

這時這個大夫當真要說話了，由於我的笑，他明白那笑的含意。清晨的空氣使他青春的熱力顯現於辭氣之間。

「你笑什麼？一個船長不應當那麼駕駛他的船嗎？」

「我承認一個船長應當那麼認真去駕篷掌舵，」我說的只是半句話，意思以為他不是船長。我希望聽聽這個朋友食飽睡足以後為初夏微涼略澀的海上空氣所興奮而生的議論。但這時節小艇被一陣風壓偏了一下，為了調整船身的均衡與方向，須把三角篷略

略收束，繩索得拉緊一點，因此朋友的煙斗又上口了。

我接著就說：

「讓他自由一點，有什麼要緊？海面那麼無邊際的寬闊，那麼溫和與平靜，應當自由一點！我們不是承認過：感情這東西，有時也不妨散步到正分生活以外某種生活上去嗎？醫生是你的職業，那件事情你已經過分的認真了，你得在另外一件事情上，或另外一種想像上，放蕩灑脫一點！我不覺得嚴肅適宜於作我們永遠的伴侶，尤其是目的以外的嚴肅！」

我的意思原就指的只是駕船，若想從這平滑的海面上得到任意而適的充分快樂，以爲嚴肅是不必需的。

醫生稍稍誤會了我的意思，把煙斗一抓，「不能同意！」

他說那一句話的神氣，是用一種戲劇名角，一種省議會強健分子，那類人物的風度而說的。這是他一種習慣，照例每聽到我用一個文學者所持的生活多元論而說及什麼時，彷彿即刻就記起了他是醫生，而我卻是一個神經不甚健康的人，他是科學的，合理的，而我卻是病態的，無責任心的，他爲了一種義務同成見，總得從我相反那個論點上

來批駁我，糾正我，同時似乎也救濟了我。卽或這事到後來他非完全同意不可，當初也總得說「不能同意」。我理解他這點用意，卻歡喜從他一些相反的立論上，看看我每一個意見受試驗批判的原因，且得到接近一個問題一點主張的比較真理。

我說，「那麼，你說你的意見。我希望你把那點有學院氣大夫氣的人生態度說說。」他業已把煙斗送到嘴邊又重新取出了。

「感情若容許我們散步，我們也不可缺少方向的認識。散步卽無目的，但得認清方向。放蕩灑脫只是疲倦的表示，那是人生某一時對道德責任鬆弛後的一種感覺，這自然需要的，可完全不是必需的！多少懶惰的人，多少不敢正視人生的人，都借了瀟灑不羈脫然無累的人生哲學活著在世界上！我們生活若還有所謂美處可言，只是把生命如何應用到正確方向上去，不逃避一切人類向上的責任，組織的美，秩序的美，才是人生的美！生命可尊敬處同可贊賞處，全在他魄力的驚人；表現魄力是什麼？一個詩人很嚴肅的選擇他的文字，一個畫家很嚴肅的配合他的顏色，一個音樂家很嚴肅的注意他的曲譜，一個思想家嚴肅去思索，一個政治家嚴肅的處理當前難題。一切偉大製作皆產生於不見戲。一個較好的笑話，也就似乎需要嚴肅一點才說得動人。一切高峯皆由於認真纔

能達到。誰能缺少這兩個字？人人都錯誤的把快樂幸福同嚴肅認真對立，多以爲快樂是無拘束的任性，幸福是自由，嚴肅同認真，卻是毫無生趣的死呆。嚴肅成就一切，牠的對面只是輕浮，至於快樂和幸福，總常常包含了嚴肅和輕浮兩者而言；輕浮的快樂，平常人同女子，纔用得著的一種東西，至於一個有希望的男子，像樣的男子，他不會要這一個的！他一切儘管嚴肅認真，從深淵裏探索他所需要的東西，他有他那一分孤獨偉大的樂趣！你想想，在你生活中缺少了嚴肅，你能思索什麼，能寫作什麼？……」

他的辯論原來是不大高明的，他能說一切道理，似乎是由於人太誠實，就常常互相矛盾。他只知道取我相反的路線，卻又常常不知不覺間引用我另一時另一事他中意的見解來批駁我。先前我常是領導他，幫助他，使他能在「科學的」立腳點上站穩，到後來就站穩了。站穩以後慢慢的他自己也居然可以守著他的壁壘，根據他的所學，對於我主張上某一些弱點能夠有所啓示糾正，因此間或我也有被他難倒的時候了。

但這次他可錯了。大體是這個大夫早上爲我把了一陣脈，由於我的神經不大健全，關心到我的靈魂也有了些毛病，他臨時記起他作醫生的責任，故把話說得稍多了一點。並且他說到後來有了矛盾，忘記了某一部分見解，就正是我前些日子說到的話，無意中

記憶下來，且用來攻打我，使我覺得十分快樂。這個人的可愛處，原來就是生活那麼科學，議論卻那麼瀟灑。他簡直是太天真了。

我含笑說：「醫生，你自己矛盾了。你這算是反對我還是承認我？你對於嚴肅作了很多的解釋，自己的意見不夠，還把我的也引用了。你不能同意我究竟是那幾點？我要說，我可不能同意你的！就因為我現在提到的，只是你駕船管舵的姿勢，不是別一件事。你不覺得你那種裝模作樣好笑嗎？你那麼嚴肅的口啣煙斗，方正平實的坐到那裏，是不是妨礙了我們這一隻小小游艇隨風而駛飄泊海上的輕鬆趣味？我問你就是這件事，你別把話說得太遠。議論不能離題太遠，正如這隻小船你不能讓牠離岸太遠：一遠了，我們就都不免有點胡塗了。」

同時他似乎也記起他理論的來源了，笑了一陣，「這不行，咱們把軍器弄錯了。我原來拏得是你的盾牌，——你才真是理論上主張認真的一個人！不過這也很好，你主張生活認真，我卻行爲認真；你想像嚴肅，我卻行動嚴肅。」

「那麼，究竟誰是對的：你說，你說。」

「要我說嗎！我們都是對的，不過地位不同，觀點各異罷了。且說船罷，你知道駕

船，但並不駕船。你不妨試試來坐在舵邊，看看是不是可以隨隨便便，看看照到你自由論者來說，不取方向的辦法，我們這船能不能繞那個小島一周，再泊近那邊浮筒。這是不行的！」

我看到他又像要把煙斗放進嘴裏去的神氣，我就說，「還有下文？」

「下文多著，」他一面把煙斗在船舷輕輕的敲著一面說，「中國國家就正因為毫無目的，飄泊無歸，大有不知所之的樣子，到如今弄得掌舵的人無辦法，坐船的人也無辦法。大家只知道羨慕這個船，仇視那個船，自己的卻取自由任命主義，看看已經不行了，不知道如何幫助一下掌舵的人，不知如何處置這當前的困難，大家都為這一隻載了全個民族命運向前駛去的大船十分著急，卻不能夠盡任何力量把牠從危險中救出。為甚麼原因！缺少認真作事的人，缺少認真思索的人，不只駕船的不行，坐船的也不行。坐船的第一就缺少一分安靜，譬如說，你只打盪在這小船上跳舞，又不看前面，又不習風向，只管跳舞，只管分派我向這邊收帆，向那邊撥舵，我縱十分賣氣力照管這小船小帆，我們還是不會安全達到一個地方！」

這種承認現在統治者的合法，而且信賴他，仍然是醫生爲了他那點醫生的意識，向

我使用手術方法。

我說，「說清楚點，你意思以為中國目前情形，是掌舵的不行，還是坐船的搗亂？」

「除了風浪太大，沒有別的原因。中國雖像一隻大船，但是一堆舊木料舊形式媽媽虎虎東成一把的木筏，而且從閉關自守的湖泊裏流出到這驚濤駭浪的大海裏來，坐船的不見過風浪，掌舵的又太年青，大家慌亂失措，結果就成了現在樣子了。」

「那麼，未來呢！」

「未來誰知道？醫生就從不能斷定未來的。且看現在罷，要明白將來，也只有檢察現在。現在正像一個病人，只要熱度不增加到發狂眩暈程度，還有辦法！」

醫生見我把手伸出船舷外邊去玩弄海水，擔心轉篷時軋著了手，就把手揚揚，「喂，坐船的小心點，把手縮回來罷。一切聽掌舵的指揮，不然就會鬧出危險！」

我服從了他的命令，縮回手來，仍然抱了頭部。因為望到他並沒有把煙斗塞進嘴裏的意思，就不說什麼，知道他還有下文的。

「中國坐船的大家規規矩矩相信掌舵的能力，給他全部的信任，中國不會那麼糟！」

我不能承認掌舵的這點意見了，我說，「這不行，我要用坐船者的資格說話了。你說

的要信托船長一切處置，是的，一個民族對支配者缺少信托！事情自然辦不好。可是現在問題不是應當信托或不應當信托，只是值得信托或不值得信托？爲甚麼那麼稀亂八糟？這就是大家業已不能信托，想換船長，想作船長，用新的方法，找新的航線，纔如此如此！」

醫生說，「照你所說，你以爲怎麼樣？」

「照我坐小船的經驗，我覺得你比我高明，所以我信托你。至於載了一個民族走的那一隻木筏，那一個船長，我很懷疑……」

「這就對了。大家就因爲有所懷疑，不相信這一個，相信那一個，大家都以爲存在的不會比那個不存在的好，又以爲後一個應比前一個好，故對未來的抱了希望，對現在的卻永遠懷疑。其實錯了的，革命在試驗中，這失敗並不是革命的失敗，失敗在稍前一代負責的人。一個人的結核病還得三五年靜養，這是一個國家，一個那麼無辦法的國家，三年五年誰會負責可以弄得更好一點？」

我簡簡單單的說：「中國試驗了二十年，時間並不很短了！」

「我以為時間並不很長。二十年換了多少管理人，你記得那個數目沒有？不要向俄國找尋前例，那不能夠比擬。人家那隻船根本結實許多，一船人也容易對付。他們換了

船長以後，還是權力同知識攜手，還是騎在勞動者背上，用鞭子趕著他們，不顧一切向國家資本主義那條大路走去。他們的船改造後走得快一點，穩一點，因為環境好一點！中國羨慕人家成功是無用的，我們打量重新另造，或完全解散仿造，材料同地位全不許可。我們現在只能修補。假若現在船長能具修補決心，能減少阻力，能同知識合作，能想出方法使坐船的各人佔據自己那個位置，分配得適當一點，沈靜的渡過這一重險惡的伏流，這船不會沈沒的。」

「可是一切中毒太深，一切太腐爛，大不適用，……」

「不然，照醫生來說，既然中毒，應當診斷。中毒現象很少遺傳的。既診知前一輩中毒原因，注意後一輩生活，思想的營養，由專家來分配，——一切由專家來分配！」

「你相信中國有專家嗎？那些在廳裏部裏的人物算得上專家嗎？」

「沒有就培養牠！同養蠶一樣完全在功利上去培養牠！明知前一批無望，好好的去注意後一批人，從小學教育起始，嚴格的計劃，來訓練，……」

「你相信一切那麼容易嗎？」

醫生儼然的說，「我不相信那麼容易，但我有這種信仰。我們需要的就是信仰。我

們的恐慌失望先就由於心理方面的軟弱，我們要這點信仰，才能從信仰中得救！」

其實他這點信仰打那兒來的？是很有趣味的。我那時故意輕輕的喊叫起來，「信仰，你是不是說這兩個字！醫生不能給人開這樣一位藥，這是那一批依靠叫賣上帝名義而吃飯的人專用口號，你是一個醫生，不是一個教徒！信仰本身是純潔的，但已為一些下流無恥的東西把這兩個字弄到泥淖裏有了多日，上面只附著有勢利同污穢，再不會放出什麼光輝了！除了吃教飯的人以外，不是還有一般人也成天在口中喊信仰嗎？這信仰有什麼意義，什麼結論？」

醫生顯然被我窘住了，紅臉了，無話可說了，可是煙斗進了口以後隨即又抽出來，望到我把頭搖搖，「不能同意。」

「好的，說你的意思。」

「我的意思還是需要信仰，除了信仰用什麼權力什麼手段纔能統一這個民族的方向？要信仰，就是從信仰上給那個處置一切的家長以最大的自由，充分的權力，無上的決斷：要信仰！」

「是的，我也以為要信仰的。先信仰那個舊的完全不可靠，得換一個新的，徹底換

一個新的，從新的基礎上，建設新的信仰，一切才有辦法，——這是我的信仰！」

「這是徼倖，『徼倖』這個名詞不大適用於二十世紀。民族的出路已經不是徼倖可以得到了的。古希臘人的大戰，紀元前中國的兵車戰，為聳動觀聽起見，歷史上載了許多徼倖成功的記錄。現在這名詞，業已同『鍊金術』名詞一樣的把效率魔力完全失去了。」

「可是你不說過醫生只能診斷現在，無從決定未來嗎？為什麼先就決定中國完全改造的失敗？倘若照你所說，這民族命運將決定到大多數的信仰，很明顯的，這點新的信仰就正是一種不可兒戲的旋風，牠行將把這民族同更多一些民族捲入裏面去，醫生，你不能否認這一點，絕不能否認這一點！」

「我承認的，這是基督教情緒之轉變，其中包含了無望無助的絕叫，包含了近代人類剩餘的情感，——就是屬於愚昧和誇張徹頭徹尾為天國犧牲地面而獻身的感情。正因為基督教的衰落，神的解體，因此『來一個新的』便成了一種新的迷信，這新的迷信綜合了世界各民族，成為人類宗教情緒的尾閭。這的確是一種有魄力的迷信，但不是我的信仰！」

「你的信仰？」

「我的信仰嗎？我……」

我們兩人說到前面一些事情時，兩人都興奮了一點，似乎在吵著的样子，因此使他把駕船的職務也忘卻了。這時船正對準了一個指示商船方向的浮標駛去，差不到兩丈遠近就會同海中那個浮標相碰了，朋友發覺了這種危險，連忙把舵偏開時，船已擺去了許多，在數尺內斜斜的挨過去，兩人皆為一種意外情形給楞住了。可是朋友眼見到危險已經過去，再不會發生什麼事故，便向我伸伸舌頭，裝成狡頑的樣子，向我還把眼睛擠了一下。

「你瞧，一個掌舵的人若儘同坐船的人為一點小事爭辯，不注意他的職務所加的责任，行將成一個什麼樣子！別同掌舵的說道理，掌舵的常常是由於權力占據了那個位置，而不由於道理的。他應當顧及全船的安危，不能聽你一個人拘於一隅的意見。你若不滿意他的駕船方法，與其用道理來絮聒，不如用流血來爭奪。可是為什麼中國那麼紊亂？就因為二十年來的爭奪！來一個新的方法爭奪罷，時間放長一點，……歷史是其長無盡的一種東西，無數的連環，互相銜接，搥斷牠，要信仰！」

他在說明他的信仰以前，望望海水，似乎擔心把話說出會被海上小魚聽去，就微笑



著把煙斗塞進自己嘴裏了。

無結果的爭辯，一切雖照樣的無結果，可是由於這點訓練，我的朋友風度實在體面多了。他究竟信仰什麼？他並不說，也像沒有可說的。他實際上似乎只是信仰我不信仰的東西。他同我的意見有意相反，我曾說過了。到現在他一面駕船一面還是一個醫生，不過平時他習慣於治療人的身體，此時自以為在那裏修補我的靈魂罷了。

我們的小艇已向外海駛去，我在心裏想，換一個同海一樣寬泛無邊無岸的問題，還是揀選一個其小如船切於本身的問題？我想起了他平時不談女人的習慣，且看到他這時候的派頭，卻正像一個陪新夫人度蜜月駕小艇出游的丈夫模樣，故我突然問他「是不是打算結婚，預備戀愛。」我相信我清清楚楚看到他那時臉紅了一陣，又像吃了一驚的樣子。

他沒有預防這一問，故不答復我，所以我又說：

「怎麼，你難道是老人嗎？取掉你的煙斗，說說你的意見！」
他當真把煙斗抓到手上了。

「女人有什麼可說？在你身邊時折磨你的身體，離開你身邊時又折磨你的靈魂，他是詩人想像中的上帝，是浪子官能中的上帝。但我們為什麼必需一個屬於個人的上帝？」

我們應當工作，有許多事情可作，有許多責任要盡，爲一個女人過分消耗時間和精力，那實在是無味得很。」

「可是難道不是詩人不是浪子就不需要那麼一個上帝嗎？我不瞞你，若我像你那麼一個人，我就放下我現在這種傾心如你所謂詩人的上帝，找尋那個浪子的上帝去了。再則從女人方面說來，我相信許多女人都歡喜作你那麼一個好人的上帝，你自己不相信嗎？」

「這一點我可用不著信仰了。可是我同你說說我的感想罷，若是有什麼人問到我：若墨大夫，你平生最討厭的什麼，我將回答我討厭青年會式的教徒，同自作多情的女子，這兩種人在我心上都有一個位置，可是卻爲我用一種鄙視感情保留到心上的。」

綜合而論，我知道醫生存三種不可通融的主張了，就是討厭前面兩樣人以外還極端

懷疑中國共產黨革命。

我有一種成見，就是對於這個朋友的愛憎，不大相信得過。我不願再聽下去，聽下去傷了我對於女人以及對於幾個在印象中還不十分壞的教會朋友的情感，尤其是說到女人，我記起一件事情來了。另外一個朋友昨天還才來了一個信，說到有一個牧師的女兒，不久就要過青島來，也許還得我爲她找尋一個住處。這女人爲的是要在青島休養幾

個禮拜的胃病，朋友特意把她介紹給我，且告給我這個女人種種好處。朋友意思似乎還正因為明白我幾年來在某一方面受了些折磨，把這個女人介紹到青島來，暗示我一切折磨皆可以從這方面得到取償。照醫生說來，這女人卻應當是雙料討人厭煩的東西了。

我忽然起了一種好事的感覺，心想等著這女人來時，若果女人是照朋友所說那樣完美的人，機會許可，我將讓一個方便機會，把這雙料討厭東西介紹給醫生，看看這大夫結果如何。這點動機在好事以外還存了另外一份心事，就是我親眼看到我的朋友，儘管口上那麼厭惡女人，實在生活裏，又的的確確需要一個當家的女人，而且這女人同他要好也比同我要好一定強多了，故當時就決定要辦好這樣一件事，先且不同他說什麼。我打算到好幾個自以為妙不可言的撮合方法，誰知這些方法到了後來完全不能適用。

到了十點左右，兩人把小艇駛回船塢，在沙灘上各人留下了一行長長的足印，回到住處時，事情太湊巧了一點，那個牧師女兒××小姐已坐在小客廳中等候我半點鐘了。我同了若墨大夫走進客廳時，那牧師女兒正注意到醫生給我寫的一個條幅，見了我們兩人，趕忙回過身來向醫生行禮。她錯了，她以為醫生是主人，卻把我當成主人的朋友了。這不能怪他，只能責備我平常對於衣帽實在太疏忽了一點，我那件中學生式藍布大

衫同我那種一見體面女子永遠就只想向客廳一角藏躲的鄉下人神氣，同我住處那個華麗客廳實在就不大相稱。我爲這個足以自慚的外表，在另一時還被一個陌生拜訪者把我當成僕人，問了我許多關於主人近況的話語，使我不知如何回答這關切我的好人。大家都那麼習慣於從冠履之間識別對方的身分，因此我也就容易害羞受窘了。

可是當我的醫生朋友，讓人家知道我就是她所等候的人，我且能夠用主人資格介紹醫生給這個客人時，也許客廳中氣候實在太熱了一點，那個新來的客人，臉兒很紅了一陣。

牧師女兒恰恰如另一朋友在來信上所描寫的一樣，溫柔端靜，秀外慧中，像貌性情都可以使一個同她接近的男子十分幸福。一個男子得到她，便同時把詩人的上帝同浪子的上帝全得到了。不過見面之下我就有了主意，認定這女人和醫生第一面的誤會，就有了一些預兆。若能成爲一對，倒是最理想的一對了。

我留住了這個牧師女兒在我家中吃了一頓午飯，談了好些閒話，一面談話一面我偷偷的去注意醫生，看他是不是因爲客廳中有一個牧師的女兒，就打量逃走，看來竟像不會逃走的样子，我方放心了。在談話中醫生只默默的含著他的煙斗在一旁聽著，我認爲

他的煙斗若不離開，實在增加了他的歲數，所以還想設法要他去掉煙斗說話，他似乎有點害羞的樣子，說的話大不如兩人駕船時的英氣勃勃。在引導他說話時，我實在很盡了一分氣力，比我作別的事困難很多。

女人來青島名爲休養胃病，其實還像是看我的！下午我們三人一同出去爲她安置住處時，一路上談到幾個熟人的胃病，牙痛病，以及其他各樣事情。我就說這位醫生朋友如何可以信託。且告她假若需要常常診察，這位朋友一定很高興作這件事，而且這件事情在朋友作來還如何方便。醫生聽我說到這些話時，只含著煙斗，默默的瞧著我，神氣時時刻刻像在說：「書獃子，理想家，別作孽，夠了，夠了，這不是好差事，這不是好差事！」我也明白這不是一件好差事，卻相信病人很高興很歡喜這點建議。

女人聽我說到這個醫生對於胃病有一種專長時，先前似乎還不甚相信的過，望我笑著，一面也望了一下醫生。當時我不讓醫生有所推託，就代爲答應了一切。醫生聽到這話仍然沒有把煙斗取去，似乎很不高興。我也以爲或者他當真不大高興，就因爲我自己見著許多女人不大歡喜她時，神氣也差不多同我朋友那麼一樣沈默的。把醫生診病事介紹妥當後，我又很悔我的孟浪，還以爲等一會兒一定會被他埋怨了。

但女人回旅館後，醫生卻說，「這女人的說話同笑真是一種有毒的危險東西。」

我明白那是什麼意思。我太明白一個端靜自愛的男子一顆平靜的心爲女人所擾亂時，外表沈默的情形了。我很忠厚的極力避開同他來說到這個女子，他這時是絕不願有誰來說到這女人的。他嚇怕別人提起這個名字，卻自己將儘在心裏念念這個使他靈魂柔軟的名字。

那牧師女兒呢？我相信她離開我們以後，她一定覺得今天的事情很稀奇，且算得出她的胃病有了那麼一個大夫，四個禮拜內一定可以完全治好，心裏快樂極了。

x

x

x

x

從此以後這個醫生除掉同我划船散步以外多了一件事情。他到約定的時間，總仍然口含煙斗走過女人住處那邊去。到了那邊，大約煙斗就不常能夠留到嘴邊了。似乎正因爲胃病最好的治療是散步，青島地方許多大路小徑又太適宜於散步，因此醫生用了一種義務的或道德的理由，陪了他的病人各處散步的事情，也慢慢的來得時間較長次數較多了。

青島地方的五月六月天氣是那麼好，各處地方都綠蔭蔭的。各處有不知名的花，天

的雲同海中的水時時刻刻在變幻各種顏色，還有那種清柔的，微澀的，使人皮膚潤澤，眼目光輝，感情活潑，靈魂柔軟的流動的空氣，一個健康而體面心性又極端正的男子，隨同一個秀雅宜人溫柔多情的少女，清晨或黃昏，選擇那些無人注意爲花包圍的小路上，用散步來治療胃病，這結果，自然慢慢的把某一些人的地位要變更起來的，醫生間或有時也許就用不著把煙斗來保護自己的嘴唇，卻從另外一個方便上習慣另外一種嗜好了。

當那些事情逐日在蘊釀中有所不同時，醫生在我前面更像年青了一點，但也沈默了一點。女人有時到我住處來，他們反而似乎很生疏的樣子，女人走後，朋友就送出去，一個人很遲很遲才回來，回來後又即刻躲到他自己房中去了。兩個人都把我當書獃子，因爲我那一陣實在就成天上圖書館去抄書。其實我就只爲給這朋友的方便，才到圖書館去作事。我從朋友沈默上明白那是什麼徵候，我不會弄錯一切，我看得十分清楚，卻很難受，因爲當時無一個人可以同我來談談在客觀我中所想像到的一切。我需要這樣談話的人，卻沒有誰可以來同我討論這件事。

我爲這件事一個人曾記下了五十頁日記，上面也有我一些輕微的憂鬱。由於兩人不來信託我卻隱諱我，醫生的態度我真不大能夠原諒。

到後來，女人有一天到我住處，說是要回北平。醫生也說要回北平了。兩人恰好是同過北平，同車回去也可減少路上的寂寞，所以我不能留任何一個再住一陣。請他兩個人到一個地方去吃了一頓飯，就去爲他們買了兩張二等車票，送他們上了車。他們上車時我似乎也非常沈默，沒有日前的興致，是不是從別人的生活裏我發現了自己的孤立，我自己也不大知道。總而言之我們都似乎因爲各人在一種隱約中，耽心在言語上觸著朋友的忌諱，互相說話都少了許多。臨走時，兩人似乎說了許多話，但我明明白白知道這是裝點離別而說的空話，而且是很勉強在那裏說的。所以我心裏忍受著，幾幾乎真想窘這醫生一次，要把女人來此第一天，我同醫生在船上說到關於女人的話重新說說，讓他在女人面前喚起一點回憶，紅一陣臉。

十個星期後醫生從北平把用高麗髮牋印紅花的結婚喜帖寄給我，附上了一封長長的信，說到許多我早已清清楚楚的事情，那種信上字裏行間充滿了值得回憶的最誠實的友誼。結末卻說「那個說女人同教徒壞話的醫生，想不到自己要受那麼一種幸福來懲罰自己。」我有點生氣，因爲這兩個人還不明白我早已看得十分清楚，還以爲這時來告我，對於我是一種誠實的信託與感謝！我當時把我那五十多頁的日記全寄去了，我讓他

兩個人知道我不是書獃子，曾處處幫過他們的忙，他們卻完全不知道。

只是十六個月，這件事就僅剩下一個影子保留在我一個人記憶上了。我現在還只那麼儘想中國應當如何重新另造，很嚴肅的來寫一本「黃人之出路」。爲了如何就可以把某一些人軟弱無力的生活觀念改造，如何去輸入一個新的強硬結實的人生觀到較年青一點的朋友心胸中去，問題太雜，怯於下筆，不能動手了。那些人平時不說什麼，不想什麼，不寫什麼，很短的時間裏，在沈默中做出來的事，產生出的結果，從我看來總常常是一個啞謎，一種奇蹟。

在我記憶裏，這些朋友用生活造成的奇蹟越來越多了。

廿年七月十五日青島寫

廿三年十月北平改（爲紀念采真而作）

第四

前年在北京時，我曾任一個作客的筵席上，遇著一個曉舌的人。這個人那時正從山西過北京，一個又體面又可愛的人物，在××人最粗糙的比喻上，說那人單是拿他的臉，或者一張口，或者身上任何一部分，放到當舖中去，也很容易質到一筆大數目款項，原是不爲虛譽的。吃過了飯，我們坐在東興樓北房老炕上，隨意喝茶吸煙，又一同欣賞壁上懸掛的齊白石山水畫，這朋友就談了許多畫家與作品，談得使在座的人皆不歡而散。因爲一切話說得非常中肯，非常有趣味，本來卽刻應當回家的我，也不能不爲他那俊辯雄談所影響，脫身不得，到後外面可落起雨來了。

今年八月間在上海，又無意中在一個朋友處遇見這個人，因爲是舊識，雖僅僅是那麼一面，但這朋友竟非常痛快，一定要我跟到他過杭州，看浙江偉人所提倡的國術比賽。我告他說去杭州未嘗不可，但決不花錢看比武。他笑了，他說，我們難道當真去看

比武麼？在北京天橋丟三個銅子到圈子裏，看一次摔角，還有人搬板櫂請坐，我早看夠了。我只是邀你去那裏談談天。我們一面玩一面談話，可以說幾個很好的故事給你聽，你一定能夠把這故事寫下來，編成一個小說。我想了一會，看到這朋友又誠實又孩氣的臉，雖然那時正在爲一種債務所逼，非趕急整理一些文章不可，後來就仍然答應他了。我們十一號的八點快車動身，到了西湖就住在內湖新新旅館三樓。從上海北站一上車，這朋友就談話，過松江就說鱸魚，到長安就說潮，下了車站就又談各地方關於檢查的差別，跳上人力車又說各地方的車子的性質，落了旅館又說天津南京蘇州廣州各處旅館的故事。總而言之這人的口若非常有一點東西來塞住牠的時候，他的話是永遠不會停止的。他即或吃到一口湯或一口香蕉，那仍然也不至於妨礙他談話的方便。我在許多人事上都發現過「天才」，但在談話中，只遇到這樣一個奇怪人。

到了西湖，正是杭州人趕中秋節的時候，據說賠了錢的那個博覽會快要閉幕，從上海方面來的人較多，湖上也忽然顯得比七月間活動了。我同那個朋友，就按定了我們在車上時所說定的計劃，白天爬山晚上坐船，另外一些時間，就用在湖上公園一帶來去，看那些坐船遊湖的人。

我們先已經說定了的，到一個好地方，必須留連休息時，就聽這朋友說一個故事，我就用鉛筆把大體記下，方便在回到上海時刪改。在朋友的健談中我總是颯颯的在我那記事冊上畫下一些符號，我還常常利用一種小小的停頓，抽出一點時間，來爲一個游人的俏臉或知客僧的圓頭，作一種很談諧的速寫。曾記到在淨慈寺的後殿，朋友曾說了一個近於鬼魔的故事，在煙霞洞旁他說的是兩個轎夫的故事，在虎跑他告我另一朋友投水被人救起以後的情形，……差不多所有好地方這朋友皆說了一個好故事，所以本來應當即回到上海去的我，到後也承認且留到西湖度過一個中秋的提議了。

朋友是一個曉舌的好人，可是這曉舌的方向和嗜好，卻在三天內爲我看明白了。以一個那樣年青那樣體面的人物，談了三天話，尙不說到男女戀愛的故事，這是我從來沒有遇到的。有些人一見面說過三句話，就會把話的方向引到男女關係上面來。還有些人除了說戀愛就沒有話可說。我這個朋友，那麼適宜於與女人糾纏的性格，倒像本身有一種隱疾，靈魂也同時有一種隱疾，才不能在男女事上感生興味了。因爲我覺得有一點不平，有一點「豈有此理」的疑問，所以有一天，我們到玉泉看魚時，坐在那大水池邊，擲大餅給魚吃，我就問他，爲甚麼從不聽到一個女人的故事在他嘴邊逗留。朋友笑了。

過了一會兒，朋友不說話。

到後他說：「你看這魚！」

我以為他在作一種遁詞，就說道：「我不是問魚，是問女人。」

「正是女人！女人就像這裏的魚，一尾一尾排列這水池裏，作各樣顏色，在各種顏色中若我們歡喜那一種，擲一點麵餅，就過來了。有麵餅，又當魚是需要麵餅的時候，我們只嫌魚太多，不容易選擇，難道會有失敗的事麼？」

「魚恐怕不大同女人！」

「有什麼兩樣？我倒歡喜聽聽你這個大作家的妙論！若一定要我說出牠的不同處，我只好說女人比魚還容易捉到手，養魚要許多活水，對付一個女人，卻並不需許多愛情。」

「這個話或者很對，我就無條件承認了罷。只請你把故事說下去，且告給我你的故事中的女人怎麼樣；我要聽的是『實在的現狀』而不是那『抽象的批評』。我實在願意尊敬你是一個對女人的英雄，因為你並不缺少英雄必具的身分。」

「好，你這樣會說，我當然要告給你一點。」

「莫說一點，說全部。」

「可是你錯了，全部是有時間限制我們的，你瞧，這時已經四點半了，我這對於女人的故事說五天也不會說完！」

「那你就說一個最動人的關係，我來記錄。」

「你得相信我這故事的真實。」

「我完全相信。」

我開始把那一本記事冊擱在闌干上，靜候我這漂亮朋友的開口。

下面這個故事就是玉泉魚池旁所說的，因為到後把故事編號，所以就列入第四。有些話不是一個人口語所常用的話，那只是我的紀錄的失敗；有些話稍稍粗野了一點，那是我保留那朋友一點原形。這故事我應當擔負那不良的批評，而讓好的獎譽歸給那個一切體面的朋友。

他說——

我不歡喜談女人，那是你所知道的。但一個最好的獵戶，決不是成天到大街上同人說打虎故事的打虎匠。一個好廚子只會炒菜。一個象棋聖手或者是一個啞叭。這是什麼

原故？他們都不需說話。我懂女人，何必要拿這個話各處去說？即或是我的特長，是天賦，是可驕傲的技能，我也只能運用這技能，取到我分內應當得到的幸福，所以我從不同誰提起，也從無興味說起這些事情。

我若果把這個說出來對人有一點益處，也不會吝惜不說。一個廚子可以告人怎麼樣在火候以及作料上注意的，我這話比炒菜複雜得多，所以說也無大效果。

不是說瞎話，我天生就理解女子的心，憑了這天賦到任何地方總不至於吃女子的虧的。並且我覺得天下的女子沒有一個是壞人，沒有一個生長得體面的人不懂愛情。一個娼妓，一個船上的搖船娘，也是一樣的能夠為男子犧牲，為情慾奮鬥，並且比起所謂大家閨秀，一樣貞靜可愛。倘若我們還相信每一個人都有一顆心，女人的心是在好機會下永遠有向善傾向的。女人的壞處全是男子的責任。男子的自私，以及不稱職，才使女子成為社會上詛咒的東西。你瞧，近來一些男子，一些拿了筆在白紙上寫字做故事的文章，誰一個提到女人，忘記了憑空加上一些誣蔑的言語？所有今古大詩人，在他作品的意識上，誰一個把女人真當個人？我們看他們那種對女人的讚美，那謬誤的虛諛，同時也自然就會看到他們的失戀憂愁或自殺了。他們把女人當神，凡是一切神所沒有的奇蹟

一 都要求女子供給，凡是神生氣的事都不許女人生氣，正因在某一層階級中有這一類男子，或做詩或不做詩，所以女子也完全變成可怕的怪物了。

四 我不是對女子缺少尊敬，我不過比別人明白一點，女子在什麼時候用得著尊敬，以及女子所能給我們男子的幸福的闊度到什麼尺寸爲止。我把女人當成一個神，卻從不要求她所缺少的東西。我對於女人有一種刻骨鏤心的嗜好，但我的嗜好是合理的，不使女子爲難的。許多人都說女人歡喜說謊，這些蠢東西，不知道他的要求如何賒，如何不合理，女子既然沒有那些出於男子口中的種種，她不說點謊怎麼辦？

我聽過許多男子說到「相思」或「單戀」這樣一個怪名稱，說是一種使人見寒作熱的病，一種使人感到生存消沈的利害的病。真是奇怪事情。爲甚麼有這樣使醫生也束手的病？不過是無用處的男子漢，在他無用的本分上，取出一個要人憐憫的口號罷了。天下大概真有一種男子，就是縱見到一個放蕩的妓女，在他面前用最猥褻的樣子告他怎麼樣可以用她，這男子也仍然還要害相思病的。正像天生有一種人有這樣一種病根，那是一匹閹割過的雄雞，除了喊叫而不能夠做其他事的一種人。我就永遠不害這樣病。我只愛定了誰，無論如何她總不會在我手下滑過。

我並不比別人有值得女人傾心的社會地位，並不比別的人錢多，我樣子也並不是完全中各種婦人意的體面，讓我再說一句野話吧，我氣力也並不比起許多人強壯！同一個女人相愛完全不需要這些。婦人中有歡喜水牛的怪嗜好婦人，可是多數卻全不在乎此。一切的誇張，常常只是一個笑話，對這誇張感到完全的婦人真是少而又少！我還從沒有見到一個婦人選擇男子，是照男子們所猜想的標準下手的。大多數的女人需要男子，她們同吃飯完全一樣，只在方便中有什麼就吃什麼。在吃飯時節，我們還沒有聽到誰因為菜飯太壞，打過碗盞的事，事情也總有歡喜丟碗碎碟子的人，那必定另有一種原因；或者是嬌養慣了的小姐，或者是吃飽了傷食，或者是害別的病受了影響，所以脾氣就變壞了。但是，就像這些人，餓一陣，她也仍然很隨便的下箸了。我所知道的，是婦人對別的事或者不通融，對男子一點不生問題！

爲甚麼我們常常聽到把一個美婦人比作冷如冰雪？那其實是男子的過失。由於男子的愚蠢同自私，美婦人才常常爲一類最壞的男子所獨佔，而且能夠貞靜自處。任何一個美貌女子，都很願意（或者說不拒絕）有幾個在身心方面能供給一切愉快的男子作爲情人的。只因爲男子太不懂事，太無恥，還有的就是男子太像一隻閹割過的公雞；徒有金

色炫目的毛羽，徒能扮戲，使女人感到快樂而不受拘束，總辦不到，所以許多本來天生就一個放蕩性格的女子，在這種社會上也變成聖潔的婦人了。女人在戀愛方面需要的原是灑脫，一個已經懂到數一百小制錢不會錯誤的女人，就明白在男女關係上應當作一種打算，若果是在情慾的悅樂賬上支下過多痛苦的息金，那她們自然是不幹的。但如果這事情是一件灑脫不過的事情，她們就找不出理由拒絕同你戀愛了。我們所誇獎的女子的長德都是不得已的委屈，所以我們不要太把能夠保持這長德的人加以不相稱的敬視或畏視。若是愛了她，你只要把「我是最灑脫不過的人」這一種意義表示得明白，她的貞嫻自固的門欄，就會完全摧毀在你那一個態度上。

我先說到的是婦人飲食一樣的需要男子，就是那樣子，我們無妨來注意一下烹調，注意一下對方味道的嗜好，以及胃口的強弱。自然我們隨時不能缺少處事恰當的聰明，我們需要一種藝術或技術，我們不能缺少自信同自卑，不能缺少勇敢又更不可缺少軟弱，總而言之凡是字典上所有的種種名詞的解釋，我們皆能夠運用和理解，才是一個最好的情人。要耐煩、耐煩、耐煩，且得拿這一方面長處給那女人知道，到後縱是聖瑪利亞也會對你含笑。你得把你當作一種蔬菜送給那女人，且必需儘她知道這菜蔬是她的蔬

菜，那原因只是差不多所有女人都是一個自命不凡的廚子，有頑固的自信，以為若果這一樣菜由自己意思煎炒，不怕她的手段怎麼不高明，由她自己吃時總仍然心滿意足，或者還覺得這蔬菜的適口，與到胃裏以後的容易消化。你若愛一個婦人，就用這種方法，使她明白你是她一碗由她意思炒成的菜，她因為不好意思，就也得挾你一筷子。

女人都差不多，倘若吃你的原因只是「不好意思不吃」，你就讓她有第二個「非吃不可」的機會，到後是她就「非你不吃」了。許多男子因為好像不願意自己在女人勉強情形下被吃，所以永遠不會得到女人的愛情。所有害相思病，發狂，跳河，抹頸子，全都是那類不懂女人的男子做的事，這些人幸好死的死去，發狂的發狂，都不會再麻煩女人了，不然若是儘他們永遠在婦女們身邊，女人真不知要怎麼樣受冤受屈。因為這樣事許多男子都怪女人，這些尚未完全發狂的男子，不消說全是一些獸子獸心事，因為他們只知道用他們從老輩傳下來一套對付女子的方法，時代既然不同，他們找不到愛情，就把發狂的機會找到了。他們也可以說不是想真心要同一個女子要好的人，因為無一處地方不是有許多非常多情的女子。這些男子只有一個方法，是使女人變成可詛的東西，這些男子自己就發顛狂苦惱，過著出乎上帝意想不到的壞生活。

有人說，女子的心像城門，關得嚴極了，到了那里大氣力是毫無用處的，搥打終無辦法，所以費盡了氣力的男子才發瘋變顛子，做出嚇人的事情。凡是門，有不開的麼？不過人心上的門，豈是「打」開的東西？若果這里用得著「氣力」，那門也是一種不必要的東西了。門是「拍」開的。凡門無有不可設法開，即便下了鎖，也仍然是一種容易方便事情。輕輕的拍，用你口輕輕的採取各樣方法去拍，凡是女子全身都無有不柔軟如奶如酥，難道心子這東西會特別硬朗，抵抗得過既會接吻又能說謊的男子的口？

（這里我催促了他一次，我要他把故事說及，少發一點議論。）

是的，我莫說我對於男女的感想好了。好在年青男子永遠是蠢得很的一種東西，受最完全的教育，得過教育部的褒獎，得過學位，也仍然不會瞭解女人。女人則又永遠是女人，永遠是那樣子容易同男子要好，只要你歡喜，只要你覺得她什麼地方生長得好，中了你的意，你那言語行爲放在一個恰當的表示上，她檢察了一下，看看是有利益而不受拘束的事了，就會很慷慨的將你所注意的給你的。或者她也能夠用那個本來只適宜於擦抹胭脂吃零碎與接吻的口，同你說話，告你她是愛你一點或全部。要緊的是無論如何你得相信她所說的話毫不虛偽。一個女子是永遠不說謊話的，除非你處處行爲上總

明明白白表示不相信她的樣子，又或者你原本是一個歡喜聽謊話的人，她覺到毫無辦法時節，才會按照你的興味製造一點謊話。現代女子就只因為自己的利益的擁護，才像這樣子很可笑的活到世界上。她們哭泣，賭咒，歡喜穿柔軟衣裳，擦粉，做怪樣子，這些專屬於一個戲子的技巧，婦女總不可缺少，都是為了男子的病態的防衛。男子們多數是闍寺的性的本能的缺乏，所以才多憑空的惑疑，憑空的嫉妬，又不知羞恥，對於每一個女人的性格都以爲必需得包含了命婦的端莊同娼妓的淫蕩，並且總以爲女人只是一樣東西，一種與古董中的六朝造像或玩具中的小鐘，才把這些弱點培養在所有婦女的情緒上，終無法用教育或其他方法，使女子更像一個與人相近的女子。

我奇怪世界上不懂女人的男子數量的嚇人。他們中還有許多在那裏毫不害羞的扮戲，充一個悲劇中的角色，而到結果又總是用喜劇收場。他們以爲學問是幫助瞭解女人的一種東西，所以也常常用著他們的學問，談新婦女的一切，又稀亂八糟寫一點文章，或寫點詩，這些男子就算是盡了他們做男子的責任了。他們愛女人，也就只是在一些機會上，給那所愛慕的女人一點麻煩，還不讓女人有一個考慮的機會，或者說還不讓女人有一個印象，他們先就在那里準備失戀發瘋。一個女人歡喜一個男子，這中意的情緒的

孕育，除了在一個時間的必須距離外，還有的是應當培植到男子的行爲上，到後來，才會到兩方面恣肆的任性的一同來做一些孩氣事情。但是我們所見到的年青人，就永遠只知道一個打門的方法，永遠用同樣一把鑰匙開各種女人心上的門。女人也看新書，看新的詩集，明白體裁同標點，明白新的詩人形容女人的典故，就好像只是拍門的永遠是那把鑰匙，所以不得不特意來製造一把鎖，好儘年青人不完全失望。他們到近來居然有人在這方面成功了，但是愛情轉到這些人還只是扮戲。他們那種不健康的身心，離開了情慾的飽饜到玩弄風情，他們本來都不配戀愛，因爲他們的瞭解建設在一個虛空抽象的傾心上。只有唱戲扮皇帝，才是可以由那些本來無皇帝福分的人上臺，如今的知識階級戀愛，不過是無數既不熱鬧又很勉強湊成的戲文罷了。他們是太監扮的皇帝，是假的英雄，他們雖連唱帶演，也玩弄許多名詞，使兩方面互相心跳臉紅，互相哭喊狂笑，到後就用一個至上的「精神戀愛」結束了一切慚愧，彌補了一切不可找尋的損失。

（到這里我又催他。）

好好，我就不說廢話罷。故事中的廢話太多，卽或是怎樣切題，你們總不大歡喜。不過若果同女人戀愛，就是說當我們把一個「故事」歸還給「事實」時，差不多所有女

人，都需要一種廢話敷衍的。若果你們懂「心上空間」這一個名詞的意義，你會相信這所謂心上空間，只有男子的廢話可以作成。「多情的鳥絕不是啞鳥」，做一個情人應當學到若干悅耳的叫聲，廢話說得適當，恐怕將來所有中國女人慢慢的就都不再會流眼淚，要眼淚也不容易像現在那麼隨處可得了。因為有些女子最先感到男子的溫柔，是常常在一堆廢話中檢尋出一句最合乎她趣味的話，把牠保持到永久的。

我說那故事，莫再耽擱時間了。可是不談我的故事以前我得先告你一點我的心情。我不曉得什麼叫失戀。我要的我總得到。這個話說來不是使我自覺驕傲的意思。我不把這個誇張放大到熟人前面，因為說謊只是虛榮的維持，我本用不著這「戀愛天才」綽號。我只是應當使你明白我身心的強健。

我的脾氣是愛上了誰一個女人，我總能在一個最短速度內，使女人明白我在愛她，到後又使她知道我的需要，再到後她就把我那需要給我。我聽不得誰說到某一美麗女人在極壞相極俗氣丈夫身邊安靜過日子的事情，這些貞操我看得出是一種冤屈，同時感到一種莫可名言的悲憤，覺得痛苦了，我就非得去愛那個女人不可。我這孩氣的也可以說是俠氣的行爲，只像是向俗見作一個報仇的行爲，且像是爲女人施捨的一種行爲，這裡

我很有過一些犧牲。聽到什麼女人生活的不合理，我就找出一個機會來，把我鮮明年青的身體，慷慨贈給這女人，使她從我身體上得到一種神祕的啓示，用我的溫柔，作一種鑰匙，啓闢了這女人蔽錮的心上的門，要她有一種年青的慾望的火，要她覺悟到過去一切的不合理，從新的獲得上，發現那老公牛佔有她是一種羞恥，一種切齒的冤仇。

事情是我在××的那年，擔任一個汞砂場的技師職務。有一天，到去×市約四十里地方去找尋朋友，坐了那地方最不體面的長途公共汽車去。在車上我就遇著一個婦人，一個使我雙眼睛也大大驚訝的美麗婦人。那個優美的在淺紫色綢衣包裹下面畫出的苗條柔軟的曲線，我得承認這是一個天工自己滿意的工作。那眼睛同眉毛的配置，那鼻子，都無可批評。這個人正像有心事樣子坐在我的前排，我心裏奇怪這地方會有這種婦人。從衣服和頭髮上看，我難於估計準確這女人的身分。我想這應當是我的災難來了。我又應當在公司職務外另外找出一個盡責的理由了，就存心看婦人從什麼地方下車。若果中途下車，我就隨同下去。我平時不容易對女人感到多少糾紛，既覺到可愛，我就不能放棄這點機會了。

但是一直到了最後一站，這人才下車。我想做一點猷事，跟這婦人走一會，且莫到

朋友處去訪朋友。但最壞的氣運爲我自己作成，沒有到朋友處來時，恐怕找不著住處，先一日曾寫了一個信通知給朋友。朋友得了通知卻正在停車處等候，一見我從車門處躍下，那在他身旁的朋友的長女，就走攆來抓著我了。因爲這小孩子一鬧，因爲攜了小孩子走到朋友身邊去，同朋友握手，再回頭找尋，女人已經不知什麼時候到什麼地方去了。抱了小小悵惘的心情隨朋友到他的隱居，同朋友夫妻兩人談到一些留在國外熟人的生活，看看就夜了。因爲我平時不歡喜談女人，所以我那朋友夫婦尊重我的意見，不會提到這小市鎮的婦女。我也不破例，去把車上所見質問我那朋友夫妻。不過在吃晚飯時節，那在車站上迎接我的朋友的朋友的長女君子，忽然向她媽說道：

「媽媽，我今天在車站接叔父，又看見那穿紫衣的女子，美極了。」

「你又見她嗎？你爲甚麼不喊她？」

「我因爲接叔父，所以忘記了。那真是畫上的美人。」

君子只是六歲大一點小孩子，提起這美女人時居然也不缺少欣羨，

我就問朋友，所說的女人是什麼人。

朋友原本認爲我對女人無興味，就說：「若是你覺得這女人還美，我就爲你想一個

法介紹給你，好使我們君子也得常常見面。君子見一次總說一次這女人。」朋友這話顯然是立於一個玩笑的意義上，因為他一點也不瞭解我。他雖然相信我一切使女人見愛的資格不缺少，他總以為我是一個快樂健康的人，說簡單點他把我當成一個孤高獨身男子款待，在說話行事各方面，對我總不缺少一種含蓄的憐憫成分的。爲了這個對手，我可不願多說話了。

但是，稍過了會，朋友的妻，像是明白我一點，就告給我關於那女子的許多事情。我從君子母親方面才知道那美婦人是一個牧師的夫人，因為君子間或由她母親帶到××的教堂去玩，所以認識了這婦人。君子母親另外所知道的只是這婦人在××女校畢業、去年才嫁給××的牧師，牧師比女人年長十五歲。聽到這些話後我心上有些爲朋友夫婦料想不到的變化。我幻想這牧師是一個最壞最卑劣的人物，我估計他們的婚姻完全成立在一種欺騙上，我不相信這女人心上沒有一種反動。機會給我一個犧牲自己的時間到了，我到後陪了君子母女兩人，往教堂花園去看白鶴。牧師不在家，那紫衣美婦人出來招待我們，我有意在那花園裏逗留了許久。

我自然就同這牧師夫人認識了。我自然非常謹慎的在一種初初晤面下，把一個最好

最完全的印象給了她。回家時，我與那婦人最後的點頭，最後的一瞥，我相信自己做了一件偉大的事業。在路上君子的母親問我，這女人是不是很可愛，我說我將把自己來放到一個危險局面下玩一玩。君子母親懂我的意思，她對我的瞭解比她丈夫爲多，就笑說一切歡喜幫忙。

回到朋友家的書房中，躺到特意爲我布置的一個小床上，想起一切突然而來的事，想起未來，想起這時那婦人的情形，全身發燒，可是我仍然用自足的意思克服了這心情的馳騁。我明白我應當安安靜靜在這個小書房睡一晚，把精神留給在明天。心急只能做出一些愚蠢的事情來把問題弄糟，女人最害怕的就是男子性急。一個聰明男子，他的聰明只在怎麼把意識的速度，維持到事實所批准的情形方面。他明白遐想無用，他就不應當在孤獨的時候去猜想那兩人以上關係，因爲這猜想照例非常容易把自己安置到一個與事實相左的謬誤情形上去。

第二天我攜君子去教堂，晤見牧師和那牧師夫人，我只同牧師談了半天話。我同那個靠叫賣聖雅各身體養得健壯如一匹大袋鼠的人談神學與宗教，中國各派教會事業的變遷，以及洗禮與教會中慈善事業的各樣問題。到後還同這袋鼠談起聖經。幸虧得是我，

才能有這樣多廢話可說！不消說，在牧師方面，在一個長時間的散步中，我就取得了我所需要的友誼。我讓這騙子愛我，讓他把我的可敬重處告給那個太太，第二天我就做了這點事情。

第三天，又同君子母女兩人去教堂，朋友太太當真履行了她的約言。當我同到那叫賣聖雅各名分的人物繼續討論一切重要問題時，君子的母親就同那太太討論我同牧師。事情的銳變使我自己也很驚異，還只第六天，這個美麗婦人，就依然穿了那件紫衣，一個人留在我朋友那小書房中，同我談愛情了。

一切由她明瞭了的所需要的我自然不能吝惜。我將我所有的全部給了她，儘她在一種嶄新的享受中，用情慾與溫柔有意義的消磨了這初夏的日子。

我在我朋友家住了半個月，這婦人就拜訪過我五次。我回到××，婦人又拜訪過我七次。我的行爲使我那個朋友吃驚。這好人，他奇怪，一個學自然科學的人，倒以爲我是憑了好的命運成就的事！他仍然得使用一個好朋友的嘲弄，說我在倖運下賭贏了一注財富。在這些事情上我當然是用不著分辯的，因爲直到如今他還對我的「科學方法」的愛加以惑疑。

你很明白，兩個年青人的戀愛，先是大多數維持在一個恣肆的行爲上面，到不久，這遊戲就轉到了嚴肅的情形中了。我們的接近，因爲距離發生問題了。我不能把朋友的家作爲一個晤面的根據地，又因他種關係，要我搬到××去也辦不到。而且我們同時都不滿意現狀，得再進一步，費一點氣力，抱一點決心，犧牲一些必須犧牲的幸福，才能達到完全。

本來對婦人只抱了復仇性格的我，在同那婦人以前所遇到的女子，我照例只同她們在一個恣縱中過一些日子，到後又仍然因爲別的事情終於分手了。我同女人要好，照例同她們一面要好，一面慢慢的就看出她們許多弱點。慢慢的明白了她的個性，在什麼生活下才幸福。總費了些氣力，把這人轉給一個最恰當的丈夫方面去。我儘他們在要好好中把我慢慢疏忽，我儘他們成爲一對佳偶。這樣人很有幾個。但是，自從我一同這牧師太太戀愛以後，我就覺得我應當結婚，而且結婚的女人除了她沒有第二個了。我真正爲了那不可當的溫柔，以及不可當的熱情投了降，把一點點理性完全失去，要作那使袋鼠禱告上帝處罰我的事情了。

我們不顧一切，計劃離開××的生活，甚至於把必須向社會的辯訴也準備好了。

但是這是一件事實，不是一個駕空的故事，我們卻仍然爲一些使人不大相信的新事分手了。她因爲到我住處往返來去的長途汽車上翻了車，一車人連同那一輛汽車摔在路旁小河裏面，這意外事情的發生，只去我們準備逃亡兩天以前。我在出事第二天見到當地報上所載的消息，計算時間正是她坐回家的一輛車，趕忙坐了車到××鎮朋友家去。一見君子母親，我就知道她也早已知道了這件事。那朋友，還料不到我們的情熱，料不到我在這兩天後就準備要帶了那牧師女人逃走，仍然是那科學家樣子冷靜，而說出玄學家的話語。他說：「你的氣運觸了礁石，昨晚應當做了一個惡夢。」我不理他，就問他太太知不知道是住在什麼醫院。君子母親說聽他們說住在家裏，傷處不大，正想等你來一同去看看。

不久就到了那教堂旁牧師的家裏，在門前小廊下遇見了那牧師，好像鎮夜沒有睡眠，心緒非常蕪雜的樣子，坐在那小椅子上調一碗粥。

自從我同那女人要好以後，我只到過他家四次，如今已經有十七天不見到了這博學牧師。他見我來了，非常激動，他一點也不明白我同他太太在他背後作的的事情。他還以爲我看了報或到朋友家聽君子母親談起，才邀來看他同病人。君子母親問了他一句話，

他即刻就引我們到那婦人的住房去。他進了房，很憂愁的走近婦人床邊，溫柔的喊婦人一個奇怪的名字，像是父親稱呼最小的兒女一樣神氣，告那個正閉了眼迷著的婦人，有朋友來看望。婦人像知道來的是我，沒有把眼睛即刻睜開，輕輕的嘆了一口氣。我明白這嘆息上面所隱藏的意義。我知道那丈夫的溫柔使我難過以外，也使這婦人有一種慚愧。到後把眼睛開了，在那薄媚小臉上保留著慘慘的微笑。我們都沒有什麼話可說。只聽那袋鼠牧師，說了許多廢話。他說當他聽到翻車的時候如何驚惶，到後知道了她在車裏又如何著急，到後把人用汽車送來又如何忙亂。他且在這些敘述中，不忘記告我們他對於醫藥的知識與看護的知識。一個牧師天生就是口舌叫賣的脚色，但我還沒有遇到第二個牧師有這個人的博識，且把這知識有條有理的傾瀉給人聽。當牧師說及一切時，躺在床上用綑帶束了頭部同臂膊的受傷人，只用一種憐憫的眼光望著這個半禿頂的丈夫。她的皮膚爲傾跌所擦傷，她的心爲那丈夫也擦傷了。我看見這情形，想說幾句話，就全沒有相宜的話。我平生第一次感到軟弱，不能救濟我自己。我看明白有些地方我不及那袋鼠，我懂到女人從某一種情形下會生出一種犧牲自己的心情。因這個突變的事情，我將在一個失敗的局面下過日子了。我有些地方，只有承認我那朋友的不科學目解，命運

的手抓著我時，盡人事來擺脫，終歸無效，我就只好屈服了。

回轉朋友家時我感到消沈。我看出我個人的失敗。雖然還不忘記盡人事的種種必需辦法。

（到這里我曾問到他的理論。）

理論全不適用了。理論的失敗在事實的特殊。我聽說這丈夫是個醫生，我不得承認我們的逃亡只好當成一個將來的可笑故事講講了。我那時恨我不是學醫的人，因為除了我是個好醫生，沒有方法可以把自己在這時候戰勝那牧師了。我在任何事情上不忘記「時間與空間」，在戀愛的成敗上我尤其明白這時空的影響。這時她病倒在自己家中，這家中卽或是仇人的家，服侍她的卽或是她平時所認為仇人的人，因為時間使她的心上勾出了空間，她將在一些反省上看出自己的過失。她將被一些柔情體貼所征服，覺到生活的均衡爲適用，而把冒險的熱情消磨在回想裏。盼望她仍然如往日一樣，同我在一種昏替情形中背了那丈夫逃走，或者離婚，這婦人有考慮的必要，而且這考慮結果，她將按照一個婦人的本能，願意在不安中保持現狀，不願意向新的生活作一件冒險的投資了。

當夜我住在朋友那小書房中，爲了恐怖自己爲自己的幻象所苦惱，同朋友談了許多

另外一些關於學問上的問題。我避開女人的事情不提，仍然像平常許多時節的我。到後仍然好好的睡了，因為我需要一個更明澈的頭腦，預備明天再到那牧師家中去看看，或者新的日子能夠給我一點新的希望，我還不承認我的慘敗已經不可收拾。

第二天我一個人到牧師家中，還是早上，仍然在那病室中，聽那個牧師談關於女人晚上發燒的事。那太太，靜靜的，柔弱的，躺在床上，一句話不說，間或把眼光同我作一次短短的接觸，眼光中似乎充滿了的異常的憂愁和怨恨。牧師到後很機警的把我拉到外邊，向我說，「她發燒，昨夜說了許多夢話，全是很可憐的一些言語。你來得正好，我希望你陪她坐坐，談點話，解解她的悶。我到××有一點事去。我無論如何要下午才能夠回來。我這個提議你一定不會拒絕。」把這個話說完，我們對望了好一會。這是互相人格的瞭解的對視，不是嗔恨，缺少惡意。我從我的對手眼睛裏，望得出一種悲憫博大的精神。我明白他所聽到的夢話一定有我在內。我明白這個人雖明白了這事也仍然是毫無芥蒂，且即想在這個錯誤上加以一種最妥當的補救方法。他理解我而且信任我。他很費了一些思索才會說出這樣話來。他一定已經同婦人說了什麼話，將給我一個機會同婦人商量處置的方法。他且告給了我下午才會返身，是明明白白說有許多話許多事情可

以在他沒有回家以前辦好。我懂得這個人的意思，平時嚙舌的技能，一切皆在一個奇怪的敵人面前失去了。

我想他既然這樣瞭解我，我也不能再在他面前有所掩飾了，就一句話不說，同他緊緊的握了一下手。這牧師，用他慈悲而又羨慕的眼光望了我一眼，抹抹那禿頭，走出去了。

我等了一會，才走到女人房中去。

「×，××先生走了，要我留這里陪你。」我說過了這話，就坐在床旁一張椅子上，望著女人的臉。我覺得她比平時格外美麗。

婦人想了一陣，像是對於我這句話加以一種精密的分析，又像是在另外一件事上作一種遐想，到後才輕輕的說：「你過來一點。」我坐近了一點，把一隻手放在那女人嘴邊，女人吻了我那手一下，低聲問我，「××同你說了些什麼話？」

「他告我你晚上發燒，夢話說得很多。他似乎完全明白了我們的事情。他好像一夜都沒有睡覺。我不知道他怎樣虐待了你。」

女人說：「他虐待我嗎？是的，這真是虐待！他知道我們要逃走，他並沒有說什麼

重話。他並不向我說過一句使我傷心的話。他只說人太年青了，總免不了常常要做一點任性事情。他說年青人永遠不會懂老年人。他說我的自由並不因為嫁了他而失掉，但應當明白做一切負責的事情。他說你是一個好情人，他毫無干涉我們接近的意思，只願意我們不要以為他是一個頑固的老年人，對於他抱一種誤解的責難，就很夠了。……他對我就是這種虐待。」女人說過後，就哭了。

我也被這老東西的話虐待了。我的聰明，我的機智，我的種種做人的進取的美德，為這個精巧的謊話所驅，完全摧毀無餘。極力想擁護那個三日前的主張，無論如何也不能夠了。

我們逃走的計劃，自然是辦不到了。我因為這突然的轉變，感到應當犧牲的是我自己。

我終於在這個牧師回家以前，返回朋友家中，稍稍坐了一會，就轉××去了。

（我說，那你就這樣輸給那牧師了麼？）

我輸了。只輸過這樣一回。因為這次的事情，使我的性格也大變了。我懂女人，越懂女人也越不能把自己跌在一件戀愛上，所以現在真就成爲「素人」了。

那女人到後仍然見過的，她還來找過我一次。可是我感到一點傷心，我好像只是用一種熱情來把女人的身體得到，那無限溫柔的心，還仍然是那牧師的。我對於那牧師，在我心上增加了一種慚愧。我沒有理由再到那里去了。這人第一面似乎就明白我同他談話，只爲得是同他年青的美麗的妻親近。他早就看得出我的目的。他早知道他的妻會同我做出一點不檢事情。如今聽到要逃走了，仍然毫不激動，只以爲應當看清楚周圍有非逃不可的時候，再來計劃這與社會習慣相違的行爲。他知道怎樣採取了最聰明的方法，使我們毫不因爲這發現感到難堪。這成精的人，這有道行有魔力的男子，在他面前他使我自己看出自己的愚蠢，我一個人終於逃走了。

當朋友把故事談到最後時，我笑了。因爲我不相信這故事的發展與結束，我說：

「一個那麼長於理論的人，在這件事上，還缺少一個必需失敗的充分理由。」

「要明白理由麼？我先前不是說過，我總是把我所愛的女人，爲她選上一個與她最相宜的男子這件事麼？我是一個好情人，卻並不是一個好丈夫。我不能在戀愛上扮小丑，就只是這一個理由，那女人我就再也不見面了。」

「難道就這樣結束麼？」

「你以爲應當怎麼樣結束呢？」

……

到後我們出去時，走到山門邊，買桂花栗子，朋友正彎下腰去搥栗子，見有一個年青女人正想下轎，後面一個轎子上的中年男子，像是那女人的父親，用北方話說：「天氣夜了，不要看那些魚。」兩頂籐轎就從山門外走過，向岳坟路上，消失在那幾株老栗樹後了。那時天氣的確已經快要斷黑，天上的霞已經作深紫色，朋友忽然像有了心事，問我是不是常常爲一種天氣把自己的性格變化。我說這變化是有的，但只是暫時，並非永遠。他卻說，他與我不同。因爲我那時在吃栗子看天上的霞，他也在吃栗子看天上的霞，我們就沒有再說什麼話。

回到旅館朋友說明天想返上海，甚麼意思我不明白。當時我會用笑話說：「是不是仍然還得過××去作那牧師的座上嘉賓？」朋友點點頭，接著就狂笑了許久。

早上看時報，看到××通訊，想起那正是朋友所說故事發生的縣分，我發生一種莫可言言的興味，過細看了一下內容。上面說：

……××牧師 被十七夜的窰市變兵戕殺後，已有三名變兵被常備隊捉獲解省。

當時把那報紙剪下，想去問問一個與那朋友常常通信的熟人，問了許多人都說聽說是在唐山煤礦公司總務科做事。我正想把這剪下的報紙寄去，朋友卻從北平來信告我，最近已經同一個協和醫學校的女生訂婚了，這獨身計劃的變更，是完全在玉泉談那故事以後望到天上紅霞所生的新的生活態度。看了那個信，我把牠連同那一片剪下的報紙，一起丟到火爐裏去，望到牠燃過後作淺藍色火燄，許久未熄，我心上像完全爲什麼所蝕空的模樣，彷彿自己倒變成一個悲劇的中心人物，癡了許久。

贈一個饒舌的朋友

如 蕤

（秋天，彷彿春天的秋天。）

協和醫院裏三樓甬道上，一個頭戴白帽身穿白色長袍的年輕看護婦，手托小白磁盆子，忽忽忙忙從東邊迴廊走向西去。到樓梯邊時，一個招呼聲止住了她的脚步。

從二樓上來了一個女人，在寬闊之字形樓梯上盤旋，身穿綠色長袍，手中拿著一個最時新的朱紅皮夾，使人一看有「綠肥紅瘦」感覺。這女人有一雙長長的腿子，上樓時便顯得十分輕盈。年紀大約有了二十七八，由於裝飾合法，又彷彿可以把她歲數減輕一些。但鬢額之間，時間對於這個人所作的記號，卻不能倚賴人爲的方法加以遮飾。便是那寫在口角眉目間的微笑，風度中也已經帶有一種佳人遲暮的調子。

她不能說是十分美麗，但眉眼卻秀氣不俗，氣派又大方又尊貴。身體長得修短合度，所穿的衣服又非常稱身，且正因爲那點「綠肥紅瘦」的暮春風度，故使人在第一面

後，就留下一個不易忘掉的良好印象。

這個月以來她因為每天按時來院中看一病人，同那看護已十分熟習，如今在樓梯邊見到了看護，故招呼著，隨即快步跑上樓了。

她向那看護又親切又溫柔的說：

「夏小姐，好呀！」

那看護含笑望望喊她的人手中的朱紅皮夾。

「如蕤小姐，您好！」

「夏小姐，醫生說病人什麼時候出院？」

「曾先生說過一禮拜好些，可是梅先生自己，上半年卻說今天想走。」

「今天就走嗎？」

「他那麼說的。」

穿綠衣的不作聲，把皮夾從右手遞過左手。

穿白衣的看護彷彿明白那是什麼意思，便接著說：

「曾先生說『不行』。他不簽字，梅先生就不能出院。」

甬道上西端某處病房裏門開了，一個穿白衣剃光頭的男子，露出半個身子，向甬道中的看護喊：

「密司夏，快一點來！」

那看護輕輕的說：「我偏不快來！」用眉目作了一個不高興的表示，就忽忽的走去
了。

如蕤小姐站在樓梯邊一陣子，還不即走，看到一個年青圓臉女孩，手中執了一把淺藍色的大花，攙扶了一個青年優美的男子，慢慢的走下樓去。男子顯得久病新癒的樣子，臉色蒼白，面作笑容，女孩則臉上光輝紅潤，極其愉快。

一雙美麗靈活的眼睛，隨著那兩個下樓人在之字形寬闊樓梯上轉著，到後那儷影不見了，爲樓口屏風掩著消滅了。這美麗的眼睛便停頓在樓梯邊棕草氈上，那是一朵細小的藍花。

「把我拾起來，我名字叫『毋忘我草』。」
她彎下腰把牠拾起來。

一張豬肝色的扁臉，從肩膊邊擦過去。一個毛子軍人把一雙碧眼似乎很情慾的望著

這女人一會，她彷彿感到了侮辱，忽忽的就走了。

不到一會，三樓三百十七號病房外，就有隻帶著灰色絲織手套的纖手，輕輕的扣著門。裏面並無聲音，但她仍然輕輕的推開了那房門。門開後，她見到那個病人正披了白色睡衣，對窗外望，把背向著門邊。似乎正在想到某樣事情，或為某種景物墮入玄思，故來了客人，他卻全不注意。

她輕輕的把門掩上，輕輕的走近那病人身邊，且輕輕的說：

「我來了。」

病人把頭掉回，便笑了。

「我正想到為什麼秋天來得那麼快。你看窗外那株楊柳。」

穿綠衣的聽到這句話，似乎忽然中了一擊，心中刺了一下。裝作病人所說的話與彼全無關係的神氣，溫柔的笑著。

「少想些，秋來了，你認識牠就得了，並不需要你想牠。」

「不想牠，能認識牠嗎？」

女人於是輕輕的略帶解嘲的神氣那麼說：

「譬如人，有些人你認識她就並不必要去想她！」

「坐下來，不要這樣說罷。這是……說話的風格，昨天不是早已說好，不許這樣嗎？」

病人把如蕤小姐拉在一張有靠手的椅子旁邊坐下，便站在她面前，捏著那兩隻手不放：

「你爲什麼知道我不正在念你？」

女人嘴唇略張，綻出兩排白色小貝，披著優美捲髮的頭略歪，做出的一分幽怨神氣，正像一個小姑娘常作的神氣。

病人說：

「你真像小孩子。」

「我像小孩子嗎？」

「你是小孩子！」

「那麼，你是個大人了。」

「可是我今年還只二十二歲。」

「但你有些方面，真是個二十二歲的大人。」

「你是不是說我世故？」

「我說我不如你那麼……」

「得了。」病人走過窗邊去，背過了女人，眉頭輕微蹙了一下。

回過頭來時就說：「我想出院了，那醫生不知是什麼意思，不讓我走。」

女人說：「忙什麼？」隨即又說，「我見到那看護，她也說曾醫生以為你還不能出去。」

「我心裏慄得很。我還有許多事……」

「你好些沒有？睡得好不好？」

病人聽到這種詢問，似乎從詢問上引起了些另一時另一事不愉快的印象，反問女人：

「你什麼時候動身？」

女人不即回答，擡起頭把一雙水汪汪的眼睛望著病人，望了一會，柔弱無力的垂下去，輕輕的透了一口氣，自言自語的說：「什麼時候動身？我倒想問一問天，因為天知

道什麼風會吹到我心上來，我就走了！」

病人明白那是什麼原因，就說：

「不走也好！北京的八月，無處景物不美。並且你不是說等我好了，出了醫院，就陪我過西山去住半個月嗎？那邊山上樹葉極美，我歡喜那些樹木。你若走了，我一個人可不想到那邊去。你爲什麼要走？」

女的把頭低著，帶著點傷感氣分說：「我爲什麼要走？我真不知道！」

病人說：

「我想起你一首詩來了。那首名爲季蕤之謎的詩，我記得你那麼……」若說下去，他不知道應當說得是「寂寞」還是「多情善感」，於是他換了口氣向女人說：「外邊一定很冷了，你怎麼不穿那件紫衣？」

女人裝作不曾聽到這句話，無力地扭著自己那兩隻手套，到後又問，「你出了院，預備上山不預備上山？」

病人似乎想起了這一個月來病中的一切，心中柔和了，悄然說道：「你不走，你同我上山，不很好嗎？你又一定要走。」

「我一定要走，是的，我要走。」

「我要你陪我！」

「你並不要我陪你！」

「但你知道，……」

「但你……」

什麼話也不必說了，兩人皆爲一件事啞了。

她愛他，他明白的，他不愛她，她也明白的。問題就在這裏，三年來各人的地位還依然如故，並不改變多少。

他們年齡相差約七歲。一片時間隔著了這兩個人的友誼，使他們不能不停頓到某一層薄幕前面。兩人皆互相望著另外一個心上的脈絡，卻常常黯然無聲的呆著，無從把那一個人的臂膊張開，讓另一個無力地任性地臥到那一個臂膊裏去。

（夏天，熱人悶人倦人的夏天。）

三年前，南國××暑期海濱學術演講會上，聚集五十個年青女人，七十個年青男

子，用帳幕在海邊經營暑期生活。這些年青男女皆從各大學而來，上午齊集在林蔭裏與臨時搭蓋的蓆棚裏，聽北平來的名教授講學，下午過海邊浴場作海水浴，到了晚上，則自由演劇，放映電影，以及小組談話會，跳舞會，同時分頭舉行。海邊沙上與小山頭，且常燃有火炬，焚燒柴堆，作爲海上蕩舟人與入山迷失歸途的人指示營幕所在地。

女子中有個傑出的人物。××總長庶出的女兒，嶺南大學二年級學生。這女子既品學粹美，相貌尤其豔麗。游泳，騎馬，划船，擊球，無不精通超人一等。且爲人既活潑異常，又無輕狂佻野習氣。待人接物，溫柔親切，故爲全個團體所傾心。其中尤以一個青年教授，一個中年教授，兩人異常崇拜這個女子。但在當時，這女孩子對於一切慇懃，似乎皆不甚措意。儼然這人自覺應永遠爲衆人所傾心，永遠屬於衆人，不能儘一人所獨佔，故個人仍獨來獨往，不會被任何愛情所軟化。

當她發覺了男子中卽或年紀到了四十五歲，還想在自己身邊裝作天真爛漫的神氣，認爲妨礙到她自己自由時，就拋開了男子們，常常帶領了幾個年紀較幼的女孩，駕了白色小船，向海中駛去。在一羣女孩中間她處處像個母親，照料得衆人極其周到，但當幾人在沙灘上胡鬧時，則最頑皮最天真的也仍然推她。

她能獨唱獨舞。

她穿著任何顏色任何質料的衣服，都十分相稱，壞的並不顯出俗氣，好的也不顯出奢華。

她說話時聲音引人注意，使人快樂。

她不獨使男子傾倒，所有女子也無一不十分愛她。

但這就是一個謎，這爲上帝特別關切的女孩子，將來應當屬誰？

就因爲這個謎，集會中便有百十男子發著癡，心中思索著，苦惱著。林蔭裏，沙灘上，帳幕旁，大清早有人默默的單獨的踱著躺著，黃昏裏也同樣如此。大家明白「一切路皆可以走近羅馬」那句格言，卻不明白有什麼方法，可以把這顆心傍近這漂亮女人的心。「一切美麗皆使人癡呆」，故這美麗女孩，本身所到處，自然便有這些事情發生，同時也將發生些旁的使男子們顯得可憐可笑的事情。

她明白這些，她卻不表示意見。

她仍然超越於人類癡妄以上，又快樂又健康的打發每個日子。

她歡喜散步，海濱潮落後，露出一塊赭色砂灘，齊平安帖如茵褥，比茵褥還更柔

和。脚所踐履處，皆起微凹，分分明明印出脚掌或脚跟美麗痕跡。這砂灘常常便印上了一行她的腳跡。許多年青學生，在無數腳跡中辨識得出這種特別腳跡，一顆心便追數著留在那砂上那點東西，直至潮水來到，洗去了那東西時，方能離開。

每天潮水的來去，正似乎是特別爲洗去那砂上其他縱橫凌亂的踐履記號，好讓這女孩子腳跡最先印到這長砂上。

海邊的潮水漲落因月而異。有時恰在中午夜半，有時又恰在天明黃昏。

有一天，日頭尙未從海中升起，潮水已縮，淡白微青的天空，還嵌了疏疏的幾顆白星，海邊小山皆還包裹在銀紅色曉霧裏，大有睡猶未醒的樣子。沿海小小散步石道上，矗立在輕霧中的電燈白柱，尙有燈光如星子，蒼白著一張張小臉兒。

她照常穿了那身輕便的衣服，披了一件薄絨背心，持了一條白竹鞭子，鑽出了帳幕，走向海邊去。晨光熹微中大海那麼溫柔，一切萬物皆那麼溫柔，她飽飽的吸了幾口海上的空氣，便起始沿了尙有溼氣與隨處還留著綠色海藻的長灘，向日頭出處的東方走去。

她輕輕的嘯著，因爲海也正在輕輕的嘯著。她又輕輕的唱著，因爲海邊山脚豆田裏，有初醒的雀鳥也正在輕輕的唱著。

有些銀粉色的朝霧，流動在沿海山上，與大海水面上。

這些美麗的東西會不會到人的心頭上？

望到這些霧她便笑著。她記起蒙在她心頭上一張薄薄的人事網子。她昨天黃昏時，會同一個女伴，坐到海邊一個岩石上，聽海濤嗚咽，波浪一個接著一個撞碎在岩石下。那女孩子年紀不過十七歲，愛了一個聖公會牧師的兒子，那牧師兒子卻以為她是小孩子，一切打算皆由於小孩子的糊塗天真，全不近於事實所許可。那牧師兒子傷了她的。她便一一訴說著，且說他若再只把她當小孩，她就預備自殺給他看。問那女孩子：「自殺了，他會明白麼？除自殺難道就並無別的辦法讓他明白嗎？而且，是不是當真愛他？愛他即或是真的，這人究竟有什麼好處可愛？」那女孩沈默了許久，昂起頭帶著羞澀的眼光，卻回答說：「我自己也不知道這是怎麼回事。他所有好處在別個男孩子品性中似乎都可以發現，我愛他似乎就只是他不理我那分驕傲處。我愛那點驕傲。」當時她以為這女孩子真正是小孩子。

但現在給她有了一個反省的機會。她不瞭解這女孩子的感情，如今卻極力來求索這感情的起點與終點。

愛她的人可太多了，她卻不愛他們。她覺得一切愛皆平凡得很，許多人在她面前見得又可憐又好笑。許多人皆因為愛了她把他自己靈魂，感情，言語，行爲，某種定型弄走了樣子。譬如大風，百凡草木無不爲這風而搖動，在暴風下無一草木能夠堅凝靜止。她的美麗也如大風。可是她希望的正是一株永遠不動搖的大樹，在她面前昂然的立定，不至於爲她那點美麗所征服。她找尋這種樹，卻始終沒有發現。

她想：「海邊不會有這種樹。若需要這種樹，還應當向深山中去找尋。」的確確，都市中人是全爲一種都市教育與都市趣味所同化，一切女子的靈魂，儼然從一個模子裏印就，一切男子的靈魂，又從另一模子中印出，個性與特性是不易存在，領袖標準是在共通所理解的榜樣中產生的。一切皆顯得又庸俗又平凡，一切皆轉成爲商品形式。便是人類的戀愛，沒有戀愛時那分觀念，有了戀愛時那分打算，也正在商人手中轉著，千篇一律，毫不出奇。

海邊沒有一株稍稍倔強的樹，也無一個稍稍倔強的人。爲她傾倒的人雖多，卻在同樣情形下露出蠢像，做出同樣的事情。世故一些的先是借些別的原因同在一處，其次就失去了人的樣子，變成一隻狗了。年紀輕些的，則只知寫出那種又粗鹵又笨拙的信，愛

了，就謙卑諂媚，裝模作樣，眼看到自己所作的糊塗樣子，還不能夠引動女人的注意，既不知道如何改善方法，便作出更可笑的表示，或要自殺，或說請你好好防備，如何如何。一切愛不是極其愚蠢，就是極其下流，故她把這些愛看得一錢不值。

真沒有一個稍稍可愛的男子。

她厭倦了那些成爲公式的男子，與成爲公式的愛情。她忽然想起那個女孩口中的牧師兒子。她爲自己倏然而來飄然而逝的某種好奇意識所吸引，吃了點驚。她望望天空，一顆流星正劃空而逝，於是輕輕的輕輕的自言自語說道：「逝去的，也就完事了。」

但記憶中那顆流星，還閃著悅目的光輝。「強一些，方有光輝！」她微笑了，因爲她自覺是極強的。然而在意識之外，就潛伏了一種欲望，這欲望是隱秘的，方向曖昧的。

左拉在他的某篇小說上，曾提及一個貞靜的女人，拒絕了所有向她獻媚輸誠的一羣青年紳士，逃到一個小鄉村後，卻坦然儘一個粗鹵的農夫，在冒昧中吻了她的嘴唇同手足。驕傲的婦人厭倦輕視了一切柔情，卻能在強暴中得到快感。

她記起了左拉那篇小說。那作品中從前所不能理解的，現在完全理解了。倘若有那麼湊巧的遭遇，她也將如故事所說，「毫不拒絕的躺到那金黃色稻草積上去。」固執的

熱情，瘋狂的愛，火焰燃燒了自己後還把另外一個也燒死，這愛情方是愛情！

都市中所流行的，只是爲小小利益而出的造謠中傷，與爲稍大利益而出的暗殺誘捕。戀愛問題卻只是一羣閹雞似的男子，各處扮演著丑角喜劇。

她想起十個以上的丑角，溫習這些自作多情的男子各種不得體的愛情，所給她的不愉快印象。

她走著，重復又想著那個不識面的牧師兒子。這男子，十七歲的女子還只想爲他自殺哩，多驕傲的人！

流星，就是騎了這流星，也應當把這種男子找到，看他的驕傲，如何消失到溫柔雅致體貼親切的友誼應對裏。她記著先前一時那顆流星。

日光出來了，燒紅了半個天。海面一片銀色，爲薄霧包裹著。

早日正在融解這種薄霧。清風吹人衣袂如新秋樣子。

薄霧漸漸融解了，海面光波耀目，如平敷水銀一片，不可逼視。

眩目的海需要日光，眩目的生活也需要類乎日光的一種東西。這東西在青年紳士中既不易發現，就應當注意另外一處。

當天那集會裏應當有她主演的一個戲劇，時間將屆時，各處找尋這個人，不能見到。有人疑心她或在海邊出了事，海邊卻毫無徵兆可得。於是有人又以可笑的測度，說她或者走了，離開這裏了，因此赴她獨自佔據的小帳幕中去尋覓，一點簡單行李雖依然在帳幕裏，卻有個小小字條貼在撐柱上，只說：「我不高興再到這裏，我走了，大家還是快樂的打發這個假期罷。」大家方明白這人當真走了。

也像一顆流星，流星雖然長逝了，在人人心中，卻留下一個光輝奪目的記號。那件事在那裏消夏會中成爲一羣人談論的中心，但無一個人明白這標緻出衆的女人，爲什麼忽然獨自走去。

日頭出自東方，她便向東方注意，坐了法國郵船向中國東部海岸走去。她想找尋使她生活放光同時他本身也放光的那種東西。四天之後，她到了屬於北國東方另一海濱。

那里有各地方來的各樣人，有久住南洋帶了椰子氣味的美國水兵，有身著寬博衣裳的三島倭人，有流離異國的北俄，有龐然大腹由國內各處跑來的商人政客，有……

她並不需明白這些。她住到一個濱海著名旅館中後，每日只默默的躺到海灘白沙大傘下眺望著大海太空的明藍。她正在用北海風光，洗去留在心上的南海厭人印象。她

在休息。她在等待。

有時賃了一匹白馬，到山上各處跑去，或過無人海浴處，沿了潮汐退盡的砂灘上跑去。有時又一人獨自坐在一隻小艇內，慢慢的搖著小槳，把船划到離岸遠到三里五里的海中，儘那隻小艇在一汪鹽水中漂流蕩漾。

陌生地方和陌生的人羣，卻並不使她感到孤寂。在清靜無擾孤獨生活中，她有了一個同伴，就是她自己那顆心。

當她躺在砂上時，她對於自然與對於本性，皆似乎多認識了一些。她看一切，聽一切，分析一切，就似乎比先前更明澈一些。

尤其使她愉快的，便是到了這地方來，若干遊客中，似乎並無一個人明白她是誰，雖彷彿有若干雙陌生的眼睛，每日皆可在砂灘中無意相碰，她且料想到，這些眼睛或者還常常在很遠處與隱避處注視到她，但卻並無什麼麻煩。一個女子卽或如何厭煩男子，在意識中，也仍然常常有把這種由於自己美麗使男子現出種種蠢像的印象，作爲一種祕密悅樂的時節。我們固然不能歡喜一個嗜酒的人，但一個文學者筆下的酒徒，卻並不使我們看來皺眉。這世界上，也正有若干種爲美所傾倒的人類可憐憫的姿態，玩味起來不

免令人微笑！

划船是她所擅長的運動，青島的海面早晚尤宜於輕舟浮泛。有一天她獨自又駕了那白色小艇，打著兩槳，沿海向東駛去。

東方爲日頭所出的地方，也應當有光明熱烈如日頭的東西，等待在那邊。可是所等待的是什麼？

在東方除了兩個遠在十哩以外金字塔形的島嶼以外，就只一片爲日光鍍上銀色的大海。這大海上午是銀色，下午成爲藍色，放出藍寶石的光輝。一片空闊的海，使人幻想無邊的海。

東邊一點，還有兩個海灣，也有砂灘，可以作海水浴，游人卻異常稀少。她把船慢慢的划去，想到了第三個海灣時爲止。她歡喜從船上看海邊景物。她歡喜如此寂寞地玩著，就因她早爲熱鬧弄疲倦了。

當船搖到離開浴場約兩哩左右，將近第三海灣，接近名爲太平角的山岨時，海上雲物奇幻無方，因爲看雲，忘了其他事情。

盛夏的東海，海上有兩種稀奇的境界，一是自海面昇起的陣雲，白霧似的成團成餅

從海上湧起，包裹了大山與一切建築；一是空中的雲彩，五色相煊，尤以早晨的粉紅細雲與黃昏前綠色片雲爲美麗。至於中午則白雲嵌鑲於明藍天空，特多變化，無可彷彿，又另外有一番驚人處。

她看得是白雲。

到後夏季的驟雨到了，挾以雷聲電閃，向海面逼來，海面因之咆哮起來，各處是白色波帽，一切皆如正爲一隻人目難於瞧見的巨手所翻騰，所攪動。她匆忙中把船向近岸處儘力划去。她向一個臨海岩壁下划去。她以爲在那方面當容易尋覓一個安全地方。

那一帶岩石的海岸，卻正連續著有屋大的波浪，向岩石撞去，成爲白沫。船若傍近，卽不能不與船中一切同歸於盡。

船離岩壁尙遠，就傾覆了，她被波浪捲入水中後，便奮力泅泳著。

頭上是驟雨與嚇人的雷聲，身邊是黑色憤怒的海，她心想：「這不是一個壞經驗！」她毫不畏怯，以爲自己的能力足夠支持下去，不會有什麼不幸。她依然快樂的向前泅去。

她忽然記起岩壁下海面的情形，若有船隻，尙可停泊，若屬空手，恐怕無上岸處，

故重復向海中泅去，再看看方向，觀察從某一方泅去，可以省事一些，方便一些。

她發現了她應當向東泅去，可在第二海灣背風的一面上岸。

她大約還應泅半哩左右。她估計她自己能力到岸還有剩餘，故毫不忙亂。

但到後離岸只有二百米左右時，她的氣力已不濟事了，身體爲大浪所搖撼，她感覺疲倦，以爲不能攏岸，行將沈入海底了。

她被波浪推動著，

她把方向弄迷糊了，本應當再向東泅去，忽又轉向南邊一點泅去。再向南泅去，她便將爲浪帶走，摔碎到岩石上。

當她在海面掙扎中，被一隻強而有力的手臂攔住頭髮，帶她向海岸邊泅去時，她知道她已得了救助，她手脚仍然能夠拍水分水，口中卻啞啞無言，到岸邊時便昏迷了。那人把她抱上岸，儘她俯伏著，倒出了些鹹水，後來便讓她臥下，蹲在她身邊撫摩著手心。

她慢慢的神志清楚，張開兩隻眼睛時，便看到一個黑臉長身青年俯伏在她身邊。她記起了前一時在水中種種情形，便向那身邊陌生男子孱弱的笑著，作的是感謝的微笑。

她明白這就是救她出險的男子，她想起來一下，男子卻把手搖著，制止了她。男子也微笑著，也感謝似的微笑著，因為他顯然在這件事情上得到了最大的快樂。

她重復閉上眼睛時，就看到一顆流星，兩顆流星。這是流星還是一個男孩子純潔清明的眼睛呢？

她迷糊著。

重新把眼睛睜開時，那陌生青年男子因避嫌已站遠了一些了。她伸出手去招呼他。且讓他握著那隻無力的手。於是兩人同樣微笑著。一句「感謝」的話語融解成爲這種微笑，兩人皆覺得感謝。

年青人似乎還剛滿二十歲，健全寬闊的胸脯，發育完美的四肢，尖尖的臉，長長的眉毛，懸膽垂直的鼻頭，帶著羞怯似的美麗嘴唇，無一不見得青春的力與美麗。

行雨早過了，她望著那男子身後天空，正掛著一條長虹。女人說：

「先生，這一切真美麗！」

那男子笑了，也點頭說：

「是的，太美麗了。」

「謝謝您，沒有您來帶我一手，我這時一定沈到這美麗海底，再不能看到這種好景緻了。爲什麼我在海中你會見到？」

「我也划了一隻小船來的，我看看雲彩，知道快要落雨了，把船泊近岸邊去。但我見到你的白船，我從草帽上知道您是個女人，我想招呼你一下，又不知道如何呼喊您。到後雨來了，我眼看著你把船儘力向岸邊划來，大聲警告你不能向那邊岩壁下划去，你卻不會聽到。我見你把船向岩邊靠攏，知道小船非翻不可，果然一會兒就翻了，我方從那邊崖上跳下來找你。」

「你冒了險作這件事，是不是？」

男子笑著，承認了自己的行爲實在近於冒險。

「你因爲看清楚我是個女人，故那麼勇敢從懸岩上躍下，把我救起，是不是？」
那男子羞怯似的搖著頭，表示承認也同時表示否認。

「現在我們已經成爲朋友了，請告我些你自己的事情罷，我希望多知道些，譬如說，你住在什麼地方？在什麼學校念書？家裏有些什麼人，家中人誰對你最好，誰最有趣？你歡喜讀的書是那幾本？」

「我姓梅，……」

「得了，好朋友是用不著明白這些的。這對我們友誼毫無用處。你且告我，你能夠在這一汪鹹水裏盡你那手足之力，泅得多遠？」

「我就從不疲倦過。」

「你歡喜划船嗎？」

「我有時也討厭這些船。」

「你常常是那麼一個人把船划到海中玩著嗎？」

「我只是一個人。」

「我到過南方。你見不見到過南方的大棕櫚樹同鳳尾草？十丈高的樹，一丈高的草，好壯觀的圖畫！」

「我在黑龍江黑壤中長大的。」

「那麼你到過北京城了。」

「我在北京城受的中學教育。」

「你不討厭北京嗎？」

「我歡喜北京。」

「我也歡喜北京。冷和熱都受用。」

「北京很好。」

「但我看得出你同別的人歡喜北京不同。別人以爲北京一切是舊的，一切皆可愛。你必定以爲北京罩在頭上那塊天，踏在脚下那片地，四面八方捲起黃塵的那陣風，一些無邊無際那種雪，莫不帶點兒野氣。你是個有野性的人，所以歡喜牠，是不是？」

這精巧的阿諛使年青男子十分愉快。他說：

「是的，我當真那麼歡喜北京，我歡喜那種明朗粗豪大陸風光。」

女子注意到面前男子的眉目口鼻，心中想說：「你是個小雛兒，不濟事，一點點溫柔就會把靈魂高舉起來！你並不歡喜粗野，對於你最合適的，恐怕還是柔情！」

但這小雛兒雖天真卻不俗氣。她不討厭他。她向他說：

「你傍我這邊坐下來，我們再來談談一點別的問題，會不會妨礙你？你怕我嗎？」
青年人無話可說，只好微帶靦腆站近了一點，又把手遮著額部，眺望海中遠處，吃驚似的喊著：

「我們的船並不在海中，一定還在岩壁附近。」

他們所在的地方，已接近砂灘，爲一個小阜上，卻被樹林隔著了視線，左邊既不能見著岩壁，右邊也看不到砂灘，只是前面一片海在腳下展開。年青男子走過左邊去，不見什麼，又走過右邊去，女人那隻白色小艇正斜斜的翻臥在砂灘上，趕忙跑回來告給女人。女的口上說，「船壞了並不礙事，」心中卻想著：「應當有比這小船兒更堅固結實的『小船』，容載這個心，向寬泛無邊的人海中搖去！」她看看面前，卻正泊著一隻理想的小船。強健的胳膊，強健的靈魂，一切皆還不會爲人事所髒污。如若有所得的微笑著，她幾乎是本能地感到了他們的未來一切。

她覺得自己是美麗的，且明白在面前一個人眼光中，她幾乎是太美麗了。她明白他曾又怯又貪注意過她的身體每一部分。她有些羞慙，但她卻不怕他也不厭煩他。

他毫無可疑，只是一個大學一年生，一切興味同觀念，就是對女人的一分知識，也不會離開那一年級生的限制。他讀書並不多，對於人生的認識有限，他慢慢的在學習都市中人的生活，他也會成爲庸碌而無個性的城市中人。她初初看他，好像全不俗氣，多談了幾句話，就明白凡是高級中學所輸入於學生的那分壞處，這個人也完全得到他應得

的一分。但不知怎麼樣稀奇原因，這帶著鄉下人氣分的男子，單是那點野處單純處，使她總覺得比紳士有意思些。他並不十分聰明，但初生小犢似的，天下事什麼都不怕的勇氣，彷彿雖不使他聰明，卻將令他偉大。真是的，這孩子可以偉大起來！

她問他：

「你每天洗海水浴嗎？」

他點著頭，故她又問：

「你到什麼時候方打量離開這個海濱？」

「我自己也不知道。」

「自己應當知道自己。想怎麼樣就怎麼樣，你難道每天不想想麼？」

「我想也沒有用處。」

「你這是小孩子說法，還是老頭子說法？小孩子，相信爸爸，因為家中人管束著他，可以那麼說。老頭子相信上帝，因為一切事皆以為上帝早有安排，故常常也不去過分折磨自己情感。你……」

女的說到這裏時，她眼看著身邊那一個有一分害羞的神氣，她就不再說下去了。她

估計得出他不是個「老頭子」。她笑了。

那男子爲了有人提說到小孩與老人，意思正像請他自行挑選，他便不得不說出下面的話語。

「我跟我爸爸來的。我爸爸在司法部裏作參事，有人請我們上勞山去，我在山上和尚廟裏住了兩天厭倦了，獨自跑回來了。爸爸還在山上做詩！」

「你爸爸會做詩嗎？」

「他是詩人，他同梁任公夏曾佑會……」

「啊，你是××先生的少爺嗎？」

「你認識我爸爸？」

「在廣東講演時我見過一次，我認得他，他不認識我。」

「你願不願意告給我……」

女的想起了自己來此本不願意另外還有人知道她的打算了，她實極不願意人家知道她是××總長的小姐，她尤其不願意思傍近她的男子，知道她是個百萬遺產的承繼人。現在被問到時，她一時不易回答，就把兩隻手搖著，且笑著，不許男的詢問。且把話題

支開。

「勞山好地方，你不歡喜嗎？」

「我怕寂寞。」

「寂寞也有寂寞的好處，牠使人胡白許多平常所不明白的事情。但不是年青人需要的，人年紀輕輕的時節，只要得是熱鬧生活，不會在寂寞中發現什麼的。」

「你樣子像南方人，言語像北方人。」

「我的感情呢，什麼都不像。」

「我似乎在什麼地方看過你。」

「這是一句紳士說的話。懂社交的紳士，看到什麼陌生女人，想同她耍好一點時，就那麼說。其實他們在過去任何一時皆並不見到，他那句話意思也不過是說『我同你熟了』或『看你使人舒服』罷了。你是不是這個意思？」

男的有點羞怯了，把手去抓取身邊小石子，奮力向海中擲去，要說什麼又不好說，不敢說。其實他記憶若好一點，就能夠說得出他在某種畫報上看到過她的相片。但他如今一時卻想不起。女的希望他活潑點，自由點，於是又說：

「我們應當成爲很好的朋友，你說，我是怎麼樣一種人？」

男的說：

「我不知道你是怎麼樣身分的人，但你實在是個美人！」

聽到這種不文雅的讚美，女的卻並不感覺怎樣難堪。其實他不必說出來，她就知道她的美麗早已把這孩子眼目迷亂了。這時她正躺著，四肢勻稱柔和，她穿的原是一件浴衣，浴衣外面再罩了一件白色薄綢短褂。這短褂落水時已弄溼，緊緊的貼著身體，各處襞縐著。她這時便坐了起來，開始脫去那件短褂，擰去了水，掠到身邊有太陽處去。短褂脫掉後，這女人發育合度的肩背與手臂，以及那個緊束在浴衣中典型的胸脯，皆收入了男子的眼底。

男子重新拾起了一粒石子，奮力向海中拋去，彷彿那麼一來，把一點引起妄想的東西同時也就拋入了海中。他說：「得把牠摔得極遠極遠，我會作這件事！」但石子多著，他能摔盡嗎？

女的脫掉短褂後，站起來活動了一下四肢，也拾起了一粒石子向海中摔去，成績似乎並不出色，女的便解嘲一般說道：

「這種事我不成，這是小孩子作的事！」

兩人想起了那隻擱在淺灘上的小船，便一同跑下去看船，從水拉起擱到砂上，且坐在那船邊玩。玩得正好，男的忽向先前兩人所在的小阜上跑去，過一會，纔又見他跑回來，原來他爲得是去拿女人那件短褂！把短褂拿來時掠到船邊，直到這時兩人似乎才注意到這個男子身上所穿的衣服，不是入水的衣服。這男孩子把船從浴場方面繞過砲臺搖來時，本不預備到水中去，故穿得是一件白色翻領襯衫，一件黃色短袴。當時因爲匆忙援救女子，故從岩壁上直向海中跳下，後來雖離了險境，女子蘇醒了，只顧同她談話，把自己全身也忘記了。

若干時以來，溼衣在身上還裹著，這時女子才說：

「你衣全溼了，不好受罷。」

「不礙事。」

「你不脫下衣擰擰嗎？」

「不礙事，晒晒就乾了。」

男子一面用木枝畫著砂土，一面同女子談了很多的話。他告給她，關於他自己過去

未來的事情，或者說得太多了些，把不必說到的也說到了，故後來女人就問他是不是還想下海中去游泳一陣。他說他可以把小船送她回到惠泉浴場去，她卻告他不必那麼費事，因為她的船是旅館的，走到前面去告給巡警一聲，就不再需要照料了。她自己正想坐車回去。

其實她只是因為同這男子太接近了，無從認清這男子。她想讓他走後，再來細細玩味一下這件湊巧的奇遇。

她爬上小阜去，眼看到那男孩子上了船，把船搖著離開海岸後，這方面搖著手，那方面也搖著手，到後那隻小船轉過峭壁不見了，她方重新躺下，甜甜的睡了一陣。

他們第二天又在浴場中見了面。

他們第三天又把船沿海搖去，停泊在浴人稀少的長砂旁小灣裏，在原來樹林裏玩了半天。分別時，那女孩子心想：「這倒是很好的，他似乎還不知道說愛誰，但處處見得他愛我！」她用得是快樂與遊戲心情，引導這個男孩子的感情到了一個最可信任的地位。她忘了這事情的危險。弄火的照例也就只因為火的美麗，忘了一切灼手的機會。

那男孩子呢？他歡喜她。他在地面前時，又活潑，又年青，離開她時，便諸事毫無

意緒。他心亂了。他還不會向她說「他愛了她」，他並不很清楚什麼是愛。

她明白他是不會如何來說明那點心中煩亂的愛情的，她覺得這些方面美麗處，永遠在心上構成一條五色長虹。

但兩人在湊巧中成了朋友，卻仍然在另一湊巧中發生了點誤會，終於又離開了。

（一個極長的冬天。）

那年秋天他轉入了北京的工業大學理科。她也到了北京考入燕京教會大學的文科二年級。

他們仍然見了面。她已變成往日在南海之濱所見到的一個十七歲女孩子，非得到那個男孩子不成了。

她愛了他。他卻因為明白她是一個官僚的女兒，且從一些不可為據的傳聞上，得到這個女人一些故事，他便儘避著她。

年齡同時形成兩人間一重隔閡，女人卻在意外情形中成爲一個失戀者。在各樣冷淡中她仍然保持到她那分真誠。至於他呢？還只是一個二十一歲的孩子，氣概太強了點，

太單純了點，只想在化學中將來能有一分成就，對於國家有所貢獻。這點單純處使他對於戀愛看得與平常男子不同了一點。事實上他還是個小孩子，有了信仰，就不要戀愛了。如此在一堆無多精彩的連續而來的日子中，打發了將近一千個日子。兩人只在一分親切友誼裏很自重的過著下去。

到後卻終於決裂了，女人既已畢業，且在那個學校研究院過了一年，他也畢業了。她明白這件事應得有一個結束，她便結束了這件事，告給他，她已預備過法國去。那男的只是用三年來已成習慣的態度，對於她所說的話表示同意，他到後卻告她，他只想到上海一家酸類工廠做助理技師，積點錢再出國讀書。

她告他只要他想讀書，她願意他把她當個好朋友，讓她借給他一筆錢。他就說他並不想這樣讀書，這種讀書毫無意思。

他們另外還說了些別的事，這驕傲而美麗的男子，卻差不多全照上面語氣答復女子。

她到後便什麼話也不說，只預備走了。

他恰好於這時節在實驗室中了毒。

後來入了醫院，成爲協和醫院病房中一位常住者，病房中病人牀邊那張小椅子上，便常常坐著那個女子。

人在病中性情自然總溫柔了些。

他們每天溫習三年前那海上一切，這一片在各人印象中的海，顏色鮮明，但兩人相顧，卻都不像從前那麼天真了。這病對於女人給予許多機會，使女人的柔情，在各種小事情上，見出細緻而妥帖，讓那個躺在白色被單裏的病人，明白牠，領會牠。

（春天，有雪微融的春天。不，黃葉作證，這不是春天！）

一輛汽車停頓在西山飯店前門土地上，出來了一個男子，一個碩長俊美的男子，一個女人，一個穿了綠色絲質長袍的女人，兩人看好三樓一間明亮的房間。一會兒，汽車上的行李，一個黃衣箱，一個黑色打字機小箱，從樓下搬來時，女人告給穿制服的僕役，囑告汽車夫，等一點鐘就要下山。

過了一點鐘後，那輛汽車在八里莊坦平官道上向城中跑去時，卻只是一輛空車。

將近黃昏時，男子擁了薄呢大衣，伴同女人立定在旅館屋頂石欄杆邊，望一抹輕霧流動於山下平田遠村間，天上有頽霞如女人臉輔，天空東北方角隅裏，現出一粒星星……，一切皆如夢境。旅館前面是上八大處的大道，山道上正有兩個身穿中學生制服的女孩子，同一個穿翻領襯衣黃色短褲的男子，向旅館看門人詢問上山過某處的道路。一望而知這些青年人皆是從城中結伴上山來旅行的。

女人看碧身旁久病新癒的男子，輕輕的透了口氣。

去旅館大約半里遠近，有一個小小山阜，阜上種得全是洋槐，那樹林浴在夕陽中，黃色的葉子更覺得耀人眼目。男子似乎對於這小阜發生了興味，向女人說：

「我們到那邊去看看好不好？」

女人望了一望他的臉兒，便輕輕的說：

「你不是應當休息嗎？」

「我歡喜那個小山。」男的說，「這山似乎是我們的……」

「你不能太累！」女的雖那麼說，卻側過了身，讓男的先走。

「我精神好極了，我們去玩玩，回來好吃飯。」

兩人不久就到了那山阜樹林。這裏一切恰恰同數年前的海濱地方一樣，兩人走進樹林時，皆有所驚訝，不約而同急促的舉步穿過樹林，彷彿樹林盡處，即是那片變化無方的大海。但到了樹林盡頭處，方明白前面不是大海，卻只是一個私人的墳地。女的一見墳地，爲之一怔，站著發了癡。男的卻不注意到這墳地，只愉快的笑著。因爲更遠處，夕陽把大地上一切皆鍍了金色，奇景當前，有不可形容的瑰麗。

男子似乎走得太急促了一些，已微微作喘，把手遞給女子後，便問女子這地方像不像一個兩人十分熟習的地方。她聽着這個詢問時，輕微的噓了一下，勉強笑著，用這個微笑掩飾了自己的感情。

「回憶使人年青了許多。」男的自語的說著。

但那女的卻自心中回答著：「一個人用回憶來生活，顯見得這人生活也剩下些殘餘渣滓了。」

晚風輕輕的刷著槐樹，黃色葉子一片一片落在兩人身上與腳邊，男子心中既極快樂，故意作成感慨似的神氣說。

「夏天過了，春天在夏天的前面，繼著夏天而來的是秋天。多美麗的秋天！」

他說著，同時又把眼睛望著有了秋意的女人的眼、眉、口、鼻。她的確是美麗的，但一望而知這種美麗不是繁花壓枝的三月，卻是黃葉藉地的八月。但他現在覺得她特別可愛，覺得那點嫵媚處，卻使她超越了時間的限制，變成永遠天真可愛，永遠動人吸人的好處了。他想起了幾年來兩人間的關係，如何交織了眼淚與微笑。他想起她因愛他而發生的種種事情，他想起自己，幾年來如何被愛，卻只是初初看來好像故意逃避，其實說來則只漫無理性的拒絕，便帶了三分羞慚，把一隻手向女人伸去，兩人握著了手，眼睛對著眼睛時，他便抱歉似的輕輕的說：

「我快樂得很。我感謝你。」

女人笑了。瞳子溼溼的，放出晶瑩的光。一面愉快的笑，一面似乎也正孤寂的有所思索，就在那兩句話上，玩味了許久，也就正是把自己嵌入過去一切日子裏去。

過了一會，女人說：

「我也快樂得很。」

「我覺得你年青了許多，比我在山東那個海邊見你時還年青。」

「當真嗎？」

「你看我的眼睛，你看看，你就明白你的美麗處，如何反映在一個男子驚訝上！」

「但你過去並不爲什麼美麗所驚訝，也並不爲什麼溫柔所屈服。你還是你。」

「我這樣說過嗎？」

「雖不這樣說過，卻有這樣事實。」

他傍近了她，把另一隻手輕輕的搭上她的肩部，且把頭靠近她鬚邊去。

「我想起我自己糊塗處，十分羞慚。」

她把臉掉過去，遮飾了自己的悲哀，卻輕輕的說道：

「看，下面的村子多美！……」

男子同一個小孩子一樣，走過她面前去，搜索她的臉，她便把頭低下去，不再說話。他想擁她，她卻向前跑了。前面便是那個不知姓氏的墳園短牆，她站在那里不動，他趕上前去把她兩隻手皆捏得緊緊的，臉對着臉，兩人皆無話可說。兩人似乎觸著一樣東西，一同啞了，不能用口再說什麼了。

女的把一隻白白的手摩撫著男的臉頰同胳膊，「冷不冷？夜了，我們回去。」男的

不說什麼，只把那隻手拖過嘴邊吻著。

兩人默默的走回去。

到旅館後，男的似乎還興奮，躺在一張靠背椅上，女的站在他的身邊，帶著親切的神氣，把手掌去平撫男子的額部，且輕輕的問他：

「累不累？頭昏不昏？」

男的便仰起頭顱，看到女人的白臉，作將近第五十次帶著又固執又孩氣的模樣說：

「我愛你。」

女的笑說：

「不愛既不必用口說我就明白，愛也可以無需乎用口說。」

男的說：

「還生我的氣嗎？」

女的說：

「生你什麼氣？生氣有什麼用處？」

兩人後來在煤油燈下吃了晚飯。飯吃過後，女的便照醫生所囑咐的把兩種藥水混合

到一個瓶子裏，輕輕的搖了一會，再倒出到白磁杯子裏去。

服過藥後，男的躺在牀上，女的便坐在牀邊，同他來談說一切過去事情。

兩人談到過去在海邊分手那點誤會時，男的向女的說：

「……你不是說過讓我另外給你一個機會，證明你是個什麼樣的人嗎？我問你，究竟是什麼樣的機會？」

女的不說什麼，站起了一下，又重複坐下去，把臉貼到男的臉邊去。男的只覺得香氣醉人，似乎平時從不聞過這種香味。

第二天早上約莫八點鐘，男的醒來時，房中已不見女人，枕頭邊有個小小信封，一個外面並不署名，一拈到手中卻知道有信件在裏面的白色封套。撕去了那個信封的紙皮，裏面果然有一張寫了字的信紙，上面寫著：

我不知爲什麼，總覺得走了較好，爲我的快樂，爲不委屈我自己的感情，我就走了。莫想起一切過去有所痛苦，過去既成爲過去，也值不得把感情放在那上面去受折磨。你本來就不明白我的。我所希望的，幾年來爲這點願心經驗一切痛苦，也只是要你明白我。現在你既然已明白我，而且愛了我，爲了把我們生命解釋得更美一

些，我走了。這一走，當然比我同你住下去較好的。

你的藥已配好，到時照醫生說的方法好好吃完，吃後仍然安靜的睡覺。學做個好男子，學做個你自己平時以爲是男子的模樣，不必大驚小怪，不必讓旅館中知道什麼。希望你照往常一樣，不必擔心我的事情。我並不是爲了增加你的想念而走的。我只覺得我們事情業已有了一個著落，我應當走，我就走了。

願天保佑你！

如蕤留

把信看完後，他趕忙掀牀邊電鈴，聽差來了，他手中還捏著那個信，躺在牀上，本想詢問那聽差的，同房女人什麼時候下的山，但一看到聽差，卻不作聲，只把頭示意，沒有什麼事情要作，告他依然出去。聽差拉上了門出去後，他伸手去攫取那個藥瓶，藥瓶中的白汁，被振蕩時便發著小小泡沫。

他望着這些泡沫在振蕩靜止以後就消滅了，便繼續搖著。他愛她，且覺得真愛了她。他心中有點亂，有點疲倦，有點抱歉。可是不知爲什麼他這個時候卻感到生命似乎比平時更見得穩定。

春 燈 集

國民三十三年四月月初版

國民三十三年三月再版

每册定價國幣一元九角

印刷者

開明書店

發行者

上海福州路
開明書店
代表人范洗人

著作者

沈從文

有著作權 * 不准翻印

內政部著作權註冊執照警字第一一二四一號



國家圖書館



004650879

法務部調查局



033605



中